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十八編

言情小說

盜窟奇緣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盜窟奇緣

第一章

尼古蹄末斯名披滴弗姓者。庸於約翰名德倫孟姓家。人咸稱之曰小尼克。其主人德倫孟。當無人時。則呼之曰尼克。當煩惱時。則呼之曰尼古蹄末斯。當行於道途。或在託事人之前。則呼之曰披滴弗。

所謂託事人者。蓋約翰德倫孟爲屋產經理人。其辦事所之窗上。標以金字。曰屋產經理人。又曰屋產估價人。故來託事者。往往而有。而尼古蹄末斯。則其副也。

尼古蹄末斯性嗜酒。恆持麥酒一杯。而道於衆人之前。謂彼之執役於德倫孟家也。乃由於朋友之交情。非戀其薪水之豐厚。此言殊不謬。蓋尼古蹄末斯所得之辛資。乃至簡薄者。直不足以稱辛資也。尼古蹄末斯之所以肯如此者。亦非爲主人實有恩義。而欲以此報之也。實則尼古蹄末斯之才具。僅足稱此數而已。德倫孟之所以僱用之者。知彼一朝失業。勢必無復有收用之人。且將以餓殍終也。

尼古蹄末斯之爲人。身短小而髮粗澀。年約在四五十間。其股作弓形。面無鬚。雙唇內向。若口中有物吸之者。目甚小且深。凡此形體上之缺憾。殊不足爲彼病。蓋其待主人甚忠。頗不爲利動。而於接待來客。又自有特殊之風範。當託事人來謁。見其主人時。尼古蹄末斯恆向來客鞠躬甚敬。而導諸主人之前。乃爲設坐。既畢。又鞠躬而出。其於此等事。百無一失。若終其身不忘者。

德倫孟常謂之曰。尼克乎。倘汝腦中記憶之力。亦如接待來賓時之周至。則汝可謂極有理想之書記矣。

特是尼古蹄末斯之腦力。不幸而極不完全。其主人命之管理簿籍。記載動多謬誤。其記錄之牌上。譬如有屋出租。則彼輒誤記爲出賣。而出賣者。又誤爲出租。德倫孟以是頗受累。在尼古蹄末斯。非不欲竭力以善其事。而無如事過輒忘。臨時又錯謬百出矣。故常戚然自悲。以爲天之生吾。必不欲吾置身於貿易場中也。夫人事之不相宜。世恆有之。然未有如尼古蹄末斯之可憐者。

若夫約翰德倫孟則體軀修長貌亦偉麗年可三十三四肩甚闊以美鬚自誇其鬚之美足以起男子嫉妬之心發女子豔羨之意故凡婦女之見之者輒稱其鬚爲社會中之流行物夫德倫孟究以何故而欲執業爲屋產經理人又何故而獨簡擇尼古蹄末斯爲其書記則其中祕密雖作者亦不能解釋彼於所操之職業殊不甚經意而其性情又最惡終日伏處屋內當其少時立志欲操航海業然父死以後母尪弱多病不得不捐棄少時之志留處陸地幸薄有家資贏息所入不虞缺乏以是於屋產經理之業可不必十分勞力較他人業此者終日孳孳固自有間矣且其辦事所乃設於臨河之小鎮中此地居民皆極固蔽異方人來此者絕少故買賣田產之事亦不若他方之繁盛

時當夏令天氣困人尼古蹄末斯披滴弗坐於辦事所之外室手執墨水筆而口咬其筆梗之尖由鐵絲窗向外閒望是窗之上卽標以金字曰屋產經理人與估價人者也由此外窺可以見麥蓋脫潑來斯

卽市

然其風景實無足怡悅所見者惟小牛

往來其頸則以繩繫之。又縣羊一羣。皇皇四走。一體軀臃腫之農人。及一身材短小之蠢漢。蹣跚道上。醉態可掬。尼古蹄末斯遂不欲觀。由椅上起立。趨至火爐架側。架上有一小隔渣壺在焉。尼古蹄末斯極珍重之。注水於玻璃盞中。一若視爲御用之白葡萄酒然。手持此玻璃盞至窗側。徐徐飲之。若忽得非常珍品。細加品評者。其舒暢神情。實由醕酏之二村漢賜之。蓋尼古蹄末斯見村漢之被酒而遂忽憶及於飲水也。

尼古蹄末斯且飲且語曰。凡此間之物。莫妙於水。補益人身。亦莫善於水。而此水傾自價值昂貴之隔渣壺中。如彼在火爐架上者。其美妙而有益。更不可勝言也。尼古蹄末斯喃喃自述其哲學上之理想。既畢。目注隔渣壺。少時意興深長。不可言喻。既而置杯原處。方欲返步至寫字檯側。而辦事所之玻璃門。劃然而啓。一絕美之婦人。爲尼古蹄末斯生平未見者。翩然而入。此美婦人之年齒。雖已在二十八九。而其姿容之妙麗。縱以善於應接。賓至則鞠躬百無一失之尼古蹄末斯。亦不覺頓失常度。

默然不發一言。注視不已。愛慕若不自勝。雖然。尼古蹄末斯此時之忘形。乃暫而非常者。少選。神魂復舊。卽趨至櫃桌側。浣濯其手。向美婦人鞠躬而言。謂天氣甚晴美。然行於烈日中。殊嫌太暖。彼美婦亦微笑而答之。謂所言甚當。於是尼古蹄末斯喜甚。又續言時當夏令。天氣固宜炎熱。美婦人又含笑稱是。旣而尼古蹄末斯寒暄之套語將窮。遂欲試叩其來意。美婦人顧不答。反問曰。君其德倫孟耶。吾有事欲就商之。

尼古蹄末斯方告以己之非是。美婦人又言曰。君肯爲吾代達於德倫孟君。云吾欲與之談語數分鐘。則甚幸。吾斷不欲多費德倫孟君之時間。不過數分鐘足矣。尼古蹄末斯發其甚謙謹之言而答曰。某深願代陳於德倫孟君。俾貴婦得與接談。無如彼此時適已外出。緣有極重要之事。關繫買賣者。故彼不得不稍離辦事所也。美婦人聞言。深爲失望。蓋是日下午。有一平底小艇欲拍賣。德倫孟之出。卽爲此事。意欲購之而歸。美婦人則未之知也。

美婦人問曰。然則汝知德倫孟君將於何時歸乎。吾此來實有極重要之事。欲親見之。且見之。又必在今日。未知能乎否乎。

尼古蹄末斯答曰。貴婦乎。設貴婦有事相託。某知德倫孟君既返之後。必能爲貴婦盡力爲之也。德倫孟君之返。約在五句鐘之前。而其常例則五句鐘休息。不復辦事。設貴婦能以時而至。並肯示吾以名姓。則某當爲貴婦代達於德倫孟君。竭力勸之。使與貴婦相見。若是則貴婦既能滿望。而德倫孟君亦在未休息之前。斷不至固卻也。

美婦人聞其言。不禁靦然微笑。蓋尼古蹄末斯靈敏之口才。與謙和之狀態。適與其殘缺之形體。怪異之面貌。不相合。而適相合。故不禁對之失笑也。然婦人之意。良不欲傷其感情。況此時又正需其相助。遂藹然答之曰。然則吾準於五句鐘復來。不失時也。言已。遂從櫃桌上取其來時所置之涼織。又笑謂尼古蹄末斯曰。設君能爲吾力言於德倫孟君。俾得於五句鐘時相見。則吾感君之心。有非口舌所能形容者矣。

尼古蹄末斯見美婦人含笑相向。若甚親愛者。遂覺世間之事。無論巨細。苟爲此美婦人所命。吾無不當竭力以爲之矣。

及美婦人既去。尼古蹄末斯退坐椅上。追念適間之事。於是注目於櫃桌之上。不勝恭敬。蓋是卽美婦人置繖之處也。旋又注目於地席之上。更不勝其愛慕。蓋是卽美婦人著足之所也。又自思曰。自吾初來以迄於今。婦女之蒞止此間者。亦不少矣。然未有如今日下午之可喜而可慰者也。遂又不禁竊妬其主人。以爲如此溫順豔麗之貴婦人。而盼盼然切望其主人。一至不得見。則又欲再至。恐再至又不得見。必諄諄預約於先。然則少時德倫孟君買舟而回。與彼美相對笑談。其爲榮幸。雖南面王何以易之。

俄而尼古蹄末斯心神復舊。復一回憶。不覺頓足。自恨自罵曰。蠢夫蠢夫。懊喪若不能自容。蓋其平日見客時所善於遺忘之一事。今日又遺忘矣。所忘者何。則未嘗知美婦人之姓名爲何也。

尼古蹄末斯舞手頓足。恨欲自擗。會一幼童坐於辦事室外之階級上。口中方咀嚼竊得之櫻桃。聞尼古蹄末斯頓足悲呼。急探首向內。叩以有死喪事耶。不然何悲憤。若此可招集村人來相援否。

尼古蹄末斯戚然搖首。命幼童速去。爲馴良之嬉戲。毋騷擾若頑童。詎幼童不聽其言。逕以櫻桃核擲其面。不高不下。適中其額。尼古蹄末斯怒。欲起捉之。頑童乃吐舌微笑。瞬息不知所往。

尼古蹄末斯又喃喃曰。世間人殆無有恭維吾熱愛吾者。即如彼美婦人。吾雖竭誠與之聯絡。而彼仍若藐視吾者何哉。

及四句三刻鐘。德倫孟始返辦事所。彼已買得此小艇。爲價極廉。頗欣欣自得。入室時興猶甚高。微微含笑。尼古蹄末斯起而逆之。

德倫孟曰。尼克嘗有人來訪乎。蓋是時室中無他人。故德倫孟呼之爲尼克也。

尼古蹄末斯答曰。德倫孟君有之。乃一貴婦人。

德倫孟曰。唉。貴婦人耶。爲少者乎。中年者乎。抑老者乎。豔麗者乎。抑樸野者乎。尼古蹄末斯曰。少者也。且君能恕吾者。則吾敢謂此敏妙之託事人。其容貌之美麗。實世間所不常覩者。美麗若此。吾不覺深爲豔羨也。

德倫孟曰。汝羨之耶。嘻。吾恐汝無此豔福也。彼美而豔之婦人。來此何爲耶。

尼古蹄末斯中心惴惴。知叩其姓名之時將至。故顫栗而答曰。彼不肯以所事告吾。謂此事必與君面晤。始可詳陳。總之。彼欲使汝德倫孟君一人知之耳。

德倫孟曰。此事予不能允。彼若來時。予當令汝止於吾側。予生平從未嘗與美而豔之婦女。密談於一所也。

尼古蹄末斯聞言。思德倫孟以此遇吾。殊爲快樂。然未免有拂彼美之意。殆不啻褻瀆神聖矣。

德倫孟曰。設彼再來。汝導之入室可也。吾意彼當於明晨來矣。

尼古蹄末斯曰。彼今晚將復來。來時在五句鐘。彼告吾必依時而至。斷不爽約。吾此

時正刻刻盼望之也。

德倫孟退至內室。而闔其門。中心所思念者。不在彼來訪之女子。而在其日間所買之小艇。嘿自慶慰。念天時甚晴爽。當駕艇遊於河上。以消遣長日。言念至此。忽憶及一事。急趨至門側啓門。向辦事之外室而觀之。則尼古蹄末斯方收拾寫字檯上之物。蓋一日之事既畢。將預備退息矣。

德倫孟問曰。尼克。汝未告吾以彼貴婦之姓名。彼婦之姓名究何耶。

尼古蹄末斯聞言。不啻被迅雷之驟擊。又若末日裁判時間之已到者然。囁嚅而言曰。德倫孟君。吾恐……吾甚愚……吾嘗叩其姓氏而不意竟忘之。是或彼婦之言語。狀態。有以致吾忘者。吾深悔。德倫孟君。吾已數數白於君前。謂吾之腦力實不足。而吾之心思則良善。自吾幼時以迄於今。幾無事不如此。吾雖盡力記之。而終於無濟。譬如吾以所事書於襯衣之袖。記之曰。某日爲市日。當切記。至屠肆購肉。然屆時則又忘之矣。今日之事則尤……

尼古蹄末斯言未畢。而彼少年之美婦人。已啓門入室。此婦初來。已極人間美麗。此次重來。其美麗又倍於前。紅而且白之兩頰。適與淡青色之夏服。巧相輝映。德倫孟翹首見之。既驚且羨。自覺雙脣微動。若欲長嘯者然。彼生平從未嘗覩此尤物。覺室中所皮珍物。得此女一來。而價值益高。方欲搜索一言。以與相語。尼古蹄末斯已急趨而前曰。德倫孟君。是卽今日來訪之貴婦。爲吾數分鐘前所陳述於君者也。

德倫孟此時神魂已復。謂彼婦曰。敝書記嘗告吾以貴婦之來訪矣。吾知貴婦之來。欲親見吾。適以有事他出。深爲歉恨。貴婦此時設能從吾至內室。則吾將敬聆貴婦所欲言。倘可效力。必樂爲之。

美婦人答曰。君誠長厚。是時德倫孟啓內室之門。婦人從之入。德倫孟覺其衣及髮上。皆徧灑香水。微微觸鼻。遂爲婦人設椅。窺見其長衣之下。兩足纖纖入時。此時心中愈益決斷。謂此等美婦人。實前此所未見。而又心異其來。究爲何事。

德倫孟既闔門。已亦就坐於辦事椅上。此椅之前。爲一美洲之轉動寫字檯。乃室中

諸什器之最美而貴者。於是發問曰。貴婦此來。不識何事。爲某可以效勞者耶。貴婦殆欲於本鄉中置辦田產耶。蓋貴婦既不棄讓陋。惠然肯來。則必孰稔吾之職業也。美婦人輕敲其涼繖之尖於地。氈上而答曰。然。吾深知君之職業。惟然。故吾來此求見也。

德倫孟曰。貴婦欲租賃屋產乎。抑欲購買屋產乎。抑欲得地基以造房屋乎。凡此數端。吾自忖必能有以報命。蓋此間近處。頗有極美善極相宜之屋產也。

少婦聞言。嘿然少選。乃答曰。吾恐君所爲吾求之者。未必能滿吾之意。雖然。此姑勿言。吾於白事之前。當先作一不情之請。噫。此請誠不常有。特非此。則吾不能有所託於君也。

德倫孟聞言。中心愈益奇異。然竭力抑制。不使露形色。問曰。敢聞其概若何。德倫孟言時。以背倚於椅上。宛然屋產經理人之狀態。

美婦人曰。吾所欲請者。設吾等既擇定屋宇。則請君恪守秘密。勿以擇屋之事告之。

於人無論何人皆不可告。設有入叩君以吾之行事者。則君當堅守今日之約。不必云。吾嘗來訪。凡一切有關於吾之事。一字不可告人。此則吾所欲求。君垂允者也。美婦人言已。二目注視德倫孟。若急欲待其允許者。德倫孟聞言。益覺此事離奇。自思生平從未嘗有人來作此怪異之請者。此婦用意。果何在乎。且此婦何人。來自何處。何故詭祕若此。反復推度。知必有隱情在焉。然美麗若此。甯當有隱慝耶。德倫孟乃答曰。吾敢以可異二字。加諸貴婦之所言。望勿責也。而中心忖度。實有難以遵命者。

少婦答曰。驟聽之。雖若可異。其實乃極平常者耳。吾請爲君釋之。一則吾所欲賃之屋。由吾述其形式地位。君不過代吾求之而已。此外則無他也。二則既得此屋以後。不欲君宣諸人者。以吾素喜清淨。恐相識者羣來過從。致增煩擾。蓋吾於酬應之事。深以爲煩苦也。故吾所欲賃之屋。務取其極幽靜。且能脫賓客往來之苦者。至賃費一端。祇須居宅能如吾意。極願優給。雖倍於平常之租價。亦樂從命。且可以先付後

居。至君之酬報。則吾可以加——婦言至此。忽中止。又曰。幸君恕吾言。及於此。吾固知此事不必置齒頰也。

德倫孟曰。貴婦所許。足見氣度之宏。然某竊自慮。未知果有以滿貴婦之望否也。就鄙見所及者觀之。某深恐難以報命耳。

少婦曰。否否。吾知君必有以滿吾望。蓋吾所欲賃之屋。已屬意一所矣。吾雖未入其內。然就表面觀之。知此屋深合吾意。君設能許爲吾求之。則吾當示君以彼屋之所在。其租賃等事。悉聽君之調度。吾知此屋之巧合吾意。實無可以比較者矣。

德倫孟聞言。又默然良久。思此事不如卻之爲美。實告以不能允。使之求助他人。未爲不可。特是此不可思議之美婦人。究何故而言語吞吐。形迹飄忽。乃至於此。盍不藉此窮其根柢乎。蓋德倫孟之性質。本近冒險一派。觀其幼時立志航海。即可概見。凡冒險之人。多出於好奇。德倫孟此時料事之智。不敵其好奇之心。而況此少婦美麗若此。設一言決絕。亦艱於出口。是則德倫孟當日之心思也。著書者雖未敢決其

爲必然。特以意度之。殆亦不遠矣。

德倫孟意念已決。遂開言曰。某猶豫未卽置答。請貴婦恕其無禮。某之所以猶豫者。恐未必果能爲貴婦盡力耳。

少婦曰。吾固知君必樂於助吾者也。少婦言時。嫣然微笑。

德倫孟曰。貴婦何由而知吾乎。德倫孟問時。微有詫愕意。蓋少婦言時。其發聲隱含譏諷。一若男子固當爲婦女玩弄之具者。德倫孟就閱歷所及。知世間男女相聚之時。往往有此景象。特此等景象。實有氣男子所不能堪者也。

少婦答曰。吾相君之面而知之。吾觀君初時甚猶豫。忽若信。忽又若不信。旣而忽然計決。啟口答吾。此固吾之所揣測者也。然旣已決計。信吾則吾知君斷不後悔。吾爲此言。幸君勿責。

德倫孟急接言曰。某之所思者。非思自己。乃正思貴婦之事耳。吾意貴婦果在有求於人之際。則某盡力爲貴婦圖之。固所極願者。特某有一事。尙未能確知。則以貴婦

何故而欲就商於某耳。夫外間操業如某者。爲數甚夥。大可就商。或者彼之所以爲貴婦謀者。有勝於吾也。

少婦曰。君言良然。特欲問吾以獨商於君之故。則此言吾誠不幸。無以置答。蓋吾亦不自知其何故也。然吾旣來此間。則幸君信吾。吾斷不有悔也。雖然。此等虛詞。似可以不必復談。吾敢問君。究有以助吾乎。顧吾此時。尙有一語欲預白於先者。則請君釋懷。君旣助吾。將來斷不至有意外之累耳。

少婦言已。二目逼注於德倫孟之面。雖欲籌思而有所不能。至於不敢信託之言。更不能出口矣。遂又重言以伸明之曰。某甚願助貴婦。

少婦遂答曰。吾誠不能覓一言以謝。言時。其聲音微微顫動。德倫孟知其心中實急切甚也。

少頃。德倫孟言曰。嘻。某之粗忽。幾與吾書記相等矣。蓋某與貴婦談話迄今。尙未一聞貴婦之姓氏也。

少婦曰。吾於初入見時。卽當自道姓名。然不意竟忘之。吾乃伯爵夫人龍旦也。特吾在此英國中。深願人知吾爲貴婦富喇氏。而不願人知吾爲龍旦。德倫孟君乎。吾爲此言。汝當知吾之誠意矣。

德倫孟聞言後。似昔日嘗聞伯爵夫人龍旦之名。然聞於何時何地。則不能記憶矣。遂答曰。夫人以誠意相待。某自當有以副夫人之意。而不敢輕道於人也。

少婦曰。吾此時當去矣。蓋吾尙須返倫敦也。

伯爵夫人龍旦言已。自衣袋中出一小囊。取狹紙一方。置桌上曰。是卽吾所欲賃之屋之所在也。設君能爲吾立卽圖之。感謝之忱。無能言喻。尙所事可成。幸卽爲吾賃定之。

德倫孟曰。是固某之所樂爲。何敢當謝。然使事成之後。某必當致書於夫人。夫人肯示吾以倫敦之住址乎。

夫人答曰。吾意今不必告君以住址。以其中實有不可告之緣由在。吾今亦不及言。

矣。吾當於二日之內。亦在此五句鐘時。親至此間。聽君消息。吾欲得彼屋之心。至爲急切。想君已知之。吾亦不復瑣瑣矣。

德倫孟曰。吾明晨起。首先爲夫人圖之可也。夫人於禮拜四日重來此間。某必有以報命。

德倫孟啓室門。夫人遂出。及至辦事所之大門前。夫人回身。出其手與德倫孟握別。德倫孟握之。如電氣之忽中於心。

夫人又謝曰。吾再謝汝盛意。英國之男子。固皆豪俠而英爽者也。別矣。德倫孟君。德倫孟返至辦事室內。下其寫字臺之鎖。喃喃自語曰。吾不知此事結果。若何深望。他日不至以受人之愚。自悔也。少選。又忖度而言曰。時至則自見耳。嘻。時至則自見。吾願讀者諸君。耐心以俟之也。

第二章

翌晨。德倫孟醒後。心中若有感觸。似今日所欲爲之事。爲一生歷史中之最重要者。

然常昨晚由辦事房歸家時。神志殊發揚。及抵家。則頓覺煩惱。其母見德倫孟返。藹然笑語。一如平日。晚餐餽饌。絕精美。餐畢。燃雪茄一枝。散步於室外之花園。此固德倫孟平素之慣例。然煩惱之心。則曾不稍減。非第其母不測其何故。卽德倫孟亦不自知也。此時中懷鬱鬱。雖日間所購之小艇。以意外廉價而得者。亦不足以慰藉之。彼伯爵夫人明媚之目光。雖已經日。猶若注射於眼簾。然德倫孟固非世之浮蕩少年。沈溺色界者也。平昔自忖。以己資格。恐不足爲完全之商人。故嘗束身自愛。不敢妄爲。若謂其迷於美色。爲婦人女子玩弄之傀儡。則更不肯任受矣。彼明知日間來訪之美婦人。所謂伯爵夫人龍旦者。其容色之柔和。辭氣之委婉。貢諛獻媚。不惜自下。豈真有敬愛之心乎。不過欲求償其目的。便其所圖而已。雖已許之。待其後日重來。而佯託所謀無效。以謝絕之。俾別覓傀儡於他所可矣。德倫孟心中鹿盧上下。是晚之就寢。較平時爲早。甫就枕。卽亂夢頻頻。日間之美婦人。其聲音笑貌。已深印於腦中而不能去。及天曙起身。則昨晚之深識遠見。欲拒絕彼美之心思。已如重霧之

遇驕陽。渙然消散爲烏有矣。於是決意盡己之心。以爲伯爵夫人謀。嘻。讀者乎。是即女色之勢力。雖使志堅不可奪之商人。亦不能不被其所攝也。

德倫孟朝餐甚歡。又展誦新聞紙一過。率其園丁。於家屋四周。巡行既畢。遂登樓與其母接唇。而告以將往辦事所。蓋德倫孟之事其母。雖既成人而不啻嬰兒也。旋又取園中花。插一朵於衣紐上。匆匆出門去。是日也。天氣晴美。空氣甚鮮爽。行經一石橋上。臨眺河中。見水平如鏡。徐流入海。默念水色天光。澄清可愛。設以昨日所買之艇。子邀伯爵夫人龍旦乘之而已。則持篙於船尾。徐徐搖盪。游於此一碧空明之境。既而駕舟至蘆葦之中。斜欹於垂楊之下。與之娓娓清話。以消遣此炎炎長晝。人生清福。何啻登仙耶。德倫孟妄念及此。忽焉驚醒。自責商業中人。甯可作此望外之想耶。

德倫孟既過石橋。又下一小山。出高街。高街街名向辦事所而行。未及半途。忽與一人偶

值。其人乃德倫孟素所心契者也。其人狀貌頗威嚴。若陸軍中人。實則未嘗厠身行

伍體幹極脩。髮作灰色。鬚髯甚長。色與髮同。日光稜稜有威。行路時手持一杖而搖曳之。或前或後。若打鞦韆然。其人有一特長。凡歐洲各國大都會之居民及所有亂黨。彼莫不稔知之。德倫孟所居之小鎮中人咸識其名。其人曰狄克斯德。凡與狄克斯德相處較密者。皆知其本出世家。然行止有污。故未能身入政界。居此小鎮中。并無操業。人見其時時散步。取一椅坐游散場中。閒眺河景。又日往其地之俱樂部。與人競賭。所最精者。威斯脫。即四人共鬪骨牌及撞球戲。即打彈爲俱樂部中人人所推服。設有不知而妄欲與之相抗者。則失財之否。遇至矣。

狄克斯德既遇德倫孟。卽遙呼之曰。德倫孟君乎。詩人有言。噫。此詩人之名。則予忘之矣。其言曰。面色鮮如六月薇。真君今日之謂也。君近來得意若何耶。

德倫孟與之晉接數語。相偕而行。德倫孟平日固極願於狄克斯德前竭力周旋者。然此時則雅不欲有人擾其情思。蓋方踽踽獨行。預計此晨首先措辦之事。即昨日所允許於彼姝者也。狄克斯德噤噤不已。德倫孟本欲設辭以遣去之。俾得默自籌。

思。然爲人如狄克斯德。遣去之實良不易。蓋其性情。一與人相遇。則娓娓暢談。一發而不可復遏。每談一事。則必有無數之波瀾。及其行至德倫孟之辦事所前。而談興猶未盡。

二人立於辦事所門外。狄克斯德曰。好友乎。汝經商之才。真令吾羨極而妬也。日出則君出。而辦事所中。必有新鮮之事數端。以待君之措置。日入則君歸。而日間所辦之事。皆已告成功而可慶矣。

德倫孟曰。此吾所未敢知者也。實告君。凡屋產經理人之營業。罕有能十分發達者。矧叢爾一小鎮。所獲之利。能有幾何耶。

狄克斯德曰。然則君之託事人若何。豈此輩中無有出色者乎。
德倫孟曰。然。吾未見其有也。

狄克斯德曰。嘻。好友乎。此由汝目光所注者。不依於正當之線故也。某不佞。竊爲君述其最當注意者。凡少年夫婦嫁娶將近者。必思求香巢以安居。彼等若來求於君。

則當盡力圖之。蓋彼等所居之屋于飛之樂在此育女生男在此其愛情在此其幸福在此是則彼等必愛其巢矣而爲之求得此巢者誰耶又有久旅居殖民地者離鄉井數十年而歸必欲得家室以消遣餘年君苟遇其人爲代覓相當之田產所謂相當者必爲彼旅居東印度之燥土或澳大利亞之叢林中時所夢想以求之歷數十年而未得者也某之言若此是爲操君之業者所必當遵行之路請君試之。

德倫孟曰君之理論殊確當惜不幸而敝所之託事人未有如君所言之二等入者也。昨日泰乃生路有別墅一所吾已出賃於卑格斯而卑格斯則操屠業者也。前日一老婦人從倫敦來造訪於予意欲租勃立治街之某屋乃彼屋已由他處之經理人出租予以實告之而老婦人肆口詆謾其暴慢之狀幾若視吾爲舐篋者流蓋其意以爲勃立治街之屋不當使他處之經理人預聞之也。

狄克斯德曰雖然託事人中之有味者君亦必嘗遇之豈人人如屠者與倫敦之老婦人耶使吾言不謬則昨日造訪於君所者吾見其人爲一絕代之姝其來也必以

極有興味之事相託無疑義也。

德倫孟聞言爲之一驚。是伯爵夫人之來訪狄克斯德已知之矣。中心殊憤憤。其所
以憤憤之故。德倫孟亦不自知也。於是更不言及彼美。而以簡要之言直答之曰。信
如君言。則鄙人所操之業。君必極其歆動者矣。然則君何以不自爲之耶。使君自爲
之。如意之事。必可操券而得矣。

狄克斯德曰。否。否。某願爲旁觀。而不願爲當局。凡吾所相知者之營業。吾皆樂觀其
成。雖然。昨日造訪之彼姝。究係何人。君尙未答。吾實告君。此美婦人。吾一見之後。已
銘於腦筋而不能釋也。

德倫孟含怒答曰。實告君。凡託吾以事者。其性情家世。吾最不喜向人談論。及宣洩
其所託之事。君必欲知者。自往覓之可也。

狄克斯德遭此奚落。非第不以爲辱。且以手徐撫德倫孟之肩而微笑曰。幸君恕吾
吾之本意。實未嘗欲冒犯君也。吾不過驚羨彼姝之麗。欲探其是否在此卜居。幸吾

曹得爲其鄰人耳。是亦吾輩恆情。君何見咎耶。

德倫孟復謂之曰。此問予誠不能答。今晨吾事甚多。當與君告別。

狄克斯德微搖首而言曰。噫。君之勤勉。乃若此耶。是可見營業之束縛人也。別矣。吾友。願上帝佑汝。言已。略舉其所戴之帽於一側。移步向俱樂部而去。凡俱樂部中之不自量力。欲與競賭者。又將敗北於此公之手矣。

德倫孟見其已去。始入辦事室。則忠誠之尼古蹄末斯。方將是晨接到郵件。一一排列於乃主之寫字檯上。慎重將事。其神情舉止。不啻祕書官於國王之前。陳列章奏也。德倫孟以鑰啟其寫字檯之屜。就坐於椅。徐取函件。一一披視。而忽忽如有所失。雖欲收斂心神。注意此等函件。終覺其方寸別有所屬。愉悅不能自克。所最不安適者。則適者狄克斯德之神情。明明候我中途。故與相值。欲以言舐得彼姝之事。果何意耶。豈狄克斯德曾經與伯爵夫人相識者耶。既相識。則多方鉤距。又何爲耶。抑未嘗與之相識。不過作無謂之探問耶。然狄克斯德居歐洲大陸甚久。凡社會中之稍

有聲望者。彼幾莫不知之。非曾經覷面。即得之傳說。然則今日之問。將無有深意存乎。其問耶。德倫孟愈思索。愈不能知其故。中心之煩擾愈甚。

其時德倫孟坐於寫字檯之椅上。一手執書信。然其目光所注視者。不在於手中之信。而在於桌上之墨水瓶。一若此墨水瓶將授以如何處置。彼伯爵夫人之事者。然尼古蹄末斯啟內室門。見其主人方默坐沈思。旋即輕合室門而退。旣而德倫孟棄信於案。一躍而起。曰。吾惟有盡吾之力以助之而已。旣許之於先。自當踐之於後。將來之成敗利鈍。惟一聽其自然耳。

德倫孟立志已定。遂啓寫字檯之屨。取狹紙一方出。此卽伯爵夫人昨日之所授也。德倫孟觀之。知爲西達氏之屋。屋在惠烈斯路。此路乃本鎮郊外之通道。極其寥僻者也。旋曳鈴召尼古蹄末斯。令取姓名住址錄。至披而閱之。最後處果有西達氏之屋。爲馬德美所居。此屋在惠烈斯路南邊之末一家。欲往尋之。固甚易也。

德倫孟遂命其書記曰。尼克乎。汝爲吾往僱一馬車。吾出後。設有人來訪。可告以十

二句鐘後始能過返也。汝其將此言書之於牌，以備遺忘。

尼克答曰：甚善。言已。卽奉命往召馬車。其鄭重將事，不啻爲帝王備乘輿矣。德倫孟加冠於首，喃喃自語曰：第不知馬德美君有意出租否耶？吾未嘗聞此屋欲召租也。卽欲放租，馬德美君必已託於他人，而非託於吾者。雖然，究竟若何？待吾往自能了然耳。德倫孟遂出至外室，取簿籍檢閱一過。此簿籍中所載者，皆各處託以出賣或召租之房屋，及一切物件也。然而西達氏之屋，則簿記中實無有焉。

德倫孟自忖曰：此固無害。吾一往試之，並以雙倍之價值歛動之。彼未必不見允。總之，無論如何，必竭吾力以爲之。

未幾，尼古蹄末斯僱車至。德倫孟出室登車，卽命御者向惠烈斯路進發。此馬極靈捷，未一刻鐘，德倫孟所欲至之地已到矣。此地道路旣極荒僻，兩端幾無一人。卽尋常肩挑負販者流，至此亦已絕足。而其處之房屋，則皆古式而且朴陋。大都屋之前爲園，園中徧植松樹及扁柏之類，以故房屋皆幽蔽於樹林之內，無一沿街而立。

者。

驅車行又半里許。則西達氏之屋至矣。德倫孟反復籌思。實不解彼伯爵夫人何偏擇此等僻屋爲居住之所。蓋西達氏之屋。四面繚以高垣。垣之外所能望見者。惟屋頂而已。臨街之門。大而且堅。劈樹爲之。觀此情狀。似雖設而常關者。已歷有年所矣。旁又有一門。情形亦復相同。蓋久已無人出入也。

德倫孟命御者稍待。下車至旁門外。用力執其門上之旋柄而轉之。不啓。知非曳鈴不可。卽舉手曳之。埒待數分鐘。莫有應者。再曳之。忽聞門內有足聲橐橐。旋聞以鑰投鎖之聲。有頃。小門遂向內而啓。一人與己相對而立。其人身體修長。神色嚴厲。觀

其服式。似爲傭僕。鬚髮之黑。平昔所未見。德倫孟雖至今日。猶不忘其狀也。當吾作者

自作此書時。彼嘗告吾。謂設以此人之黑鬚髮。而與平常所稱之黑鬚髮相比較。實

不啻以學堂內習用之鉛筆。在黑炭上一劃也。其上脣之鬚。則已剃去。而又有一事。

與習俗相反者。則其人左手之小指上。戴一重而且笨之金印戒也。有印之約指

德倫孟既見此人。卒然問曰。馬德美君在家乎。

其人發沉著之聲音而問曰。君來奚爲耶。敢請先以所事告吾。蓋馬德美君乃抱有錮疾之人。終年不離病榻。來訪者無論何人。概不接見。君來奚事。某或者能爲君轉白之耳。

德倫孟答曰。是無妨也。某之名爲德倫孟。今日之來。乃爲馬德美君屋宇出租之事耳。

其人聞言。露猶豫不信之色。而反問曰。屋宇出租之事。耶。此屋宇固未嘗欲出租也。德倫孟曰。吾聞言甚慰。吾之意正恐有人捷足先得耳。今者吾挽汝將吾之名刺轉呈汝主人。而請其許吾一見。並望汝轉告主人。吾雖欲入見。然斷不多費時間也。其人微露不愜意之狀。答曰。是無益耳。彼不欲見汝也。吾早已相告矣。彼除吾及醫生以外。無論誰何。皆不接見。吾勸汝勿徒擲汝之名刺。虛費光陰。並願汝勿再與吾喋喋。以荒廢吾之光陰。

德倫孟曰。嘻。好友乎。吾願汝審思之。汝何故而謂汝主人不欲見吾耶。吾今日之來。乃吾職業所在。倘汝家主人失此機會。將無從復得之矣。設使汝主人而果有意於出租者——

其人急截止德倫孟之詞曰。彼斷無此意。吾所深知。願汝早回。毋徒自苦。

德倫孟曰。吾未見汝主人。因汝之干涉其事。不令見人。而遂信汝也。吾未見汝主人。因汝故意奪去其絕妙之機會。而轉感汝之情也。

其人聞言。嘿。嘿。自思者少時。此等迂執之僕隸。頑固人家。往往有之。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吾見之屢矣。既而其意似畧。轉然仍有進退兩難之色。曰。甚善。請將名刺授吾。吾爲君達於主人可也。吾請君移步入門。而待於門內。若何。蓋吾奉主人命。無論何時。不得將門戶忽而不扃。此處既極荒僻。吾主人又爲抱病之老人。是以此屋四面有電線及氣槍。正爲此耳。

其人之言此。一若疑德倫孟爲骷髏者流。此次之來。乃窺視門戶。待他日好肆其劫。

奪者故先以此等語警戒之。

德倫孟不勝憤恚。以冷淡之詞答曰。請汝勿斷斷於電線氣槍。吾之所欲者。乃急於見汝主人耳。吾來此以後。與汝閒語。費若干時刻矣。

其人不發一語。轉身而入。德倫孟從之。及屋門之外。屋門及廳事之門入大待於此。已則入內。且半掩此屋門。是尤不敬之甚者也。門後之第二重門也。令其靜

德倫孟待其既入。推開此屋門而望之。乃盡得其廳事內之景象。此廳事式極古。傍左壁者。爲一笨而且重之桌。以橡木爲之。懸於右壁者。亦一極粗重之帽架。同爲橡木製也。一黑雲石所砌之火爐。爐旁爲一雲石之柱礎。柱礎之上。乃一半身小像。其爲誰氏。不得而知。左右二壁。幾盡爲男女老幼之畫像。所掩蔽。蓋其凌亂無序。只可謂之掩蔽。實不可謂之粧飾點綴也。地板之上。滿鋪麻布。作黑白相間之方格形。然大小一齊。形式極粗劣。廳事之右有門二。左亦然。並有一狹小之樓梯在。乃從廳事之後面而躡登者也。總之。一切所見。景色之愁慘。衛生之不相宜。更無他屋甚於此。

者不識彼伯爵夫人龍且何以獨好此所也。

立於者數分鐘。僕出邀入室。德倫孟竊笑。此僕初時堅稱其主人不肯見客。幸而強之始覺。遂吾願不然。此來豈非徒然耶。是可知僕隸之更事久而忠於爲主者。大抵固執好自用。而乃主利益所在亦往往以此輩而失之也。

德倫孟從僕後。經廳事入一長而且暗之迴廊。右向至迴廊盡處。則有一門。僕立而輕叩之。聞門內有低而且弱之聲。應曰。入來。於是二人相率而入。僕曰。主人乎。有一客欲來見汝。德倫孟聞言不覺一詫。以爲主人當早知有客來見矣。此言豈非贅乎。

德倫孟自廊下凡三步而入室。馬德美君乃一蟲學家。滿室中皆裝置模形。模形即昆蟲之

也。雞形之箱盒。自地板以至天花板。所堆者皆此等物也。搜集之功可謂獨至。計其所

值不在七百鎊下。室之中央爲一寫字檯。檯上滿堆以紙。即地板之上亦滿積剪裁之廢紙。幾於沒脛。壁爐之內亦廢紙實之多。溢於外者緊靠壁間者皆抄錄之冊子也。此等居室實爲德倫孟生平所未見。不知將呼之爲居室乎。抑別有名乎。

當德倫孟入室時。馬德美方伏於地上。近室之彼隅。若有所搜覓者。德倫孟知其必在亂紙堆中。欲搜尋一遺失之件也。及聞門啟聲。回首向德倫孟一觀。其疑懼驚怖之神色。真有不可思議者。

德倫孟觀其狀貌。頗與乃僕相稱。可謂有其主必有其僕矣。蓋其身體甚修長。蒼老之中。兼含屍氣。面無鬚。頂無髮。鼻如鷹喙。兩頰內陷。目光慘淡。炯炯逼人。至可怖畏。首戴一霉蒸之小絨帽。身服一玄色之大衫。觀此衫剪裁之形式。知猶爲六七十年前物也。其頸項之外。圍一黑絲之圍巾。其褲則以常用之故。而敝敗幾露其脛矣。當其自地而起時。顧謂客曰。吾僕言君欲見吾。顧吾生平未嘗接見來客。今許君入室。乃吾之特例也。言至此。遂謂其僕曰。巴亘斯乎。汝可出。吾今日甚健。足以獨見此來賓矣。

巴亘斯若有猶豫狀。而問曰。主人身體。今日能自必其甚健耶。不憶前次以談論太久之故。遂至發病耶。

馬德美微愠曰。特吾今日則較前康健多矣。汝何必嘵嘵爲耶。設吾有用汝之處。吾自能曳鈴以召。弗聞鈴聲。勿入也。

其僕聞言。以鼻作嗤聲。若甚不愜意者。怏怏而出。主人遂邀德倫孟就坐。自坐於寫字檯側。手執裁紙刀而弄之。問曰。某意欲請君將見訪之意。面述一過。某蓋急欲聞之也。

第三章

德倫孟聞老人叩以來訪之由。中心殊恚恚。頗艱於出口。蓋此老性質若此。斷不肯以數金鎊之故。離其所習居之地。遷動其室中所積之物。而以屋宇讓之他人也。然回想此來。係奉彼美之命。況既已入見。又豈容隱而不言。乃以極和悅之聲色。不雜他語而徑白曰。某今日實爲一貴婦人而來。君所居之屋。倘有意出租者。則此貴婦人急欲得之也。

此老人駭異而呼曰。吾屋欲出租耶。君其來戲吾耶。果爾。某雖衰老。然猶非受人侮

弄者。

德倫孟曰。某絕不敢侮弄汝。願汝信吾。某之所以殷殷晉謁者。緣某之託事人中。有一貴婦人。以其己意。欲租君屋。特託吾來問。未知肯容其暫租一季否。彼並云。設君能許之者。則彼將厚其值以報高誼也。

老人答曰。厚值與不厚值。於吾無與耳。設使君之託事人。而富如克老依色斯古人之富者。吾之意見。亦斷不稍改也。吾試問汝。吾何爲而不當居於此屋耶。吾何爲而當以此屋讓諸人耶。吾居於此。豈非法耶。彼欲來居。有律例可援耶。

德倫孟聆此老人言。殆類瘋狂者。遂平心息氣以解之曰。老先生乎。吾願汝勿以吾爲強迫也。吾卽欲強迫汝。理勢亦有所弗能。吾所急欲知之者。不過一叩君有意出租否耳。設君肯暫時出租。而不肯爲永遠之期。亦不妨直言告吾。或六閱月。或一年。並無不可耳。以吾觀之。君倘肯垂允者。日後斷不至於自悔。蓋君研究蟲學。所蓄聚之蝴蝶甲蟲等類。甚衆。君何不出門遊歷。廣其種類。亦以增進學識乎。君於遊歷時。

以屋租人於君固無損也。及君之歸而所得之甲蟲等類。又可較舊有者增至倍蓰矣。

老人聞言。神色稍活動。答曰。君所云云。予所見誠未及此。然予室中有此種種積聚之物。積聚之物即指甲蟲之模型等君試思予出遊後。將何以安置耶。況君之託事者。又爲貴婦人。

彼一入予屋。則賓客之來見者。將接踵於門庭。予所貯之物。將爲若輩所翻亂而暴殄矣。

德倫孟曰。否否。君之所言。適與此貴婦人性情相反。此貴婦人。正欲杜門謝客。屏絕塵俗。乃急欲居君之屋也。不然。通衢大道。華美壯麗之屋。豈少其選。而必斷斷於此間耶。君室中所聚之物。儘可託此貴婦人。令其守護。實不下於君自守之也。

老人聞言。搖首者再。其意以爲斷無婦人女子。而能珍護此等物者也。答曰。君之所言。予不敢據以爲信。凡天下以至美之物。託於人。其受託者。必滿口應承。誓守護之。其實則舍棄一旁。絕未嘗介意焉。貴客乎。某非孺子。自知所慮者。斷無或過。蓋吾未

見有婦人女子。而能領會蟲學之理者也。

德倫孟見此老人固執若此。不知將何以感化之。而此老人則言畢後。自椅起立。以兩手交於背。徐步室中。旋微鞠其躬。以首向下。若欲於地板上。俯尋失物者然。總之。此老人性情既怪僻。形像亦極可異。德倫孟自思曰。設今日之事。爲狄克斯德所見。不知其以爲有興味耶。抑無興味耶。

既而德倫孟促之曰。君之意究竟若何耶。租屋之事。果肯曲從否耶。蓋某之託事人。方刻不容緩。待某返報。君意若何。幸實告吾。吾將轉達此貴婦人耳。

老人聞言。遂止步不行。以首側於一肩。其情形酷類蟲學家在草場中諦聽蟲鳴者。然目視德倫孟而問曰。然則此貴婦人究欲居此幾何時耶。若爲時太久。某則不能從命耳。

德倫孟曰。彼欲居此一年。汝合意否耶。

老人答曰。設使吾果將此屋出租者。則一年之期。深合吾意耳。然究竟可否。吾尙未

能自必也。蓋吾居此有年矣。據醫士福司登云。此屋與吾之體氣甚爲相宜。倘遷居他所。或至殞命。亦未可知。果爾。則吾既死之後。凡吾所積聚之物。將隨風飄散。而莫有爲之看護者矣。

德倫孟方欲與之辯論。而管家僕巴亘斯已啟門而入。謂其主曰。主人今日談論。已過久矣。明晨又將淹滯牀席間。而有需於醫者矣。主人前次之病。亦復若是。某向已言之矣。巴亘斯言已。目視德倫孟。作悻悻之色。其意若謂設吾主人而患病者。將惟汝是問也。於是德倫孟離椅起立。謂老人曰。馬德美君。此事究竟若何耶。某將返報吾託事人。將謂君願租耶。抑不願耶。

馬德美躊躇而言曰。此事汝必須容吾細加斟酌。切勿於一時之間。迫吾以決定也。吾生平遇事。不慣決斷於倉卒。況今者行年已老。體氣又頹唐若此。已遠不如從前乎。

德倫孟深恐此老人或終固執。不肯出賃。則奈何。遂不禁露失望之色。而問曰。君既

云然。則君之決定。究在何時耶。君能許吾於明日之晨。來取回音否耶。

馬德美答曰。唯唯。此事吾固許可也。明晨十一句鐘時。吾將命巴亘斯趨至君所。授君回音。汝意以爲若何。

德倫孟曰。是深合吾意。今者吾與君別矣。祝君早安。

馬德美亦曰。祝君早安。於是又顧謂其僕曰。巴亘斯。汝其敬導德倫孟君出。切記將大門關鎖嚴密。而後返至吾室。

巴亘斯乃導客出。既至大門。遂啟之。及德倫孟既出。旋即緊闔。並聞有落門下鎖之聲。

德倫孟坐車中。自忖曰。吾生平所見之人。此爲最奇矣。無怪狄克斯德言操屋產經理人之業者。往往遇新奇有味之事也。吾於二日之間。遇平常不數見之託事人者。二矣。既而又念曰。此老人之醫生爲福司登。而福司登與吾乃極相知之故交。凡福司登所不肯告人之事。於吾獨無所靳。何不便道往訪。以一詢馬德美究爲何如人。

乎。

車至西邑街名街之角。命御者停車。既付以資。遂揮令去。沿道旁之階砌而行。旋抵福司登之居宅。福司登者。闔鎮中醫士之領袖也。其女傭某。聞有客至。卽啟門微笑。延之入。此女傭行年已老。當其主人初出爲醫之時。卽服役之以迄於今。德倫孟問曰。瑪利。汝主人在家否耶。

女傭對曰。吾主人亦以此時歸。君豈未之見耶。幸請入室。此際無他客也。德倫孟遂從之入。經華麗之廳事。向門懸帷幔之室而行。此室卽福司登接見賓客之所也。女傭瑪利啓室門。以待德倫孟入。乃呼曰。主人。德倫孟君來矣。

德倫孟入室。福司登方傍窗而坐。讀醫書。及見來客。卽離椅而起。伸手與之相握曰。好友。吾見汝甚喜。汝何以此時惠顧耶。吾願汝勿言有病。蓋吾生平所見之人。其體氣之康健。殆無有及汝者也。好友。吾願汝就椅而坐。閒話少時。吾數日不見汝。渴想之情。不啻若數載矣。

德倫孟遂就坐於寫字檯邊之圈手椅上。此椅卽歷來有病之人或與福司登談論醫理之人所坐者也。坐定。答曰。否否。今日之來。非以身體有病。求診於汝。故與汝職業無干。吾之所欲問者。乃他人之病。且非專注其人之病。故雖仍謂與汝之職業無干。亦可也。

福司登聞言。異之。微笑曰。然則究何事耶。

德倫孟曰。吾所欲問者。乃汝所醫治之一人。吾以營業上之事。與之略有交涉。故吾欲一叩其體氣尙堪支持否。心地尙不至糊塗否。蓋今晨吾與此人相見。而覺其神志大可異也。

福司登曰。汝所問者。頗非平常之細事可比。設使吾以所知者告汝。度汝終能謹守祕密。不復宣洩於他人也。

德倫孟曰。此事請君釋懷。吾斷不以君所告吾者。復告諸人也。況此事亦無甚大關係。不過吾之託事人中有急欲喚吾往租此人之屋者。此人則似允非允。似拒非拒。

無由窺知其意。彼所念念不忘者。惟蝴蝶甲蟲而已。且其人似爲管家僕所挾制。而萬事一聽其命令者也。

福司登曰。就汝所述之情形思之。予尙未能確知爲何人。汝姑示吾以其人姓氏。若何。

德倫孟曰。此人之名爲馬德美。居於惠烈思路之西達氏屋。此屋之荒僻。實爲吾生平所不經見者。

福司登以手自搔其頷。沉思良久曰。馬德美。馬德美。予此時實不能憶及此馬德美爲何人。且容吾一檢病者之簿記。

福司登遂趨至寫字檯側。取檯上簿錄。翻閱之。極其迅速。旣而置簿於案。而搖首曰。吾恐此中之有誤也。凡吾所醫治之病人中。曾無馬德美其人。吾意彼所告汝之醫生。必別一人而非吾也。

德倫孟急應曰。否。彼所告吾之醫生。吾敢斷言其爲汝福司登君。而必非他人。彼

云。福司登君囑吾居於此屋。與吾之體氣甚爲相合。設遷移至他處。或至殞命云。福司登曰。彼旣爲此言。益敢決爲必非吾所治矣。且惠烈斯路。從未嘗有病人需吾往證者。吾憶之甚清。由是言之。恐汝友馬德美君。直如汝所云心地糊塗耳。德倫孟曰。怪哉。彼何爲而以此謊吾耶。夫使此人而僅渾言醫生。不指其名。則吾固不以爲意耳。乃彼明明道君姓名。用使吾今晨來煩擾君耳。

醫生答曰。此其奧妙。吾誠不能解矣。倘有與彼交涉之處。吾固當慎益加慎也。

德倫孟曰。吾亦當如是耳。言時。出其手與福司登握別曰。吾當與君別矣。日後倘此事有奇情之發見者。吾願有以告汝。

醫生答曰。爲吾子計。吾深願此事之無他奇異也。

德倫孟旣出。福司登之居宅。遂舉步向其辦事所而行。且行且思。覺伯爵夫人之卒。然來見以賃居荒屋爲請。一異也。彼管家僕巴巨斯之舉止神情。二異也。而其最異者。則當推西達氏屋之屋主。人矣。彼何故而自表爲福司登所診治耶。以前後情形。

觀之。實覺其混雜錯亂。無頭無尾。直令人無從捉摸。

德倫孟中心煩躁甚。及抵辦事所。遂遷怒於不幸之尼古蹄末斯。斥其怠不事事。蓋每日正午時。由郵局交來之信件。或有緊要者。或有不緊要者。設使德倫孟他出而歸。尼古蹄末斯必趨白曰。今日有要信。或無要信。是日適忘之而不以告。於是德倫孟益恚。呵斥之。聲色俱厲。尼古蹄末斯退至外室。傍其寫字檯而坐。覺悲憤異常。恨不速死。

既而德倫孟出辦事所。歸家中。適有人遺其母以小書數冊。書中所述之事。乃有人別創一新教。所談之理。極其奇特。然德倫孟閱之。則殊不介意。心中所念念不釋者。惟西達氏屋之主人翁。以福司登醫士久居此鎮。凡此鎮中人。幾無有不相識者。而獨不知此病老人爲誰。是可異矣。

是日下午。德倫孟略辦小事數件。卽往俱樂部中。作打彈之戲。然其心中目中。惟被彼伯爵夫人及病老人所縈擾而不能去。故遂敗北而歸。怏怏就寢。既就寢而伯爵

夫人又入夢矣。

翌晨。至辦事所中。未及半小時。尼古蹄末斯從外室入報。有名巴亘斯者。欲與相見。德倫孟命導之入。則見其人容色粗暴如昨。身服玄色之衣。極其整潔。手執絲帽。閃爍有光。德倫孟向之道早安。其人亦答禮。其溫文有禮。初覲面時所未有也。旋從衣袋中探一手書。授德倫孟閱之。不過寥寥數語。而伯爵夫人所切望之事。則已十分滿意矣。蓋彼病老人馬德美君。已決計願將屋宇出賃。且其所欲得租金之數。亦透明於信內。德倫孟觀之。殊出意外。蓋其所要索之數。反少於德倫孟初意所料者也。是可知此病老人非營業中人。故不善於乘機要索善價也。雖然。此固無與吾事耳。德倫孟閱畢。置信於桌。目視巴亘斯曰。吾已知馬德美君願將居屋出租矣。巴亘斯答曰。吾主人已將此意告吾矣。然吾之意。則殊不以此爲可喜。蓋馬德美君年老多病。不利遷徙。況其所蓄聚之物。不免以無人照顧。遂至廢棄。彼又將憤恚於心。是更於其身體有所不利也。

德倫孟聞言。亦無意與之辯論。蓋德倫孟所汲汲者。惟欲爲伯爵夫人賃得其屋宇而已。既得其屋宇。則馬德美所蓄積之物。固無與乎彼事也。遂置此事弗論。而以他語問曰。吾觀此書中所言。知馬德美君願將屋宇早日遷讓。特其所謂早日者。究在何時。汝能知其意而有以告吾耶。

巴亘斯答曰。是一聽君意。君之託事人。卽新屋主。將於何時遷入。彼卽於何時遷出可耳。蓋吾主人之性情。旣決意肯讓。則遂急於他遷。而不稍濡滯者也。惟主人命吾轉達於君。謂彼之雜用器具等類。請得於今日之後。不論何時。可以隨便往取。且新屋主一有遷入之期。請君預先通知云云。

德倫孟一一許之。於是巴亘斯退去。德倫孟遂將此事。一一存記簿籍之內。心中雖甚滿足。然觀於適纔巴亘斯神情言語之間。終若於租屋之事。外別有所知。轉輾思之。終不能察其所知者。究爲何事。卽亦不自解其何以疑及此。管家僕也。

德倫孟每當午膳時。卽歸家就食。習以爲常。然是日則不往家中。而往俱樂部。臨出

時謂其書記曰。尼克設有事需吾。則往俱樂部召吾可也。尼古蹄末斯聞言。急取紙筆。將所囑者存記之。恐又將遺忘之也。

德倫孟既離辦事所。徑向俱樂部而行。及至半途。忽憶是日之晨。有人致書於己。問及鄰街某屋。久曠待租。未知此時已有人居否。設尙無人居者。則此人意欲賃之也。決意午餐前往觀此屋。遂轉向此街而行。及抵彼屋。則見門前有貨車一輛。載家具等物。已運於門內。而門前階砌上。則稻柴亂紙之類。堆積滿焉。有一年老之婦人。面目兇悍。方與車夫之爲首者。喧譁爭論。此車夫立於婦側。露醜酩態。口舌模糊。與之鬪口。德倫孟見此情形。自語曰。是明明今日方有人遷居。則吾之託事人。必須別尋他屋矣。

德倫孟遂踰此路。轉入一狹巷。由此而往俱樂部。不過擲一石之遠耳。巷之兩邊。並係高垣。樹枝伸於垣外。交臨頭上。遂使此巷極其幽寂。爲絕妙之蔭處。雖當茲暑日。不覺其熱。及夜。則近處少年及少女等。咸來聚集於此。歡然笑謔。此俗相沿。亦已久。

矣。德倫孟行於巷內。將及其半。瞥觀前面有二人。緩步而來。且行且語。若極有興味者。然迨與此二人相見。不禁突然駭跳。幾不能自信。蓋二人中之體軀較短者。卽狄克斯德。昨日之晨。與德倫孟談及彼伯爵夫人者也。而與狄克斯德相伴而行者。非他。乃馬德美之管家僕巴亘斯也。嘻。此何故耶。此二人何以同行於一處耶。所切切私語者。究何事耶。

未幾。彼此漸行漸近。然二人專心談話。初不及見。直至相距約數碼。而始覩來者爲德倫孟。首見德倫孟者爲狄克斯德。面色頓時改變。明知萬不能迴避。遂向巴亘斯喃喃數語。巴亘斯始知來者爲德倫孟。遂脫帽致敬。大聲言曰。德倫孟君。適纔與君所談之事。某將歸告吾主人。作書於君也。言畢。重復脫帽致敬。沿德倫孟之身旁而去。狄克斯德止而與德倫孟共話。

第四章

夫狄克斯德於無意中忽與德倫孟相遇。在尋常人自當極其驚駭。然狡變如狄克

斯德夫豈難巧爲粉飾自匿其踪跡哉。是以既遇德倫孟後。俄傾卽復其故。且以和易可親之神色。出其平日戲謔之言語。與德倫孟握手曰。世界懶徒。敬謹致禮於營業中人言已。卽轉身與德倫孟並行。向其與巴亘斯同來之路而進。二人並行。約數碼後。德倫孟曰。吾初未知汝與馬德美君亦相稔者也。

狄克斯德曰。君言甚是。吾本未嘗與馬德美君相識。惟此君之管家僕巴亘斯。則極與之相契耳。蓋巴亘斯於未事馬德美君以前。固嘗服役吾家。歷有年所也。

德倫孟聞言後。亦不暇察其真僞。然無論如何。終覺狄克斯德之爲人。未必可信。蓋初時則急欲探知伯爵夫人之形迹。此時又與彼管家僕同行僻巷之中。夫伯爵夫人所欲租之屋。固此管家僕之主人之屋也。合此二端觀之。狄克斯德之居心。恐有不可問之處。然雖極疑慮。而詞色之間。曾不稍露。談笑甚歡。偕行至俱樂部。一若爲莫逆交者然。特是言語之間。彼此更不復提及馬德美與伯爵夫人之事。德倫孟既於俱樂部用午餐。燃雪茄一枝吸之。出門向辦事所而行。蓋伯爵夫人龍旦所約再

見之期已近矣。

當其入辦事所。行經外室時。呼其書記曰。尼克。汝從吾入室。吾有事欲語汝。

尼古蹄末斯奉命後。急從其主人後而入。既入室。卽闔門以待。其舉止神情。不啻有軍國大事。鵠聽乃主之宣布也。

德倫孟謂之曰。尼克。吾今者有一細事。欲託汝爲之。吾將試觀汝果能奉命而行。絕不爲他人所覺察否。

尼古蹄末斯聞言。面色頓益莊嚴。蓋託以細事。乃生平所不常有者也。故不敢不恪恭待命。慎重其詞。以對曰。某當盡力爲之。願主人放懷可也。雖然。主人所欲吾爲之者。究爲何事。願先有以示吾。

德倫孟曰。然。吾將告汝。汝於狄克斯德君之面貌。固極其相熟者耶。倘汝一見彼面。汝即能識之否耶。

尼古蹄末斯應曰。彼雖雜稠人廣衆中。某亦能認識之也。蓋其人之面貌。最易記憶。

一見之下。卽有令人不能忘者。某爲此言。未知主人以爲然否。

德倫孟曰。若是則甚善。前日有一貴婦人前來訪予。本日下午。又約再來。大約瞬息卽至矣。吾所云之貴婦人。汝尙憶之否。

尼古蹄末斯答曰。吾料主人之所指者。卽彼非常可愛。爲吾所不幸而忘問其姓氏者之貴婦人也。

德倫孟曰。尼克設汝從今以後。事事能若此。則汝將爲能人矣。今者吾將以託汝之事告汝。設使此貴婦人來此訪予。汝一見其來。急速戴汝帽。不動聲色。潛行出辦事所。趨至對面市場。卽麥登脫留心四顧。觀有狄克斯德之踪影否。然汝當佯爲無事之狀。不可稍露形迹。設有所見。卽歸報予。不可使他人聞之。若彼貴婦人未離此間。則須俟其去。始可告予。吾所云云。汝能領會否耶。

尼古蹄末斯曰。吾悉已領會矣。當竭吾才力以爲之。以饜主人之望也。
德倫孟曰。甚善。汝今者可以退矣。

尼古蹄末斯退至外室。仍坐高櫬上。二目炯炯。由窗外窺。冀彼狄克斯德或已待於對面之市場也。德倫孟則坐於寫字檯旁之椅。以待伯爵夫人龍且之枉顧。一刻鐘後。伯爵夫人猶未至。而所約之時間。已過半小時矣。踪跡仍復渺然。德倫孟正在忿恚之際。忽聞門外輪聲轆轤。於是出外觀之。則一小巧而潔淨之單馬車。駛至門前。而止。駕車者衣服適中。旋門啟而伯爵夫人入矣。其丰神之美麗。服飾之動人。尤勝於前番相見時。入室後。向德倫孟嫣然微笑。此時德倫孟疑慮之心。已如落葉之遇狂風。一掃而空矣。

伯爵夫人含笑致詞曰。吾恐今日之來。已過晚矣。蓋吾從城中來。此被此愚蠢之車夫。誤於方向。不能如約而至。君等營業中人。作事皆有定刻。未知今日有誤。君正事否。言已向德倫孟流目送盼。夫以一笑始。一盼終。美婦人之能事畢矣。德倫孟之魂魄。亦不自知其何往矣。遂急向夫人表白。謂其來雖晚。然於己之營業。實毫無關礙。言畢。邀之入室。尼古蹄末斯亦急取其帽。潛步而出。其神情實不下於大偵探之緝

查要犯也。

室門既闔。德倫孟請夫人就坐。因得再一窺視其纖小之雙趺。然伯爵夫人已覺察之。不然。此纖纖者。何以倏忽隱於裙內。不復外現。而其兩頰間。則紅潮時暈。

伯爵夫人問曰。德倫孟君。昔所奉浼之事。若何耶。吾深望君以好消息告我。

德倫孟答曰。然是誠盡善盡美。爲某所樂道者也。竊以爲夫人更無復有不稱意之處矣。

伯爵夫人欣然曰。然則君已爲吾謀得此屋耶。吾誠喜。吾誠喜。是真好消息也。此處屋宇。爲吾所思之已久。而未得者。設得遷居其中。於心誠大慰矣。

德倫孟曰。此屋極其荒僻。室中亦極陰暗。且簡陋異常。絕無裝飾。吾恐夫人入居後。未必能愜意也。

伯爵夫人曰。否。否。此吾所不以爲意者也。吾與吾之同伴。漫遊於世界者幾遍。故能隨遇而安。斷不以簡陋荒僻爲慮耳。

德倫孟聞言。自思曰。然則彼有同伴矣。彼之同伴。爲男子耶。爲婦女耶。爲其夫耶。抑爲其兄弟耶。遂以言餽之曰。以某意觀之。若男子而居於此等處所。必尤覺其……

伯爵夫人笑答曰。否否。吾之同伴。乃一少女也。吾與彼遊歷四方。若形影之不相離。今者當言及於正文矣。敢問租金幾何。遷入之期。大約可定於何日。

德倫孟曰。夫人倘急欲移居者。則此一二日內。即可遷入。至於馬德美君所索之租金。則每年一百金鎊。吾意此等屋。祇可得此等價。故其所索者。頗在情理之中也。於是伯爵夫人復與德倫孟問答數語。卽於衣袋中。出一小錢囊。取銀幣二紙。置桌上。而言曰。是一年之租金也。今卽以交於君。可免一切之周折矣。

德倫孟曰。夫人何不徑以此銀幣自往交付耶。卽不然。亦當待合同畫諾之後。而後交付耳。

伯爵夫人答曰。否否。吾知此事。君必能代吾爲之。蓋如此。則吾可免繕寫文牘之勞也。合同等類。字迹拘束。吾所深畏。至於畫諾。則待吾遷入後行之。亦無不可。彼馬德

美君所不能無慮者。常在租金耳。君以爲如何耶。

德倫孟心思此事。在馬德美君。當斷無不從之理。遂寫一收到租金一年之收條。授之夫人。忽憶及一事。謂夫人曰。某有一事。理當白於夫人。蓋馬德美君乃一大蟲學家。彼所蓄聚之物。藏之一室。謂新主人入居於後。當爲之小心看護。勿任狼籍散佚。吾當時已允其據情轉達矣。

伯爵夫人曰。唯唯。此事吾儘可爲之小心看護也。倘彼猶不能釋懷者。則可令其將蓄聚蟲類之室。關鎖嚴密。而鑰匙則聽其攜去可也。此或者能愜其意耶。

德倫孟曰。某將以夫人所許者。往白於彼。然以我觀之。彼亦未必定欲嚴扃此室。取鑰以去耳。

伯爵夫人曰。君真誠實可託之人哉。

德倫孟曰。吾既見此伯爵夫人。龍旦後……德倫孟既發此言。始自覺忘情。急縮住不言。頗有愧色。伯爵夫人則佯爲不聞。惟問以下禮拜二可否遷入彼屋。德倫孟許

以再往一詢。於是伯爵夫人起立告辭。

德倫孟曰。設使吾往叩馬德美君後。欲報告於夫人。則將通信何處耶。蓋夫人前次來時。未嘗示吾以住址也。

伯爵夫人曰。此事吾亦早已思及之。吾既蒙君厚愛。若此。敢請君於既得回音後。賜登一告白於泰晤士報之苦痛欄中。所以稱吾者。祇用伯爵夫人四字可也。君其將所言藏之於心爲幸。

伯爵夫人之所請者。可謂奇特矣。然德倫孟則唯唯應承。不稍猶豫。伯爵夫人遂伸手與德倫孟相握曰。吾感謝之心。萬難言喻。君之所以待吾者。至此愈厚。而吾之所以感君者。至此亦愈深。雖然。吾之勞擾君者至矣。方寸殊覺不安耳。

德倫孟謙遜而對曰。是區區者。何勞之有。設此外有可効力之處。願夫人明以示吾。吾極樂供驅策耳。

伯爵夫人曰。唯唯。此言吾謹記之。今與君別矣。願君萬福。

德倫孟遂與夫人偕行至外室。方將送夫人登車而車已不在門前。德倫孟欲爲之往招。夫人止之曰。吾之車不過稍退至街之彼端耳。吾將步行至彼而坐之。蓋吾途中尙須購物也。今與君別。再願君萬福。於是夫人卽出門行於街中。瞬息不見矣。德倫孟乃歸至內室。喃喃自語曰。此事可謂愈出而愈奇矣。是不可思議之伯爵夫人。一則不願以眞名聞於世。再則必欲賃居於極荒僻之屋。而一年之租金又預付三則。彼蟲學家之老人束縛於管家僕之手。而此管家僕又與本鎮著名之人切切私語於僻巷中。及至今則伯爵夫人更欲令吾登祕告。白於泰晤士報之苦痛欄中。試將此事從首至尾聯合觀之。豈非奇妙之劇文耶。特不知此後所遇。又將何如耳。

德倫孟喃喃自語時。以身斜倚於寫字檯。無意中俛視地上。則足旁有一名刺在焉。是必彼伯爵夫人付租金時。從袋中漏出者也。且驚且喜。急拾之起。深願此名片之上。載伯爵夫人之住址。則可以探知其情事矣。及拾起一觀。又不禁詫愕失望。蓋并

非名刺。僅寫一法文短句。不幸德倫孟於法蘭西文字。所造極淺。故不能譯之。然觀此筆跡。又似極熟。至何處見之。則不能憶矣。於是藏之名片匣內。納於衣袋中。而尼古蹄末斯推門而入矣。入時喘息。若不能續。觀其匆遽之狀。知必有異聞也。

德倫孟問曰。尼克。汝所偵者何如。吾所言之某君。汝見之否耶。

尼古蹄末斯瞪目喘息而答曰。唯唯。豈惟見之。當吾潛行出辦事所時。彼方往來。徐步於市場之對面也。尼古蹄末斯言至此。不得不稍息。順其呼吸。德倫孟促之曰。尼克。速言速言。吾急欲聞此事之若何也。

尼古蹄末斯乃續言曰。當彼貴婦人出門沿街而行。至勃立格君所設之肆前而止。遂又至街之對面。轉入烏克蘭巷中而竚待焉。

德倫孟聞言。殊惶惑不解。蓋所言之烏克蘭巷。乃一幽僻卑溼之所。殊與伯爵夫人之盛妝華服不相稱也。

尼古蹄末斯續言曰。主人。彼狄克斯德君亦沿街而行。轉入此小巷中。二人相遇。約

立談二三分鐘時。卽相偕而行。抵巷之彼端。有馬車在焉。二人共入車中。疾馳而去。此乃吾最後所見者也。

德倫孟大愕失聲曰。怪哉。汝何言耶。汝言狄克斯德與彼貴婦人同車耶。汝必癡矣。不然。則汝之目光必欺汝矣。

尼古蹄末斯堅執曰。否。否。吾不癡。吾之目亦甚清。吾敢矢言。吾所見者之無誤也。彼二人共車而去。其確而可信。適與吾此時立於此地相同。

德倫孟曰。嘻。若是則甚善。汝可退矣。吾當將此事細思一過也。尼古蹄末斯退。德倫孟則呆若木雞。莫知所措。此事非特愈出愈奇。實亦愈逼而愈緊矣。夫使狄克斯德果與此貴婦人親密若此。至於同車而行。則何以前日之晨。彼猶叩予以此婦之姓名。而探聽其遷居之果否耶。

德倫孟思至此。忽觸及一事。頓足曰。嘻。天乎。吾憶之矣。適者地上拾得之片紙。其字迹固酷類狄克斯德也。若是則此語必有關係可知矣。噫。吾自恨吾何以而不能解。

法文也。今必須求人遂譯而後可。其人將誰屬耶。旋思得一人曰。銀行主巴登君。或者能助吾乎。彼每年必往瑞典國。吾素諳其善操法語也。吾將立往見之。此時雖已過銀行辦事之時間。而吾知其必躑躅於花園中。於是一躍而起。厲聲呼尼古蹄末斯。謂之曰。吾等今日所行之事。已甚多矣。茲亦可以休息矣。特吾有一言囑汝。凡今日命汝所爲之事。汝當謹守祕密。慎勿洩一字於外。設吾聞汝在人前談論者。吾將縊殺汝。鬻割汝。而以汝遺骸。號令於此辦事所之門前。汝惡徒乎。汝其慎之。

尼古蹄末斯聞此恫嚇之語。不禁兢兢而對曰。吾請汝釋懷。斷不洩一字於外也。於是德倫孟遂出辦事所。往銀行而行。以訪巴登。

德倫孟既至銀行。巴登君果在園中。方與其妻及子女等。團坐飲茶。德倫孟至。巴登君全家無不歡迎。而尤以其子女爲最甚。蓋德倫孟無事時。常率之共游於河濱。故其子女之愛之。不啻若愛己之父母也。

巴登君與德倫孟握手。曰。汝來正好。可以共坐飲茶也。偉烈巴登汝往取一杯來。然

憤勿如前次之與杯俱仆於階石上也。湯姆巴登之子汝所坐之椅。讓德倫孟君坐之。汝於前十分鐘時。每每橫肱而坐。汝此時坐於地上。則更有餘地。以橫汝之肱矣。約翰稱德倫孟汝不爲吾家之父耳。設使汝爲吾家之父。當知吾爲兒輩操心之煩苦矣。

德倫孟開言曰。某今日有一細事相煩。殊足自愧。然此事實觸發吾之好奇心也。就形迹觀之。似近於窺探他人之隱事。而其實則與吾營業上大有關繫。且使吾心中煩擾不安之甚。故不得不有勞於君。而於理亦無甚乖謬也。蓋吾於法文。幾不識一丁。爲門外漢。特來求君。爲吾遂譯一文句耳。君素習法國語。然耶。巴登君曰。否否。某亦不識一丁者也。然吾妻則能之。試託彼爲之。如何。

於是德倫孟向巴登夫人致詞曰。蒙夫人不棄。當必有以助吾矣。言時。從名片匣中。出所拾之紙。以授夫人。夫人受而讀之。兩頰頓時紅暈。默然不發一語。德倫孟觀此情形。大以爲異。深恐此紙之所書者。或有狎褻無禮之語。自恨不當貿貿然授於夫人。致蹈不敬之愆也。

既而巴登夫人曰。君不解法語。誠可憐哉。蓋設使君能解之。則君當自譯。而可以免入吾目矣。

德倫孟聞言。惶駭而呼曰。天乎。吾深願吾未嘗以此冒犯夫人也。蓋吾初念。斷不料此語將褻瀆夫人耳。願夫人恕吾恕吾。

巴登夫人曰。否。非若是也。吾非謂君之冒犯吾。正恐吾譯之而冒犯君耳。夫君既欲求吾譯。則吾必須直譯之而不稍諱。然耶。

德倫孟曰。噫。設使此言而僅僅有觸於吾者。則吾必當忍受之。請夫人不必顧慮。此語究何意耶。

於是巴登夫人命其兒女往他處游玩。庶使無狀之言未由入耳。夫人乃言曰。此等文句。實屬無禮已甚。今試爲君譯之。其言曰。諸事已成。就矣。吾今日下午。必須見汝。慎勿爽約。汝於彼蠢如豕鹿之屋。產經理人前。除當言之事外。切勿多言。此伯爵夫人所遺片紙上所書也。

按此數語中不過蠢如豕鹿一言。爲稍不雅馴耳。然而巴登夫人始則見之而面赤。繼則囁嚅而不能出諸口。終則屏退其子女。而後始譯之。是亦足徵西國教育之程度。與夫婦人女子心志之高尙矣。其與吾國人以淫穢簡褻之言。爲談話之語助詞者。相去尙可以道里計耶。

德倫孟聞言。絕不含怒。反笑言曰。噫。是亦未可謂至不堪也。蓋世間之自詡聰明而睥睨他人者。往往然耳。雖然。以箇人之道德論。是亦不足爲訓矣。德倫孟言已。仍將此紙安放於名刺匣。納諸懷中。神色如故。若絕不介意者。繼復與巴登君之子女。戲嬉少時。乃告別而去。

德倫孟去後。巴登夫人問其夫曰。彼名片上所書之字。君能認識其筆跡否耶。巴登君曰。唯唯。予在此近二年中。見此筆跡。不知幾次矣。故予一見。卽能識之。德倫孟以此紙來問之。先彼書此之人。適以巨款來存於吾行中。吾自與彼相識之後。其交來之款。從未有如今日之巨者。故以吾觀之。恐其中必有隱情也。雖然。彼與德

倫孟交涉之事固無與乎吾等之事者故吾等亦不必代爲鯁鯁耳

巴登夫人聞言遂亦不叩其夫以彼人之姓名蓋夫人曾在美備之學堂內受完全之教育故雖極欲知彼人之姓名然其夫既不肯言則知其必有他故矣乃置之不復問

維時德倫孟躑躅道上中心自忖曰彼狄克斯德呼吾爲豕鹿固不足爲吾輕重特吾所不解者乃此事之祕密耳彼狄克斯德究何以與伯爵夫人有密切之關係而伯爵夫人又何以奉狄克斯德之命聽其約束是則欲索解而無從者矣既又念及狄克斯德既與伯爵夫人相知若此則彼與馬德美之管家僕巴瓦斯又奚事而絮絮密語耶德倫孟至此乃忿然曰嘻若曹其以吾爲傀儡耶夫使汝狄克斯德而欲設計以愚弄吾者吾勸汝自慎乃公亦健者必有以報復耳

德倫孟歸家後卽入臥室中服法蘭紗衫褲一襲出至園中以尋其母其母方坐安樂椅乘涼於平昔所愛之樹下及見德倫孟卽呼之曰吾兒汝何故憔悴若此吾從

未見汝疲倦如今日者。汝其有疑難之事耶。

德倫孟聞言。搖首而對曰。兒不過於營業中。有一事稍覺爲難耳。待時至則自能理直矣。噫。德倫孟自信爲時至自能理直者。特恐其時至而適與理直相反耳。

第五章

翌晨。德倫孟如例至辦事所。幸中途不復與狄克斯德相遇。及至辦事所。郵局中寄來函件。已滿佈桌上。德倫孟一一讀之。意殊不屬。最後啟一信。讀甫竟。大呼曰。怪哉。無謂之事。所見亦多。此可謂最甚者矣。此書係用俱樂部中之信箋所寫。其文曰。

德倫孟君足下。本日一旬鐘時。敢請駕臨俱樂部午膳。僕將乘今夜郵船往巴黎。約一星期始返。極欲於未啟程之前。與足下一談也。懶徒狄克斯德叩。

德倫孟曰。嘻。彼致伯爵夫人之片紙。則以吾爲豕鹿。而今日則設筵招吾共膳。其靦顏無恥。甯有復甚者耶。吾本不欲往。然欲一觀此僞君子之計畫。究竟若何。則又不容不往也。雖然。吾當於未赴宴時。先往與馬德美君相見耳。

一刻鐘後。德倫孟又在西達氏屋門外。曳其門鈴。俄而門啟。管家僕巴。瓦斯。頗露驚詫。色不得已。延客入屋。而謂之曰。今晨馬德美君神志頗昏亂。君以此時與之相見。恐有冒犯之處。某不敢不預白於先也。

德倫孟曰。蒙汝見告。足見關愛。然吾此來。并不欲多費其神思。不過數言。卽別耳。及入室後。巴瓦斯大呼客至。此老方手執顯微鏡。考驗一蛾。目不旁視。耳不旁聽。巴瓦斯之語。并未之聞。德倫孟。待良久。頗爲焦躁。不覺頓足。此老仍若不聞者。約五分鐘後。始啟口問客來何意。

德倫孟答曰。某之來。卽爲租屋之事。未知下禮拜二。能遷讓否耳。

老人曰。吾不願出租。已變計矣。

德倫孟曰。嘻。汝明明告吾以決計肯租。吾已將君意轉達於託事人矣。失信之事。君亦願爲之耶。

老人曰。此屋乃吾所自有。租否固悉由吾便耳。

德倫孟聞此言。倉卒無以應。自忖將以理喻之耶。而彼固不知人理者。將以勢迫之耶。而赤手空拳。何能強使從我。方躊躇間。此老又獨自研究甲蟲蝴蝶之屬。此其情形。固德倫孟前此所從未嘗見者。卽後此亦恐不復能見矣。又半句鐘後。德倫孟始復與開談判。遂將伯爵夫人所許闔甲蟲於一室。令其攜去鑰匙之語。一一告之。旋又將一年租金之銀票。雙手捧與老人。而此老貪鄙之性情。亦不下於其怪僻。一見銀票。卽伸手奪之。惟恐或失。德倫孟遂又與之辯論。經理人應得之用錢。老人無奈。許扣若干。又商議遷讓日期。始憤然許之。

德倫孟至是。心始略舒。又謂之曰。然則今者當及於合同矣。尊意欲吾繕之乎。抑將請君之代理人繕之乎。

老人憤憤曰。吾無所謂代理人也。此等職業。吾聞其名。卽深惡之。彼等所謂代理者。何耶。不過乘機攫人之財。賸人以自肥耳。此合同。君可自繕之。務極明晰。繕成之後。卽由局寄來。吾當畫諾。而令巴豆斯爲證人耳。

德倫孟唯唯遵命。始與告辭。巴亘斯仍引道而出。德倫孟喃喃自警曰。約翰德倫孟乎。汝他日年老時。慎毋行同此老人也。既而與巴亘斯交談。無意中間之曰。吾知汝與吾友狄克斯德君。乃相稔者也。

巴亘斯愕然曰。狄克斯德君耶。窺其神情。若從未相識者。既而始恍然。自知其誤。急以言解之曰。噫。狄克斯德君乎。吾自知之。此何待言。彼所以遇吾者。極爲優厚也。

德倫孟又問曰。然則汝識之已久矣。

巴亘斯答曰。不甚久。不過彼來訪吾主人。吾始識之耳。

德倫孟曰。唯唯。今者吾當與子別矣。於是登車而去。德倫孟在車中。以手自搔其頰。而回憶曰。怪哉。怪哉。狄克斯德謂巴亘斯爲其家舊僕。而巴亘斯則謂相識未久。二人之言相背。若此。豈非可異耶。是中必有隱情。特一時無從探知之耳。且巴亘斯初聞狄克斯德之名。若茫然不知爲伊誰者。豈其一時之失檢耶。抑狄克斯德別有名耶。德倫孟自設問題。而苦不能答。遂亦置之。及歸辦事所。又料理數事。始往俱樂部。

蓋德倫孟以爲今日之宴。乃生平所不可多遇者。故決意早往。不欲後時也。及抵俱樂部。狄克斯德尙未至。入吸煙室中。有一人在焉。而此人適爲德倫孟所欲見者。乃曳所坐椅。就此人而問曰。梅烈克君。吾有一問題。君倘能答吾乎。吾所問者。正乃今日饗吾於此之人之歷史。此事近於不情。然自有緣由。請君將狄克斯德君之行事。爲吾言之。蓋君於人人之歷史。皆極稔知者。當或不吝吾告乎。

梅烈克笑曰。然則吾之營業。乃專於刺探他人之事者。故所知者較多。然耶。

德倫孟曰。某非以君爲偵探家也。特所問之人。則望君必有以告我。蓋吾所以發此問者。實有不得已之緣由在。

梅烈克曰。以吾度之。君殆將賣房屋於彼耶。或則類乎賣屋之事耶。設果如此者。則某無他言。惟勸君與其大意。毋甯小心耳。吾與狄克斯德相識迄今。約三年餘矣。就吾所聞知者。彼生平頗有奇異之歷史也。當普法之戰。彼嘗助法軍攻普。故彼乃一有職之武員。然其所以退職之故。則某不之知。據彼所告吾者。則謂彼嘗遊美洲者。

數年。吾因此又知其嘗與聞南美某共和黨之戰事。又聞其善發手槍。擊無不中。故試其技者。已非一次。凡吾所知者。已盡於此矣。未知有補於君之所欲聞者否。

德倫孟曰。吾料其尙未娶有妻室。然耶。吾之問此。實有深意耳。

梅烈克曰。吾未聞其有妻也。且本鎮中何嘗見其家有婦人耶。且此人之性最惡女色。

德倫孟曰。謝君見告。感甚。

未幾。室門啟。而所談之人至矣。向德倫孟遜辭致謝曰。客來已久而某遲至。願君勿以爲罪。蓋人當出門前數小時。恆有意外之事。必須料理者。此時卽請君就餐。不識何如。

德倫孟謝而諾之。偕入餐室。室中僅一桌。蓋專爲二人設也。就座後。狄克斯德曰。吾初意恐君不能枉顧。蓋君等營業中人。非若吾等懶徒之間散耳。今竟屈駕。足見光寵不勝。歡慰某意。欲邀君同赴繁華都會一遊。長途有伴。足慰寂寥。雖然。勤勞如君。

恐不能俯從所請。故此。事要在問題之外耳。

德倫孟聞言。自思吾蠢如豕鹿之人。豈堪與君爲伴者。然言語之間。絕不稍露形迹。惟順其意而答之。且啜且語。談笑甚歡。

狄克斯德曰。以吾觀之。此間勝地。實無有逾於巴黎者。然人之所見。各有不同。有維也納者。有好聖彼得堡者。吾終以巴黎爲最勝。其街市之華美。園林之精雅。均爲他處所不及。而婦女之姿色。尤冠絕全球。其豔麗。恐比數日前訪君之人。尤勝也。某非不解事人。今日復言及此人者。因其二次訪君。吾皆見之。記憶甚確。故今日又語及之也。

德倫孟聞言。默忖曰。今者。吾二人當各以假語相刺探矣。遂答曰。然。此貴婦人。昨日又來訪予也。

狄克斯德撫杯而答曰。君之眼福。真令人妬煞哉。今者。彼託君之事。殆已告竣矣。君肯容吾一聞其姓名否耶。

德倫孟搖首曰。此斷不能相告者也。君雖設宴饗吾。此事則萬不能從命。設他日君與相遇。固不妨自叩之也。

狄克斯德含笑曰。君真忍心哉。然則肯容吾一聞其住址否。吾知君又將以不能從命覆吾矣。

德倫孟曰。君言良是。

狄克斯德曰。然則吾亦不復問矣。

於是二人縱談他事。既而宴畢。德倫孟返至辦事所。即草成一告白。寄往泰晤士報館。並草一合同。令尼古蹄末斯抄寫之。部署既畢。自念可暫時息肩矣。當不復以此事介意。待彼遷入時。再商略行止可也。德倫孟所思雖若此。而豈知彼美之神情態度。已盤踞腦海中而不能去。縱竭力排遣。有所弗能也。於是忿忿自責曰。約翰德倫孟。汝母爲愚人。彼美雖豔絕。然不過一託事人。於汝並無干涉。何至傾倒若此。汝亦知此婦究爲何等。人耶。詎可不察其底蘊。而反爲所玩弄。至念念不忘耶。

是時德倫孟方泛其小艇於河上。與巴登君之子。共相嬉戲。持篙在手。一念及此。爽然愧恨。不覺用力一刺。深入河底。小艇幾遭傾覆。巴登之子。亦突然駭跳焉。

匆匆數日。禮拜二之期已至。德倫孟是日。將合同呈於伯爵夫人。請其畫押。彼其體貼婦女之心。無微不至。以爲清晨卽往。則甫經移居屋中。一切布置。必未周妥。不若待午後往見。則夫人可以稍暇而已。亦不蒙急遽之嫌。四句鐘時。始駕車而往。既至。曳門鈴。約數分鐘。一身材修長。容貌威嚴之女僕。出應門。目視來賓。有詫愕意。蓋其意似訝主人甫至。賓客卽來相訪。未免過於急速也。德倫孟遂用伯爵夫人在英國所自稱之名。問曰。富喇氏夫人在家否。

婦人答曰。否。夫人尙未至也。然貴女康堯氏則已來矣。君欲見之乎。

德倫孟默忖。貴女康堯氏必伯爵夫人所言之同伴也。頗欲以一見爲快。遂應曰。唯。

婦人曰。然則請從吾來。於是婦人引入屋中。經迴廊而行。

德倫孟於開列什物器用單之事。乃委他人檢閱之者。故於西達氏屋中。前此并未嘗徧視。此時由傭婦導行之處。迥非前次所經。第見牆垣污穢。形式古舊。牆上糊紙。墮落滿地。隨風飄舞。及至走廊之半。婦人卽止之。而啟一門。謂客曰。請君入室稍待。某將往報康堯氏貴女。並請君以名姓示吾爲幸。

德倫孟曰。吾乃德倫孟也。富喇氏夫人之賃居於此。卽由吾介紹耳。

婦人聞言。卽離之而去。於是德倫孟得審視此室中之形景。此室固顯然一會客室。然廢棄而不用者。似已多年。室中器具。猶是維多利亞早年時代款式。且污穢已達極點。火爐之兩旁。各有屏風。其顏色已消退盡矣。總之此室景象。與室外各處。不相上下耳。由窗外窺。爲一小園。然荒草滿生。不堪插足。園之周圍。則高垣而已。

德倫孟蹙額自語曰。吾不知伯爵夫人何爲而擇此既舊且廢之屋耶。俄而室門劃然啟。一修長之少婦。徐步而入。年約可二十二三。衣服極樸素。而丰姿絕麗。綠睛黃髮。翩翩若仙。然其神情頗忠厚敦樸。絕無絲毫機變之色。旣入室中。遂發其清亮質

直之音。而謂客曰。德倫孟君。願君萬福。請就坐。富喇氏夫人嘗命吾。謂今日下午當敬俟君臨。

德倫孟默忖伯爵夫人有如此之女同伴。殆無復更勝者矣。且聞其言語。以伯爵夫人爲富喇氏夫人。絕不稍涉吞吐。可知此女尙未確知富喇氏之爲伯爵夫人龍旦也。

德倫孟答曰。某聞諸僕婦。始知富喇氏夫人尙未至也。

少婦曰。然今日之晨。彼遇吾於滑鐵盧。告吾以有要事羈絆。必待明日晡時。始可抵此。

德倫孟聞伯爵夫人遇之於滑鐵盧之言。心中又不禁詫異。然姑置勿問。急述及正事曰。然則合同畫押。必待明日矣。某於明日亦在此時趨訪。汝以爲如何。少婦曰。明日此時。夫人殆必至矣。

德倫孟遂起立告辭曰。然則某準於明日此時來可也。特吾恐貴女獨居於此荒僻

之古屋中。未免寂寞耳。

少婦微笑而答曰。噫。此無妨。吾平素習靜已慣。卽吾在達脫摩爾英國之地名故居時。其荒僻亦與此室同。

德倫孟曰。噫。吾忘之矣。汝與富喇氏夫人。乃大遊歷家。吾知貴女周遊世界時。所見聞者必甚廣博。

少婦聞言。意頗駭詫。搖首答曰。吾生平未嘗出英國一步。吾與富喇氏夫人相識。猶在今晨耳。蓋夫人登廣告於泰晤士報中。吾始往應其召。而於來此之先。始相見於滑鐵盧耳。

德倫孟答曰。然則吾誤矣。富喇氏夫人所述者。必別一人也。德倫孟自解。雖如此。而其心中則自思曰。是又一不可解之事也。吾不知此後奇聞。復有幾何耳。

德倫孟約以次日再來。而後與康堯氏貴女作別。乘車而歸。默忖曰。若康堯氏貴女者。始不愧爲美而賢之女子耳。不幸與彼伯爵夫人雜居一處。將來保無不幸之事。

殃及其身。則誠可惜矣。蓋山今觀之。彼伯爵夫人。所以欺吾者。已不止一端也。

次日下午。又遵約定之時間而往。乃富喇氏夫人尙未至。惟康堯氏貴女曾接其來函耳。

德倫孟二次造訪。又不能值。稍覺憤懣。謂傭婦曰。然則吾不如再與康堯氏貴女一見。於是仍入客室。康堯氏出見曰。德倫孟君。吾誠不能覓一言以道歉。顧富喇氏夫人雖未至。而吾已接得其來函。此函現在。吾意當使君一讀之。言已。卽從衣袋中出函授德倫孟。德倫孟接函。忽覺異香觸鼻。而感情又起。不啻彼姝之躬立其前也。其函曰。

康堯氏貴女鑒。吾意此後當呼汝爲梅臺林矣。蓋吾二人從今以後。當朝夕相共。歡愛若姊妹。設呼汝爲康堯氏貴女。未免過於拘謹。反形疏遠耳。吾願汝已安抵新屋。並願汝珍攝體軀。勿操勞太過。更願汝於起居雜用之物。已足於用。弗嫌缺乏。爲幸。特目前獨居無偶。未免寂寥。望汝致書於莫胡狄書肆。取書一箱。以資消

遺。蓋吾早已將汝名通知該肆。儘可往取。吾至少再閱一星期。始可抵新屋。歉仄之心。不能言喻。所以然者。吾所看護之病友。卽日前告汝者。據醫生言。病勢正在危迫。萬不能舍之而去也。深願汝耐心靜待。以俟吾歸。則幸甚感甚。

汝之至愛者馬林富喇氏頓首

德倫孟閱畢。設使康堯氏貴女不在其前者。便將失聲狂笑矣。蓋伯爵夫人所謂看護病友者。實足見其仁愛。特不知此病友有無其人耳。且彼明知康堯氏貴女獨居寂寞。而令購書以自消遣。是不啻以小兒視之。願函中於德倫孟及其所經理之事。竟毫不提及。則又何耶。

德倫孟遂曰。夫人尙未能卽至。貴女不得不獨居於此。某深爲貴女不安。至於某事。惟有待夫人蒞止後。再來聽命耳。倘夫人一抵此間。某意欲請貴女賜一短函。以相通知。吾今者留一名刺於此。名刺上載願貴女納之。康堯氏唯唯。德倫孟遂告別歸去。

既抵辦事所後。則見有伯爵夫人來函。置桌上。急披閱之。大意以未能卽至。致勞久待。極意道歉。旋述其看護病友。尙需時日。或遲一星期。或至十日後。始得返西達氏屋。屆時將合同畫押可也。其具名亦用馬林富喇氏。德倫孟閱畢。將此信謹藏抽屜內。自語曰。吾當謹藏此書。以爲生平所理經之事。中最奇之一事之記念也。

第六章

自德倫孟接書以後。閱二星期。某日早起。赴辦事所中。桌上有函在焉。觀信面字跡。知爲婦女所書。急啟讀之。則係康堯氏所發者。告以富喇氏夫人業於昨日蒞止。並請將合同攜往。以便畫諾。又言夫人欲邀德倫孟君。於次日上午八句半鐘共膳也。德倫孟自語曰。彼欲邀吾赴飲。是何意耶。吾料其又有事相託矣。吾於此人行止。殊不能深信。然彼既相邀。不妨一往。亦生平有趣味之閱歷也。於是修一回函。言次日當敬謹赴召。並合同亦於次日帶上云。

翌晨既入西達氏屋。登其堂。則景象已大改矣。堂中壁上懸花毛之氈。兩邊大理石柱礎。各置一武士之雕像。介乎二柱礎之間。置有鏤刻精美。僧院中所用之長椅。其地板上鋪以華美之土耳其地毯。當堂之底。與走廊相間。而導入會客室之處。懸有大而且厚之幙幃二。及入客室中。則前日之所鄙棄勿屑。以爲極污穢陳舊不堪。插足之所者。今已滌蕩一新。雖英國最善修飾之閨女室中。恐亦無此富麗也。牆壁之上。幔以素色絲綢。懸支那古磁器。就德倫孟生平閱歷所及。知其價值。必非常昂貴也。窗簾亦以素色綢爲之。與壁幔相埒。地上所鋪氈毯。其值亦必甚昂者。其器具與火爐外之裝飾。華美相等。價值亦相若。爐外之屏風。易以名人之繪畫。且有銅盆數事。盛極大之佛手。室之一隅。窗邊置一大洋琴。琴匣已啟。散佈樂器甚多。並有轉輪書架二事。積書爲滿。可知此中人必嗜讀者也。一小桌上置銀製雪茄煙匣。其蓋未闔。窺見匣中之煙。已半盡矣。是又可知二貴婦中。苟非並好此物。則必有一人好之者也。

德倫孟四顧而自忖曰。是真奇妙哉。設吾初未嘗涉足此間。斷不信妍媸變易。至如此其甚也。夫此布置之者誰乎。必康堯氏貴女無疑矣。蓋伯爵夫人昨晚始抵此耳。卽室外園內。荒蕪雖未盡掃。然亦已漸加整理矣。不知馬德美君見之。將以爲何如耶。

德倫孟正在稱羨之際。忽聞門外有婦女衣服綵繚之聲。遂返至門邊。則富喇氏夫人啟門而入矣。爲德倫孟者。惟有目炫神迷。詠一回相見一回強之句而已。其所衣者。爲淡紅色之早服。其外飾以繡帶及金線之屬。其神情態度。謂之行於室中。毋甯謂之飄於室中。頭上之髻。其奇妙實德倫孟所未見。惟覺其可愛已極。入室後。卽與客握手。委婉致詞曰。君其恕吾乎。吾方抱歉甚耳。

德倫孟含笑答曰。夫人何如此搗搨乎。彼馬德美君處。或當向之作此語耳。彼其所留意者。惟在甲蟲與蝴蝶之屬。而他事概所弗問。故吾等亦可置諸問題之外耳。夫人之友。想已全愈矣。

夫人戚然曰。否。否。傷哉。彼何能然。吾恐其時日已有限矣。吾本不當舍之而去。實以數日來昏倦已甚。深苦精力有限。不復能再與共處。故棄之來此。傷哉。吾深愛彼女。一旦若此。吾之痛心爲何如耶。

伯爵夫人言時。極悲感之神情。德倫孟不得不信。以爲眞然。未幾而悲傷已過。遂又與客談笑。極愉快之情。若并未嘗有傷感之事者。而德倫孟之疑心。又不得不復起。既而夫人環視室中。問德倫孟曰。君之意。以此屋爲何如耶。觀其修飾較之從前。不已判然耶。吾一見亦幾不復識之也。夫人言至此。又自解曰。吾之得見此屋。昨日固猶初次耳。然昔日聞之於君。以爲此屋之形式。若何其陳舊。若何其簡陋。故吾昨日見之。殊出於意外耳。夫人言此數語時。其措詞極敏捷。若將自掩其以前數語之隙漏者。然特德倫孟則早已窺見之心。疑夫人豈前此曾入此屋者耶。然回憶其初次來訪時。明明告吾以未嘗入此屋也。彼縱曾來此屋。是亦尋常事。又何必欺飾耶。雖然。夫人之相欺者。已非一次。此事姑置勿問可耳。遂答之曰。某一見此屋變易之情。

形不覺大爲驚異。是不啻易陋巷而爲皇居也。夫人之善於布置。可謂至矣。某敢不敬賀。

夫人答曰。嘻。君母稱美吾。此與吾絕不相干。凡屋中一切。其布置之者。盡在康堯氏貴女耳。吾知君與貴女。固嘗相見矣。

德倫孟曰。然。某與貴女相見。已二次矣。彼於數日之間。而能布置周備若此。其勤勞已可想見。若使某爲之。恐費三閱月之久。尙不能完備若是。

夫人曰。惟吾亦然耳。彼貴女非特爲美女子。亦且爲不辭勞倦之工作家也。吾與之初會。不過在遷屋之日耳。然吾一見。卽深愛之矣。至於吾前次所稱之同伴。與吾相偕遊歷者。卽吾數日來所看護之病友也。

德倫孟聞此言。其果爲真情歟。抑故作此言。以自掩飾歟。正猶豫間。而康堯氏貴女入室。與德倫孟握手甫畢。而飲宴之鐘聲鳴矣。

西達氏屋之餐室。本在屋之前面。極其高曠。今則另於室之後面。隔出一小間。以爲

用饋之所。伯爵夫人曰。吾二人皆婦女。而每日入彼寬大如穀倉之室內飲噉。非第無當。亦且可怖。是以吾不得不深感梅臺林即康堯氏之布置也。

德倫孟入室後。見其室小巧而精美。蓋馬德美君居家時。設不在書室中考究蟲學。則必退居此室。以爲偃息之所。故尙不至如他室之曠廢。自康堯氏修飾後。自更覺精美矣。牆壁之上。皆飾以名手之圖畫。安放火爐處。以雲石爲雕刻。極爲美觀。桌上裝綴之具。尤極精妙。然一望而知爲出於婦人之手。是必康堯氏爲之無疑也。桌形小如橄欖式。伯爵夫人坐此端。康堯氏坐彼端。而德倫孟適介乎二人之間。面對玻璃窗。餚饌既進。尤無一不鮮美。且往往爲德倫孟所未經入口者。是可知富喇氏家庖人之手段。而以意度之。此庖人又必自對岸指法來者也。

宴飲之際。主賓談笑。極盡歡洽。康堯氏略述其本鄉達脫摩爾之事。而富喇氏夫人所談者。皆其遊歷時事。無意中露一奧地利亞公爵之姓名。謂與己有關係云云。及後。則又述及一婦人之事。此婦人在俄羅斯身受叛逆之嫌疑。將蹈不測之禍。言時。

以日視德倫孟之面而德倫孟之目光適與伯爵夫人相觸接於是伯爵夫人又向德倫孟頷首而續言曰此婦人之結果究竟若何固不可知吾所不解者此婦實未嘗有大惡不道之行爲耳蓋其宗旨以爲人人當有自由之權利而貧賤之人當與富貴者受同等之教育不容有絲毫偏倚於其間既欲使貧賤之人同獲此利益則必先授貧賤之人以獲此利益之方法是卽彼婦之所晝夜經營不敢自懈者也而豈知行事偶一不當全世界中最猛最密之法網已緊縛其身彼既無逃逸之機會被獲後亦不復加以審訊惟忍屈含悲被流至西比利亞荒漠寒凍之區以送其殘年而已雖然設使彼而幸能逃逸且其所逃逸之處又爲法度持平之國則彼或得以安居無恙耳

康堯氏喃喃曰吾深望其能如此耳

德倫孟聞而疑曰此豈伯爵夫人龍旦之自道乎如其然則夫人固婦女中之矯矯者亦無怪其行蹤詭祕若此矣卽彼與狄克斯德曾經相識亦不足怪蓋聞之謠傳

彼狄克斯德與外國祕密黨頗有交涉也。特是巴巨斯又何爲者耶。豈亦彼黨中人耶。殆又未必然矣。

富喇氏夫人又續言曰。德倫孟君。倘如君者。旣知此婦人之歷史。而又與此婦人相遇。則將何以待之耶。

德倫孟直言以對曰。設使吾果與之相識。而確知其歷史之果眞。則吾終當盡己之所長。以爲之謀耳。雖然。倫敦城中。爲各種祕密黨之淵藪。革命家直不知凡幾。安從而識之耶。

夫人曰。噫。君母以此婦所爲。與無政府黨等一例也。蓋此婦之宗旨。乃欲在無道之國中。俄無道國指俄羅斯別創一新氣象。定一新秩序。一切流血恐怖之事。皆不足以助其成功。爲彼黨所弗取。而惟以溫和平順之手段行之。此其理。凡與俄羅斯釋放之農奴相識者。舉莫不知之。

夫人言之極爲激切。其聲音中頗含悲悼。德倫孟回視康堯氏。貴女則已珠淚盈盈。

矣。卽德倫孟所啖肴饌亦格格於喉而不能下。夫人急白曰：噫！吾過矣。今日理當盡歡。吾乃憶及此悲慘之歷史。喋喋不已。吾過矣。願吾二人共忘之。勿復言。且安知彼婦人不已。幸而得逸安居無事。如吾輩此時。耶德倫孟君請汝再飲香檳酒少許。梅臺林汝亦當再飲少許。巴克兒名僕汝爲貴女及德倫孟君之酒杯中斟滿之。吾憶昔日在羅馬時……

於是伯爵夫人又述一奇聞。謂昔日有一狡猾之美洲人。嘗與羅馬教皇之書記員相競賭。卒以計勝之。蓋此美洲人欲求見教皇。而書記員則料其萬不能得見。始而求見數次。果不蒙教皇准許。然相約競賭之後。終被美洲人所勝云。夫人言時。笑不可仰。前此悲感之神情。已如浮雲之遇疾風。絲毫無有矣。旣而宴畢起身。導德倫孟入客室中。而於銀匣內。取雪茄煙奉客曰：君吸煙耶。願取而嘗之。此煙乃吾得之於土耳其京城康斯旦丁者。蓋此土耳其人嘗以事求助於吾友。而吾友助成之。彼遂以煙贈與吾友。並贈及於吾土國之蘇丹蘇丹土王號所吸者。彼以爲亦卽此等煙也。特

是其果真與否。則無從而知之耳。

德倫孟取其一。而請命於夫人。許其在會客室中吸之否。是非第足以見德倫孟曾受學堂之教育。能遵行不忘。且亦見其不忘母教也。蓋德倫孟之母。平素最惡人於客室中吸煙耳。

伯爵夫人以雪茄煙夾於二指之間。移近唇邊而燃之。徐徐答曰。君儘可於此室中吸之。並請君隨意於屋中之不論何處吸之。吾皆所弗忌也。惜康堯氏貴女素不吸煙。吾不能強之使與吾輩共享。雖然。遲早之間。吾終能導之使與吾輩有同嗜耳。

德倫孟舉目觀康堯氏。方立於對面之窗側。觀其年齒。與伯爵夫人不相上下。然性情行事。則迥不相同。蓋一則涉世久。更事多。言談舉止。聰明精銳。一則足不出鄉里。習處於安閒清淨之所。生平所晉接者。又皆鄉里間質樸敦厚之人。故心地純潔。且富於自恃之力。雖有聰明。亦渾而不露。試放論之。則一近於有爲。而一近於有守。是不過就表面而概論之耳。然二人之絕不相侔。則竟有如此者。

稍選。三人相處。言詞將竭。富喇氏夫人謂康堯氏曰。愛者梅臺林乎。汝肯一弄音樂以娛吾等耶。吾今日不知何故。覺欲聞音樂之心。倍渴於平素也。

康堯氏唯唯。疾趨至置洋琴處。坐而弄之。所彈之曲。名曰鞠賓。德倫孟聽之。惟覺歌詞中纏綿悲感之情。藉纖手曲曲傳出。真不愧音樂中之聖手。而此女主人富喇氏又名伯爵夫人龍旦者。則至爲可詫。第見其以背徐靠於椅上。雙目緊闔。兩手握拳。手中所持之雪茄墮於地而不覺。德倫孟俯而拾之。置諸煙灰盤中。此盤即置於伯爵夫人身旁桌上者也。德倫孟見其感觸如此。微微示意於康堯氏。貴女使一視夫人之情形。康堯氏乃止而不弄。夫人突然閉目作驚愕狀。若不自知其此身之何以在此者。旋又肢體顫動。面白如紙。強笑而謂德倫孟曰。音樂之移人有如是哉。而吾於鞠賓及皮蘇文二曲爲尤甚。每一入耳。便覺神與俱往。更不知此身之何在也。愛者梅臺林乎。汝可謂此道中之妙手矣。然吾意今日可不須復弄矣。否則吾之神魂恐將隨琴聲而俱杳也。

康堯氏又含笑聽命。起身告罪。出室而去。當其行時。室中之椅上。坐墊有欹斜者。康堯氏爲之置正而後去。是可以見其爲人之心細而周到矣。伯爵夫人有此女伴。誠令人羨且妬也。

未幾鐘鳴三下。德倫孟欲起身告辭。微問夫人。不識可以畫押於合同否。夫人亟允之。德倫孟始出其懷中之紙。奉於夫人。夫人取筆墨於二合同上。各籤一字。德倫孟乃受之而別。

是日下午。天氣甚和美。德倫孟乃安步常車而歸。且行且思。究莫測夫人之究爲何人。亦不知其今日殷勤款待之究爲何意。惟念宴飲之際。所述某婦人之歷史。豈夫人之自道耶。果爾則彼潛避於英國。欲得荒僻之屋而居之。並深自諱匿其形迹。亦固其所。如曰不然。則其述彼婦之歷史。不亦甚無因乎。

第七章

昔美洲有希林邦德者。其爲人也。自襁褓以迄終身。除其妻子以外。無一人不深惡

而痛疾之。今使於希林邦德之外。欲更求一人。亦如希林邦德之見惡於人。則惟雪拉史名韋勃爾姓矣。雪拉史之豪富。爲美洲人之冠。其慳吝亦爲美洲人之冠。此固衆口一辭。無庸深諱者也。雪拉史幼年時。卽以殘忍著稱。從不解家庭之愛情。爲何物。六歲時。其兄弟姊妹。咸爲所窘。然貿易之性質。則與生俱來。童穉時。已能雕琢雲石。黏製樹膠。以售諸人。而取其資。在學堂時。誦習頗勤。所授之課。苟不能熟記於心。斷弗輟也。及輟學後。卽往美洲西部之某小鎮。執印書之業。願以獲利甚微。去而至達柯太。名美地爲某棧房之副執事。由此而升入某大銀行。其天性旣長於持籌握算。而任事又備極勤敏。晝夜從事。不辭勞瘁。其同儕咸深忌之。尤可異者。并銀行主人亦深畏彼。蓋從事未久。而銀行主祕密不可告人之事。已爲所值得也。是以初入之二年。不過一管銀人。及第三年。則居然總理矣。年方三十。某晚。趨至銀行主人之宅。而求見焉。行主晚膳甫畢。在書室內。方吸食雪茄。忽見雪拉史入。氣色頗兇悍。急問曰。韋勃爾。汝來奚事耶。豈銀行內有不妙之事歟。蓋汝平日素未嘗於晚間來訪。予

也。汝其坐而爲吾道之。

雪拉史遂就坐。並受主人所與之雪茄而答曰。行中事甚繁劇。然吾意必欲於今晚撥冗與君共話。蓋吾籌之已熟。屢欲進一言於君而未發。今則不能復默矣。

銀行主見雪拉史神情傲慢。言詞簡褻。心頗不喜。然自知祕密之事。爲彼所盡悉。不敢不隱忍之。蓋此銀行主身爲禮拜堂執事。合城之教會團體中。推爲領袖。萬一其秘事洩露於外。則其難堪有甚於死也。乃作和易之容而答曰。予亦深喜與汝共話。特汝所欲話者。果爲何事。

雪拉史作不屑之狀而言曰。唉。吾所欲言者。終不外乎與銀行有關係之事耳。言者爲吾聽者爲汝。此時舍所燃之燈火外。更無他人竊聽者。故吾不妨直告汝。吾爲行中之總理。今已厭倦甚矣。言已。目視銀行主而待其答言。夫夥友之見店東。往往如鼠之於貓。惕惕不敢稍恣。然雪拉史之於高斯福。銀行主之姓則反是。

高斯福聞其倦於爲總理之言。不禁心中竊喜。如將溺之人。得握水面之弱草。於九

死之中。獲一生望者然。遂曰。雪拉史。然則汝之意。豈欲舍吾銀行而他去耶。汝與吾共事迄今。吾方深賴臂助。雅不願驟失汝也。高斯福言此時。故作悵悵之狀。雪拉史以指彈其雪茄之灰。徐徐答曰。唉。吾思之已久。吾實不能復事汝矣。

高斯福聞言。暗暗稱幸。蓋此人一去。庶可高枕也。然詞色之間。仍爲悵悵之狀。而言曰。雪拉史。吾聞汝言。不勝惆悵。汝歷年來事吾甚善。一旦失汝。能無悵悵乎。

雪拉史二目閃閃。注視銀行主之面。默然相對者久之。蓋二人均不欲先發。故其勢反至於相持也。

既而高斯福果不能忍。先發言曰。然則汝欲以何時去耶。雪拉史伸其二足。默然不答者少時。既而曰。吾何嘗欲去哉。吾不過欲成所希望者耳。

高斯福突聞此言。又不覺暗自驚訝。惴惴而問曰。然則汝何爲而言不復事吾耶。汝此言何意耶。

雪拉史曰。誠哉此言。吾實不能復事汝矣。吾此言甚明。汝豈猶不解耶。高斯福曰。吾誠不解也。蓋汝既云不能復事吾。則汝必離吾而他去矣。

雪拉史曰。唉。人生斯世間。豈願終其身以事人者耶。夫事人者謂之僕。吾之意欲及吾未填溝壑以前。稍有建樹。勝於爲人僕耳。高斯福君。自吾身入銀行以來。行中之生業。較之疇昔。不已多至二倍矣乎。

銀行主見其有自誇之意。莊容答曰。雪拉史。吾自得汝之助。銀行事業。頗覺增勝於前。汝之功誠不可沒。吾向者不云乎。吾固深賴汝之臂助也。

雪拉史曰。唉。汝既知感吾。則甚善耳。自今以前。凡吾所爲汝効力者。自今以後。則汝當有以報吾耳。吾今茲之來。乃欲得吾應得之報酬而已。

高斯福知其言愈逼愈緊。其要求之事。將吐露矣。遂答曰。汝之報酬耶。汝何言。予誠不解汝之意。

雪拉史曰。唉。汝不解耶。然則吾將以極明白顯著之言。爲汝解之。吾意無他。一言以

蔽之曰。爲股東耳。

高斯福神色頓變而問曰。汝之意。欲爲銀行之股東。然耶。

雪拉史從容答曰。殆其是矣。以吾爲銀行之股東。而徐觀合股後之功效耳。

高斯福曰。嘻。汝殆狂耶。吾生平從未聞有以此爲請者。汝其狂也無疑。

雪拉史又曰。唉。

高斯福聞此唉字。不勝其憎惡。蓋雪拉史每一發言。必以此字爲之冠也。

旋又續言曰。汝生平從未嘗聞此等請求耶。然今晚則聞之矣。吾恐汝聞之猶不足。故又重言之。至若以吾爲狂。則尤奇謬。夫使爲人如吾。而猶蒙狂者之名。吾恐紐約城中。更無不狂者耳。雖然。此皆空論。無事徒費唇舌。吾欲求爲股東。汝之意見。究以爲若何。

高斯福仍耐氣而言曰。雪拉史。吾恐汝已自忘身分矣。汝於吾之前。縱恣若此。此則吾所斷不能任者也。

雪拉史聞此責言。曾不稍動。惟乾笑曰。使汝肯許吾之求。則吾當遵汝之命。易允論爲卑詞耳。雖然。汝果不肯從吾者。則吾與汝兩俱無益。吾近蓄銀肆千圓。必欲存行爲股東。設汝能聽吾。吾將於一年之內。使銀行事業。較此時盛至一倍。此言非妄。汝其思之。

高斯福曰。設不聽汝。則汝將何以處吾耶。

雪拉史曰。吾願汝毋再作此想。而貽累及汝身。以及汝之家屬也。吾爲汝思之。甚可懼耳。

高斯福勉強答曰。汝無憑據。焉能毀吾名譽耶。

雪拉史曰。無憑耶。果其無之。則甚善。請汝一覽此物。雪拉史言時。從衣袋中出一皮匣。於匣內取二函。持於手。

此被窘之銀行主自忖曰。噫。設使吾乘其不備。攫取而撕裂之。則可以復吾之自由。而不再爲所挾持矣。於是佯爲無事之狀。而漸近雪拉史身。伸手向之索取曰。汝

試俾吾觀之。恐此等函件。與吾毫不相涉也。

雪拉史擲其函於桌上。使觀之。銀行主大喜。急伸兩手緊握之。旋就燈光之下。略一注視。則此非真函。而爲依樣抄錄者也。噫。高斯福又被愚矣。雪拉史乃大笑曰。汝之意。豈謂吾將授汝以真者耶。實告汝。汝親筆所書之二函。吾方什襲藏之。何至授之汝乎。銀行主。教會之司事。吾等盍起而貿易耶。請汝細加裁度。而後覆吾。吾亦無事乎汲汲也。

高斯福此時之困窘。實生平所未有。嗒然問曰。何哉。汝所謂貿易者。

雪拉史從容不迫。逞其利口而答曰。吾所謂貿易者。蓋仍是欲爲股東之說耳。貿易苟成。彼此畫諾之後。吾將汝親筆所書二函。原璧奉還。如此。則吾二人仍各消嫌隙。相安無事。非第汝銀行生業。可以進步。卽紐約全境之中。亦仍人人敬信汝。奉汝高斯福君爲教會中之執事。推戴汝高斯福君爲教會中最神聖之人。大衆之禮遇汝。絕不稍減於目前。如此。汝以爲何如耶。出入之際。問不容髮。君其自擇之。

高斯福呼曰。然則容吾思之。明日當報命。頃刻之間。吾實未能自決。

雪拉史曰。是不能欲決。則必須於今夜決之。不決。則永爲罷論可耳。蓋一至明日。吾即將專心於營業矣。更無暇及此也。

高斯福坐於椅內。其體軀左搖右曳。注視敵人。之面。默默不發一言。自忖曰。此銀行者。自吾創之。幾費經營。始克臻今日之地位。平日嘗以此自詡。今則終身榮辱。已盡懸此惡徒之手。設使將所挾之二函。宣播於大眾。則名譽將以是而毀壞。生業將以是而消亡。社會與商界中。兩不能容身矣。蓋高斯福既爲教會中人之領袖。固當以清淨自持。而此二函。則與清淨大相刺謬者也。於是悲憤不能自抑。放聲長嘆。然雪拉史則明知今宵之必可奏凱。將從此置身富厚之途矣。良久。又敦促曰。唉。高斯福君。究將何道之從。主見已決否耶。

銀行主浩嘆而答曰。吾從汝意耳。吾已在汝掌握中。盡失吾自由之權利矣。雖欲不從。奚可得耶。

翌日股東之契據籤字已定。而高斯福之銀行遂易名爲高斯福與韋勃爾。

高斯福與韋勃爾

爾乃新定之銀行名矣。

雪拉史乃愈益出其真相。待高斯福及衆書記等。務極嚴厲。驅策幾不

容稍暇。而以身爲之法。顧駕馭雖嚴。而給值頗厚。酬勞亦豐。故銀行中人。尙樂爲之用。且雪拉史之營業。又富於冒險性質。苟其觀察所及。知利有可圖者。卽勇往直前。

不稍猶豫。而卒亦無弗成。自其要求高斯福之晚起。閱五年。而韋勃爾即雪拉史已居然

爲紐約之豪富家。資財日充。斯權力日盛。而其刻薄鄙吝之性。爲衆人所憎惡。亦日

甚矣。紐約之人。陰相聯絡。冀破其營業。然雪拉史之業未破。而聯絡者已望風而潰

矣。總之紐約之城。日以繁富。而雪拉史之營業亦與之俱興。凡有可圖之利。無不張

網以取之。入其網中者。雖大小有殊。莫非魚也。縱有至不可必之利。大衆所觀望已

久而不敢嘗試者。一入雪拉史之手。則土窟化爲金礦矣。旣而發其靈敏精巧之手

段。納資於一極大之鐵路公司。初爲公司中人所拒絕。在衆人方深喜其失望。而不

知轉瞬之間。雪拉史已巍然在公司中有極大之關係。秉管轄之權矣。是其操何術

以致此。真有令人反覆思之而不得者。

雪拉史平日雞鳴而起。孳孳以求者。惟利而已。此外則皆非所措意。故行年已長。中饋猶虛。然厥後竟得一妻。其相遇於何處。何以訂婚。外人皆莫之知。此婦年二十五。姿色平庸。而修飾之美。如荷蘭人所製之俑。形體之小。亦頗似之。雪拉史性與人殊。而此婦之性質。則頗與雪拉史相同。生平充當看護婦之職。故一年中所費用者。不能逾墨西哥銀一百圓。及聞雪拉史係豪富。自無怪其饑涎欲滴。思探手於乃夫之囊矣。特是雪拉史不好婦女。綜計其生平。於婦人之前。進溫文有禮之詞者。殆不過百語。然此婦竟能動其相悅之心。且終娶之。其手段亦非庸庸者矣。顧其相愛及訂婚之歷史。予向已言之。實無從探悉。惟見其成婚之後一月。夫妻遂分居兩處耳。

雪拉史不得已。爲其妻置屋於新埠。名地並許月給若干。此在雪拉史爲生平耗財之第一次。然此婦既爲大豪富家之妻。則亦應享此利益。自別居之後。而雪拉史之愛情。固猶未斷。於何見之。於有時或歸視其妻。厥後遂產一子見之。及生子之後。而雪

拉史遂發第一次之感情。蓋有人聞雪拉史家所僱之乳母言。當雪拉史與其子初見之時。手舞足蹈。驚喜欲狂。意以爲從此數百萬之家資。有替人也。特是雪拉史之所以自奉者。仍不稍改。自生子之後。仍與其妻別居。惟以其妻生子之故。待之亦較前爲優厚耳。

所謂自奉仍不稍改者。蓋其所戴之帽。猶是奇形闊邊。如五百年前兄弟教會中人所戴之頭巾也。所衣之服。猶是價值極廉。形式朴陋。如初入高斯福銀行時所衣之服也。每年費用。猶不逾二千圓。聞慈善賑濟之事。則掩耳欲走。不肯稍破慳囊。卽設宴宴客之事。亦寂寂無聞。猶是從前故態也。蓋其生平。無相交之朋友。宴客之舉。自可以免。卽與之於營業上有關係者。亦曾未招之飲。誠恐其不以爲喜。且將攘臂而起也。夫他人既不招之飲。則彼亦永無宴客之事矣。然雪拉史於是時。求利之心。猶方興而未艾。

其營業也。與亞烈山大之用兵無異。常欲探望新世界而攻取之。某日。忽思得一事。

意欲起而爲之。顧其事過於重大。雖使專於爲利。剛愎不返。如雪拉史者。亦不得不躊躇觀望。未敢輒發。審度利害。至數星期。及後始決必爲之志。夫以雪拉史之才。凡有所謀。固無慮不成。然此事過於重要。知斷不能以一人爲之。遂欲別覓三人。共成此事。此三人者。皆擁有巨資。且長於商業之才者。雪拉史造三人之室。而以所謀之秘事告之。三人初聞言。莫不驚愕。明知此謀之重大。而又深駭雪拉史之膽氣。遂異口同聲而謝絕之。然雪拉史既已開言。則斷不肯中止。遂發其驚人之辭辯。力勸三人合辦。謂此事雖驟觀之。若斷不能成。其實則非不可爲者。況吾雪拉史韋勃爾生平謀事。未嘗或遭顛躓。試爲諸君盡力圖之。事成之後。諸君坐享其利。不亦可乎。雪拉史謀事之才。素爲國人所共信。故其言自易入。於是三人咸各許之。而於一星期間。立約部署已定。雪拉史遂啟程赴歐洲焉。

雪拉史登舟以後。所用之膳。務取其淡薄而價廉者。舟中人勦之作葉子戲。輒盛額謝之。蓋雪拉史生平非不賂。惟其輸贏之率。至爲細小。而自以爲至巨者也。故在舟

中時。落落無偶。與其在銀行時同。惟一人獨坐一艙。已爲絕無僅有之居處矣。非爲侈也。惡與人同伴而已。而人亦無有與同伴者。彼終日艙中默坐。計畫所謀之事。當若何下手。若何防禦。既成之後。所獲者幾何。謀之不成。則再舉之計。若何方寸之間。輓轡往返。此則其惟一之消遣法也。

舟抵利物浦。

地名在英國之倫略希爾省爲英吉利有名之城

此爲雪拉史足履英土之第一次。顧其感情

與他美洲人之初入英境者不同。蓋他人之始至英國者。必念曰。是乃吾祖宗發憤爲雄之際。所求脫其羈絆者。不然。堂堂大邦。今尙爲此國領土。而雪拉史之祖。爲日耳曼猶太女所生。其母又荷蘭產。故其抵英時。絕無感情。要亦不足異也。

自利物浦至倫敦。擇一清淨之客館。於斯脫郎特街居焉。晚餐之際。呻吟不已。叩其所以呻吟者。則討論其所欲爲之事。而極讚鐵路之利益。謂若何迅捷。若何便利。蓋雪拉史此來。正欲設計以買英國之某鐵路。而使之入於美洲人之手。所謂極重要之事者也。翌晨。出旅館而至一辦事所。是中爲倫敦一豪富而位尊者所居。雪拉史

決計先謀諸此人。其人肥而有威。身微儼。胸前懸一極粗之金鍊。與雪拉史握手時。初不料此世界聞名之美國大豪富家。乃碌碌無足動人若此。約談數分鐘時。雪拉史已將所事委婉陳明。然其人則謝絕之。辭以不能爲力。雪拉史乃嗒然興辭。臨行。其人送至門外。謂之曰。容當答謁。且極願邀君共宴於某之俱樂部也。

雪拉史怏怏而答曰。某從未嘗出外宴飲。且所作之事甚多。不能如此間人之以遊宴爲樂也。且酒食徵逐。更與吾性質不相宜耳。

雪拉史既返旅館後。遂啖其所攜來之麪包及牛乳餅。且食且思。更籌良策。惜乎彼未嘗聞旅館中總理告其會計言也。總理之言曰。彼寓於三十四號之客。吾不知其究爲何物。彼未嘗無錢。然慳吝殊甚。吾深望其房金能照付也。侍者告吾。謂彼來無行李。吾等須慎防之。嘻。以豪富家而被人蔑視若此。未免太不值矣。然而雪拉史之所爲。尤有甚於此者。

讀書者至此不將有所疑乎。謂美利堅大豪富家雪拉史韋勃德果何與於泰姆士河上小鎮中屋產經理人約翰德倫孟之事乎。吾願讀者耐心俟之。則此二人之關係將不久自見矣。第吾書仍當續誌雪拉史之事。而彼美而豔之伯爵夫人龍且亦將於此復現。

當雪拉史往訪倫敦某大臣之翌日。仍如例早起。出門沿堤岸散步。以資運動。是時鐘甫報六下。天氣甚清美。堤上行人絕少。雪拉史且行且思。所思之事不一。雖大致不外於營業。然其最鍾愛之佳兒。欲見而不得見。亦其所思之一也。行數十步。忽覺眩暈異常。眼前之物。無不搖搖作轉旋狀。幾將傾踣。急握堤邊之欄杆。少息。旋失手。幸有人來扶掖之。而其長大之軀。始免於丈量堤岸。按此堤岸卽所謂維多利亞堤岸者是也。焉。

其人低語曰。是無妨。稍選卽愈矣。然當息心靜養。勿自驚皇。旣而又言曰。汝母懼汝。不過一時目眩耳。空腹早行。常罹此疾。吾昔日亦嘗與君同病也。

數分鐘後。雪拉史神志稍清。身倚堤欄。用力呼吸。以蘇肺氣。始知其援己者。乃一巡

士也。此巡士面目頗爲慈善。雪拉史言曰。汝知吾患何病耶。吾生平從未嘗有如今日者。

巡捕溫語而答曰。上帝佑汝。幸獲無恙。吾從前亦罹此病。殆不下百餘次。是乃空腹早行之故也。吾料汝數夜未得安眠。且數日未得飽餐矣。恨吾非富有不能助汝。然與汝一仙令。俾汝得一餐。則尙有此力。巡士言時。卽從懷中出一仙令。授雪拉史曰。汝持此往小食店內。以圖一飽。臘腸一物。頗可口。而且有補於汝之身體。汝試往食。吾知汝食後。必與此時大不相同也。

雪拉史竟伸手受巡士之仙令。納之懷中。嘻。天性愛財。乃至如此耶。彼旅館之總理。猶淺之乎。測雪拉史矣。雪拉史既受仙令。喘息而言曰。吾願汝爲吾僱一馬車。巡士訝問曰。汝言馬車耶。汝欲馬車何事耶。

雪拉史倚於欄杆。身略向前。答曰。吾不能行矣。吾將以汝惠贈之仙令。作車費也。天乎。天乎。願汝爲吾僱一馬車。

於是巡士卽轉身而去。爲之僱車。雪拉史仍倚於欄杆。徐徐以手探入袋中。掏摸良久。始取出一皮夾。又審視良久。始取出一紙。及巡士僱車回。雪拉史乃以皮夾置懷中。巡士見其情形。與始時無異。乃掖之登車。問以將往何處。雪拉史謂巡士曰。汝命車夫馳往斯脫郎特街。吾將覓食於彼處耳。於是以身向車外。與巡士握手。而手中則皮夾內所取出之紙在焉。謂巡士曰。吾將往斯脫郎特街。試汝所授之飽餐法也。車夫乎。速驅速驅。吾心甚迫。

於是車夫揚鞭疾馳。轉瞬間已向斯脫郎特街而去。巡士回思彼病人握手時。手中所執者。乃一英國之十鎊銀票也。不禁愕然。自語曰。吾以彼爲貧餓落魄之流丐也。詎知其竟不然耶。

雪拉史既抵旅館。卽歸臥房中。仍覺疲憊。蓋病勢頗不輕也。然雪拉史則生平未嘗有一日之病。此時忽偃臥不能興。心中殊非常焦躁。自語曰。設使吾病而加重者。則必往就醫。蓋吾此時萬不可有病也。

未幾神氣稍復。又出旅館。往訪數人。皆關於營業上之事者。歸後。幸尙無恙。遂以爲晨起時之猝病。乃由於食物不消化之故。設使此後飲食稍稍自慎。則此病不至復發矣。是晚遂決計離倫敦而往巴黎。

雪拉史之意。蓋謂吾逗留於此。將奚益耶。彼等計議決否。總須待一星期之久。吾一日所作之事。使彼等爲之。必須一月。故不如且往巴黎。詢法人之意見如何。若英國事。則且置緩圖耳。計已決。遂起行至度浮。

由倫敦啓行至度浮則乘火車既抵度浮則可以舍陸而就舟

乘夜發之

公司船而往巴黎。船行後。波浪洶湧。舟頗顛簸。呻吟呼籲之聲。一時四起。然雪拉史則不以爲意。蓋雪固諳練之水手也。舟抵喀來斯。雪拉史遂登岸。乘火車向巴黎進發。而雪拉史之性情。真有異於常人者。蓋其既抵巴黎之後。絕不以此繁華之大都會爲可喜。其惡巴黎也。殆尤甚於倫敦。在旅館中。獨坐一室。繕寫各處函件。足未嘗出戶。午後。意欲出門小步。一覽此邦風景。及出門。覺天氣炎蒸。空中隱隱聞雷聲。以是之故。其行步極緩。蓋謂去旅館未遠。遇雨時可以急歸也。

雪拉史且行且止。凡道上所有之物。彼皆一一覽之。見行人之中。有一舉止闊綽。服飾華麗者。其鬚髮並作灰色。此何人哉。蓋狄克斯德也。無論雪拉史未識其人。故不留意。即使曾識其人。而其天性孤僻。不好晉接。亦斷不以一面之緣。而遂記憶其人也。

當雪拉史徐徐沿遊步場

據此遊步場乃以城壘改作者編裁花水爲遊人散步之所乃巴黎之勝景也

而行時頗覺精力

不支。故以身半倚手中之杖。迤邐前進。狄克斯德亦徐步從其後。惟不甚逼近。恐啟雪拉史之疑也。雪拉史忽止一市廛外。瞻視窗內陳列之物。狄克斯德亦止步途中。作遊眺之狀。蓋狄克斯德此時雖在巴黎。而或者昨日從之於倫敦。昨夜從之於公。司船中亦未可知耳。

雪拉史閒遊已足。決計返旅館。夫此等閒遊。實爲雪拉史生平所罕有者也。當雪拉史返身行時。彼狄克斯德方止步一珠玉鋪之外。向窗內瞻視。若極有興味者。迨雪拉史返行過珠玉鋪。經狄克斯德之身旁而去。狄克斯德亦返步從之。雪拉史既入

旅館狄克斯德遂向懷中出一雪茄燃火吸之急急向旅館對面乘車飛馳而去口中喃喃曰此事雖若冒險然及其成功則所得者不啻一金礦也彼昔日之所以待吾者如彼則吾今日之所以待彼者正當如此耳

由斯言觀之則狄克斯德與雪拉史昔日固嘗以事相厄決可知矣至其究爲何事雖不可知而狄克斯德必嘗受創於彼故今日急欲作復仇之計耳

至街道轉角處狄克斯德命車夫停車一躍而下授車資步沿街旁階砌而行手中之杖或前或後搖曳若鞦韆口中則唱一不知名之曲眉色飛舞作得意狀及抵某屋前一闔者方立門口狄克斯德詢以主婦在家否闔者唯唯於是狄克斯德飛步上樓其活潑敏捷之情形不類五十以外之人而類於學堂內善於運動之童子也及上樓至一室門外彈指叩之內有聲曰入旋即推門而進室中裝飾蓋巴黎最新之式色色精麗固不待言其最足動人之物則斜倚牀上手執一小說而讀之尤物也狄克斯德入時此婦卽驟然向之微笑狄克斯德則若不甚措意惟脫其帽置

其杖於一椅上。不發一言。行至婦人之前。以兩手撫摩其頰。吾不知狄克斯德何以如此。吾更不知德倫孟見之將作何語也。蓋此婦人非他。卽德倫孟色授魂與之託事人伯爵夫人龍旦也。此時伯爵夫人方託辭在倫敦看護其病友耳。

夫人問曰。所事若何。汝曾見之否。汝何以出門如是久耶。

狄克斯德答曰。吾今日非獨見之。且隨行其後良久。可異者。此老強壯。已遠不如。其行路時。幾倚身於手杖。舉步艱重。卽面色亦憔悴慘淡。遠不如其在倫敦時也。夫人曰。吾恐其未入吾等之手。憔悴將愈甚也。凡吾所告汝者。汝已盡行之乎。汝謹記於心。慎毋貽誤。夫人言時。嬌媚柔婉之態。使德倫孟見之。亦必曰。遠不如與吾相見時矣。

狄克斯德曰。今諸事已預備矣。設使日入之後。彼老復出旅館。吾等卽可以擒獲之。惟批利兒及烏都音所索酬謝頗奢。實吾初意所不料。然亦不得不許之耳。吾等謀事。獨此二人。尙可倚任。卽事後亦不至宣洩耳。

伯爵夫人以手揮扇。問曰。然則彼二人之可倚任。汝能確信之否。

狄克斯德曰。吾深信之。彼等斷不敢愚弄吾也。彼二人行事。吾深知之。卽彼亦深知吾之深信之也。故不敢逆吾之命。此可無慮。目前所躊躇者。當用何計。以誘彼老耳。彼在巴黎。絕無相識之人。故不能託他人之名。以誘之出。其性情又不好婦女。不易爲美色所惑。故汝亦難以迷惑之耳。

夫人曰。吾等終當思得一計耳。彼旣爲人類。則必有法以誘之。

狄克斯德曰。是不然。彼之爲人。性極多疑。汝斷不可淺測之。蓋吾之知彼。較汝之知彼爲深。彼實狡猾如狐。而善鬪如貓者。

夫人曰。汝毋慮。吾將拔其利爪。而後擒之。彼雖善鬪。奚益哉。汝毋庸鯁鯁爲。狄克斯德曰。果能擒之。固甚善。特是誘之之計。將安出耶。

夫人曰。吾生平作事。汝嘗見有失敗者耶。

狄克斯德曰。汝作事固未見有失敗者。然此次之事。非平常易舉者可比。汝雖不以

爲慮。而吾則志忑殊甚。

夫人聞言。詫曰。汝畏懼耶。吾不料汝冒險敢爲之氣概。竟挫折若此。

狄克斯德曰。吾非蔥縮。特此事吾向已言之。非比平常易舉者耳。汝之意。本欲揚言於外。謂日盼汝父從美洲來。此言汝已宣播否耶。

夫人曰。然。吾已宣播矣。且吾又預備一室。言待吾父來時。以爲寢處之所。

狄克斯德曰。是甚善。今吾當去矣。吾所欲爲之事甚多。待晚餐時相見可也。

次日。雪拉史精神又稍復。營業之志氣。遂復發揚。晨起後。卽出旅館。以事往訪二人。答語皆極滿意。於是洋洋然歸。發電至紐約。謂所謀之事。極有進步。並示合辦之人。以當行之方法。不可稍緩。

雪拉史事畢。洋洋自語曰。吾此次之來。將使英法諸國人。知乃公固非易與者也。及早餐後。徐步旅館之廊廡內。燃雪茄而吸之。回思清晨所辦之事。殊欣欣自喜。默忖曰。彼紐約三人。待吾消息。延頸若鶩。吾已將彼等握諸掌中。雖欲擺脫而無從矣。吾

爲之傳遞消息。彼三人則擔其責任。此當日之議約然也。思已得意不自禁。兩目閃閃。露毒螫狀。雪茄吸畢。欲出門小步。戴帽於首。向街上而行。則方有一豔麗動人之美女子。立於五六十碼外。若有所待者。雪拉史則如未見。卽見之亦不以爲意也。雪拉史所行之方向。仍與其昨日之所行同。彼女子密隨於後。行步之遲速。一以雪拉史之步履爲準。及至擊擊肩摩之所。彼女子遂緊接於後。不若初時之相距較遠矣。以此女之豔麗動人。過客大都屬目焉。然此女則曾弗以爲意。蓋階砌之上。行人如蟻。故不得不緊隨於雪拉史之後。而以外之事。皆弗暇計。在旁觀者方以此女爲彼老人之同伴也。旣而女子竟行至雪拉史之旁。與之比肩而行。如是者約又行百碼許。

俄頃。雪拉史在倫敦時所發之病。又猛然而作。眼前人物。頓時圓轉如環。天地皆倒置。兩足無力。五體欲投於地。不得不手握身旁最近之人。藉免路跌。而其所握者非他。卽此豔麗動人之美女子也。此女子乘勢前掖之。且扶且行。適前面有一咖啡店。

遂扶入之。置之於椅。此時雪拉史則已頭頸傾側。不省人事矣。此事實出此女子之意。意外竝立其旁。躊躇不語。旣而恍然。若自慶天助成功者。遂顧謂四周圍觀之人。求其代僱一車。而以悲戚之聲出之曰。吾父將死矣。吾必作速以挈之歸。

女言甫出口。咖啡店中之觀客。已有五六人。奔出門外。爲之僱車者。設使此女子而欲僱車百乘。並求人代付此百乘之車資。則亦可以咄嗟立辦者。此無他。一則美色之動人。一則其悲傷哀感之神情。酷類孝女耳。女淚珠如線。手執老人之手。而日視其面。備極親愛。旋舉首謂觀者曰。吾父若此。殆已無術可施耶。噫。吾將挈之歸家。仁人乎。請助吾。請助吾。

於是咖啡店之主人。及一旁觀者。扶病人出。置諸車中。此女亦步入車內。坐於病者之旁。向旁觀者致謝數言。卽命車夫馳驅而去。離店稍遠。始告車夫以住址。而雪拉史則已昏暈無知。一聽此女之播弄矣。

俄抵一屋門前。尙未下車。門前有一人。正欲出外。此人非他。乃狄克斯德也。狄克斯

德向車中一觀。不禁愕甚。稍選。始問曰。汝其狂耶。汝曷爲爲此。

女子答曰。汝毋妒。立於彼。而空言徒問。速助吾扶之入室。此時正刻不容緩之際。吾今日勞苦甚矣。

狄克斯德聞言會意。不復詰問。率一闈者。及一形如無賴之旁人。共扶此昏暈不醒之富翁。登樓入室。此室卽伯爵夫人所預備以待其父者也。狄克斯德旣安置此垂斃之人於榻上。心中甚不安適。急返身出室。迎伯爵夫人而謂之曰。是真命矣。是真命矣。彼病者將死。然吾則利其生。不利其死也。他事姑勿置論。卽吾等於此事所費之資財。已極不貲。將於何取償耶。此吾不能不自怨吾命也。

夫人聞言。不卽置答。惟囑其速倩人延醫療治。曰。彼將死矣。若不速醫治。事將無及。於是狄克斯德急奔下樓。命闈者火速延醫。不得稍緩。且曰。汝與醫士同返可也。吾將以五法郎酬汝之勞。蓋主婦以父病之故。悲戚正甚。若不急速延醫。則其父頃刻氣絕矣。

闈者領命急出門延醫士狄克斯德返身上樓再視此富翁其昏暈如故

狄克斯德曰休矣休矣吾等所設之計至此盡歸無用而數日來之辛勤艱苦將盡付於流水矣。

夫人答曰否否汝所言者正與事情相反耳吾等之可慶可賀實無過於此卽吾亦不料此事成功竟能如是其美滿也汝試觀此物若何夫人言時卽將一安放文件之小包授狄克斯德此小包卽從雪拉史懷中採取而得者也

雪拉史受其包至窗邊細觀之不禁大駭呼曰嘻天乎汝探得此物真不負汝一行矣。特此事須詳加考察而吾等自此以後凡所爲之事亦當事事留意耳

夫人曰以目前論則彼爲吾之父吾不得不佯作憂戚狀以掩觀者之目。數分鐘後醫生應召而至就病者室檢視一過搖首而言曰此病不可爲矣苟萬一可效力者斷不作此言也彼瞬將就逝矣

夫人哭曰嘻汝母云然豈真無術以援之耶願汝垂憐設法救之。

醫士聞言頗爲感動。然此病者於數分鐘內。卽將長逝。實已無可設法。遂答曰。痛哉。某誠無術以助之。某爲此言。中心滋戚。然彼之病勢。實已非人力所可挽救者。醫士之言猶未畢。而雪拉史已長逝矣。彼之事業。從此已矣。數千百萬之家資。亦盡歸無用矣。

第九章

自著名之美洲大豪富家雪拉史韋勃爾失蹤以後。歐洲各國之人。咸深爲詫愕。各處報章。喧傳其事。據旅館中之閤者言。其出旅館時。正當八句半鐘。絕無病態。臨行時。尙告閤者。設有人來訪。可告以五句鐘時始返云。自此以後。卽不復見其蹤跡。有顯者二人。卽雪拉史當日清晨走訪者。亦謂其神志清爽。並無可異。蓋此二顯者之一。曾約雪拉史於次日之晨。再行相見。夫其所謀之事。重大如彼。苟無萬不得已之事。詎肯爽約耶。況此老在巴黎。旣無戚友。其性情又非常孤冷。失蹤之事。更無從索解矣。初疑其失足溺水。而西因河中。無其遺骸。凡巴黎閒僻之處。皆由偵探一索再

索而消息杳然。尋人之賞格。徧懸於通衢。間有來報告者。無非造作虛言。希冀漁利而已。

至美洲人之震動。自較歐洲人尤甚。而尤以紐約一城爲最。雪拉史失蹤之消息。初抵美國時。人咸不之信。及聞其確。始皆大駭。而其合資共事之三人。則尤如癡如狂。莫知所措。蓋此三人者之生命。悉屬雪拉史之手。苟無雪拉史。則三人皆不能動。而一切緊要之文契信函。悉被其攜至歐洲。此等文函之關係。不問而知其重大。萬不可落於他人之手者。以故此三人相對侘傺。不知計之安出。此三人中。其二人一名勃爾。一名文德格拉甫是也。

勃爾之言曰。吾等無論懸若干重賞。必須將雪拉史尋獲。設使吾早知其如此。又安肯以一己之名譽財產。盡託於此人之手哉。文德格拉甫深以爲然。然所謂設法者。究何法耶。則不能言之矣。當日駐巴黎之美公使。惶急之情。實亦不下於其國人。總之此大豪富家雪拉史。實爲地球上至重要之人物。而人人欲探知其究竟。

者。

其在倫敦。則人心之擾擾。亦不下於紐約與巴黎。報紙所載。士大夫及小民。咸以爲談話之資。然紛紛辯論。究無定說。或以爲被人謀殺者。或以爲被人劫去。藉以勒贖者。或則謂雪拉史之富。名雖有餘。內實不足。自知其將次破產。而預先避匿者。旁觀推測。不過如此。且有造謠之徒。謂嘗與之相遇於某處者。甲之言曰。吾嘗遇之於阿爾奇亞斯。乙之言曰。吾嘗與之同處於維也納之某客館中。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而造謠者。究亦無從獵取此懸賞之巨資。

約翰德倫孟。亦爲此旁觀議論者之一。手執報紙。而深以爲可異。而豈料其與己身。竟有重要之關繫也。一日。偶遇狄克斯德於途。與之同行。曰。汝從巴黎歸來後。吾尙未與汝相見。吾深願汝在巴黎時。一切頗快慰也。

狄克斯德曰。吾在巴黎時。甚善。特以限於經濟。故不得不早歸。此則吾所深憾者也。不然。繁華如彼都者。眞令吾樂而忘返耳。

德倫孟曰。彼美洲大豪富家失蹤之事。若何矣。此事之起。汝適在巴黎。近來朋友相見。以此爲談言之資料。汝亦知其究竟否耶。

狄克斯德曰。嘻。此人之姓名。入於吾耳者。不知凡幾何次。吾實厭於聞矣。在巴黎時。衆人所談道者。此外更無他事。嘻。吾誠煩厭甚矣。

德倫孟曰。然則汝之理論若何耶。汝以爲彼遭人謀害耶。抑以爲彼欲圖避匿如彼衆人所猜測者耶。

狄克斯德搖首曰。吾既不與此人爲心腹。則其究竟何往安從而知之。夫一人失蹤而衆口交談。若以此人爲驚天動地不可一世之大豪傑者。其實彼不過厚於資財耳。設使彼非巨富。則以彼之年事。而在此時身死。亦未始不在情理之中。而此人或果真已死。亦未可知耳。

狄克斯德之言語。鋒利若此。不能不使德倫孟望之而詫愕。蓋其平日性好滑稽。無論若何重要之事。一入其口。便以爲無足重輕。而今日之言。乃莊嚴銳刻若此。是何

意耶。及行至街道轉角處。二人始分手。狄克斯德則向其住所而去。德倫孟則前行向麥蓋脫潑來斯。自至其辦事所。

其實狄克斯德并不欲返寓。俟德倫孟去遠。彼遂轉入一小街中。高視闊步。手搖其杖。唱一法蘭西之歌。半小時後。彼已立於西達氏屋之外。曳其門鈴矣。僕人告以富喇氏夫人在家。於是即急急從之入屋。由迴廊而至會客室。約一刻鐘時。夫人始入。夫人就坐於椅。向狄克斯德遜謝曰。吾聞汝來。不能即出。蓋彼康堯氏女。絮絮與吾談家常。吾真厭倦死也。

狄克斯德將夫人所奉之雪茄。燃火而吸之。曰。吾不知汝何以僱用彼女也。此不過適增吾曹之危險耳。

夫人曰。吾之用彼。其理甚顯。一則彼可以守視此屋。而吾則無暇爲之一則。凡購家常應用之物。及貿易中人之來者。皆彼女應之。而吾可免於出現矣。蓋吾於此間。不得不深自隱藏。此當爲汝所允許也。今者吾等可以不必復談此等事矣。汝今日。

之來。殆有要事乎。不然。汝日間來訪。實與吾等所定之規約有背也。

狄克斯德曰。吾知之。特吾今晨忽接一美洲電報。急欲令汝閱之。故不能如所約。狄克斯德言時。卽從衣袋中出一電信。授於夫人。

夫人急責之曰。汝真大意哉。設使機謀敗露。而立於警察署之庭。則皆汝之過矣。狄克斯德不悅曰。吾所爲者。果有何不是耶。近日吾每作一事。汝輒以爲不合。是不免令人灰心耳。

夫人作鄙夷色而答曰。吾當爲汝言之。此電信上所列者。乃汝自己之姓名。此一端也。且汝不囑其電至倫敦。而反囑其電至本鎮。此二端也。抑尤有甚者。則汝將此電信置於懷中。遊行自在。絕不以爲意。設使不幸墮落。被多疑好事之人所拾得。呈之警署。則吾等之踪跡。不將以是而破露耶。今者吾當將電信抄錄之。而原電卽可燬去。若是則較爲穩妥矣。

夫人言畢。卽就坐於寫字臺旁之椅上。而錄其電信。其文如下。

囑登告白。然後開談判。爲首者乘下班船啟行矣。

其發電之人曰總辦事所之海爾斯登。夫人抄錄已竟。將住址及狄克斯德之名。姓咸改爲暗號。而後謹藏之抽屜內。於是復取火燃燭。將原電焚之。散其灰於窗外。事畢。謂狄克斯德曰。今者可以無害矣。吾等須速談正事。吾今日所欲爲汝言之事甚多也。

夫人言時。移步至初時所坐之椅。復取扇自揮。蓋是晨甚炎熱也。額微蹙。日半啟。而謂狄克斯德曰。吾願海爾斯登即將吾所書之告白嵌入耳。狄克斯德曰。此事汝可毋慮。彼受吾等之切囑。甯有不爲者。

夫人曰。彼電中所謂爲首之人者。必係文德格拉甫無疑矣。明日從紐約啟行之舟。何舟耶。

狄克斯德曰。乃一亨美船也。

亨即亨姆堡美即美洲也
亨姆堡乃日耳曼之一國

特其名則予忘之矣。

夫人曰。然則彼文德格拉甫必乘此船而來矣。屈指行程。下禮拜四。可以抵滬來毛。

斯自明日起。尙有一星期也。目前之不可不加慎者。惟在使何人往見之耳。汝既不能往。吾又不可去。然則將命何人耶。

狄克斯德曰。然則汝已變計矣。吾甚爲樂聞。蓋汝以前所言之計。實過於冒險也。今者汝將用何計乎。

夫人曰。吾當別用一人見之。此人須與吾等所謀之事。毫無干涉。且不但可託以事。而又須其人毫不窮詰者。

狄克斯德曰。妙哉。斯人乎。汝已有之否耶。

夫人曰。吾已思得之。此人非他。乃汝友耳。

狄克斯德曰。然則吾已料得此人之名姓矣。此人爲約翰·德倫·孟也。然乎。

夫人頷首而諾之曰。正是人也。以此人爲此事。其相合眞莫有倫比矣。

狄克斯德曰。然則汝將以何計誘之。使樂於從命耶。吾觀此人。固不易誘引者。設其肯從。固可以驅策如驢馬。然不幸其人乃極端方。而不肯稍涉邪僻者。恐汝亦無計。

以惑之。

夫人曰。汝將此人專託於吾可也。吾自有法以驅策之。設使吾不能誘彼。則吾真不自信矣。蓋吾等所欲爲之事。在他人或不肯入吾等之陷。穿者而此人則獨否。吾已深知其性情矣。

狄克斯德曰。然則吾願汝爲之。並祝汝成功。惟吾意終謂其人乃端方之士。動多拘執。故未敢信耳。

夫人曰。汝母多言。聽吾一人爲之可也。

狄克斯德曰。唯唯。吾深信汝能爲之。今者吾等當言及於彼窖中之物矣。彼緊鎖於廢窖中者。汝意康堯氏女子不以爲疑耶。

夫人曰。是何待言。彼何能疑慮耶。窖門之鑰。操之吾手。況此物之昇入。正在夜半。康堯氏好夢方甘。非第不能疑。且亦何從而知之耶。

狄克斯德曰。吾意汝當部勒屋中人。無論何事。不得擅入窖中。

夫人聞言大笑。意謂此等事不煩狄克斯德之諄囑也。遂呼狄克斯德之名而謂之曰。爾烈恰乎。吾聞汝言。直令人笑欲死矣。設使吾戒屋中人。無論何事不得入。審是明明示彼以瑕。而使之入也。吾不知汝何竟出此言。以汝平素聰明。何一旦昏憤若此。

狄克斯德聞言。仍藹然而答曰。吾向已言之。汝之聰明。固勝於吾也。今者吾深望此事趕速成就。早離英國。吾近來非惟聰明不如昔。卽膽量亦大減矣。行於道途時。每遇一警察。則心中便惴惴不甯。設使警察之中。有一人向吾談話者。吾自知將昏暈而踣於地矣。

夫人曰。愛者爾烈恰乎。此無他。此乃汝年力日就衰老。故心膽亦遂遜於從前也。吾勸汝當努力自奮。此次之事。汝可以分得五十萬元。是豈非至可樂之事乎。今者汝可以去矣。康堯氏女子不久將至。吾不願彼見汝之在此也。汝於明晚再來可耳。狄克斯德曰。汝何以不令吾今晚再來耶。吾與汝相見之時。不可謂甚多也。

夫人曰。此無他。吾之意不欲汝數數來此耳。若數來。則恐招外人之議論。啟其疑慮。再者。吾等於此時。總當少出現於衆人之前爲要。是亦不得已之舉也。

狄克斯德曰。甚善。吾當謹遵汝此命。別矣。願汝萬福。於是以兩臂抱夫人於懷。而一再接其脣。然夫人竟不推拒。是誠可異。吾不知德倫孟見之。又以爲如何。

及狄克斯德既去。夫人趨至窗口。俯視園景。然其實則無所覩也。惟口中喃喃曰。吾友之眷顧。吾不知其心中果能相應否。抑陽示恩愛。而其實中懷汲汲者。惟在於利耶。雖然。此事待日後自能見之。倘彼欲設計以愚弄吾者。則吾必有以報之耳。噫。嘻。是伯爵夫人疑狄克斯德之言也。是亦可見二人之交誼矣。

當狄克斯德與伯爵夫人在室中言論時。約翰德倫孟亦正與一美女子。在道途中殷勤相語。此女非他。卽康堯氏也。蓋德倫孟別狄克斯德。向辦事所中而行。適與康堯氏相值。康堯氏卽出其手。與德倫孟相握。曰。德倫孟君。願汝早安。吾此時正在尋訪米爾福特所設之肆。君能指引吾耶。

德倫孟曰。米爾福特。乃魚商耶。吾深願指引汝。汝從吾往可矣。

康堯氏曰。君有正事。雅不欲君以吾事耽延。祇須示吾路途。吾當自往。

德倫孟曰。否否。吾必與汝偕往。幸與此間相距不甚遠耳。

於是德倫孟轉身。與康堯氏同行。過麥蓋脫潑來斯。途中詢富喇氏夫人之近狀。

康堯氏曰。今日晨起。夫人言偶患頭痛。故未食早餐。吾觀夫人。自倫敦歸後。竟足跡未嘗出大門。以夫人之年少美姿容。而深自韜匿若此。吾料其生平。必有非常悲苦之事。不肯以告人也。蓋吾見其獨坐時。往往嗚咽慘怛。而若不自勝者。

約翰德倫孟聞言。唯唯稱是。蓋德倫孟嘗告吾。吾作者自謂以爲生平所遇之美女。子未

有若康堯氏者。彼伯爵夫人之豔麗嬌媚。或有勝於康堯氏。然康堯氏之溫厚質直。實足爲英國女子之師法。是以德倫孟之意。欲使其母與之一見。而此時康堯氏所述伯爵夫人之情狀。更安有虛語耶。

及二人既抵魚商之肆。德倫孟始與握別。自返至辦事所。一路行時。覺此小鎮中。得

有如此美好之女子。一切景象。皆以是而更增顏色。從此而德倫孟遂鍾愛情於此女。是亦可謂情不誤用者矣。

是日下午。德倫孟歸家午餐後。重至辦事所。書記員尼古蹄末斯授以一函。謂是函乃於德倫孟歸家後送來者。德倫孟一覽信面字跡。便知此函之何自來。遂喃喃曰。是又伯爵夫人所寄也。吾不知彼此。及將何所求於予耶。及啟而讀之。則夫人欲請德倫孟於是日下午屈駕過從。其後半幅之言曰。

君營業甚忙。而妾欲分君至可貴之光陰。中心實不勝惆悵。然昔日君嘗告妾。謂設有患難相求。可以爲力者。無不樂於効力。妾感君垂愛。此言未嘗或忘。今者妾處於萬分苦痛之中。欲得一人以互相參酌。輾轉思維。舍君之外。實莫有可商者。云云。

德倫孟微笑曰。夫人之諛吾。可謂至矣。然吾於此時。實不能復以其言爲可信。特是予終當一往見之。以觀其究爲何事耳。夫德倫孟於此時。已頗知伯爵夫人爲不可

信之人。然仍欲往見者。是固其好奇之心使然。抑亦藉此以圖與康堯氏相見耳。德倫孟接書後。不及一小時。已入西達氏屋之會客室矣。伯爵夫人方於客室中。經營窗內裝飾之具。及德倫孟入。急起身逆之。殷勤握手。在德倫孟之意。以爲夫人之顏色。一回相見。勝於一回。而不知其己身之命運亦一回相見。險於一回也。夫人曰。君來如是其速。眞仁愛之人也。昔日君嘗語吾。設有患難。終當援助。吾深感君情。謹記不忘。君以吾爲非是。否耶。

德倫孟曰。夫人之言良是。某何敢以爲非。某昔日有言。凡爲某可以効力之事。無不樂於相助者。特恐吾權力有限。不能有裨於夫人耳。

夫人曰。吾今者所欲求君之事。在君之勞苦甚淺。而在吾之利益甚大。願君就坐。吾將以所事盡白於君。以悲痛無奈之事。陳於仁人長者之前。吾二三日來。輾轉思維。知非君莫屬也。伯爵夫人言時。憂慘之情。陡露於面。德倫孟見之。不禁感動。謂之曰。吾深願夫人之事。無涉於悲慘也。而某之所可爲夫人効力者。亦願無涉於傷痛之

事爲幸。

夫人長歎而答曰。是恐不能免也。況吾今日。必須將吾身之事。盡情陳訴於君前。是則萬不能無涉於悲慘者矣。

德倫孟曰。敢問夫人何以必須盡白於吾耶。

夫人曰。世間之婦女。其境遇之可痛。當莫有復甚於吾者。其所處之危險。當亦莫有復甚於吾之此時者。

德倫孟詫問曰。然則夫人之意。豈真謂於性命身體上。有可危之事耶。夫人答曰。然此吾所以伏處室中。不敢出門外一步也。今者君可以知吾擇居鄉僻。岑寂自甘之故矣。

德倫孟聞言。覺伯爵夫人自初至辦事所。以迄於今茲。要惟此數語。尙可信耳。然猶未敢必。故進問之曰。夫人居於此間。其有人來相擾耶。

夫人答曰。否。自吾遷居此間以後。除君一人以外。莫有知吾者也。

德倫孟曰夫人能必其爲然耶

夫人曰。吾敢決言其爲然也。蓋吾在此間。相識者獨君一人。此外則無有矣。

德倫孟忽然憶及狄克斯德。故疑慮之心。又不禁頓起。自忖此伯爵夫人與狄克斯德爲何等之關係耶。

夫人曰。今者吾將以吾生之歷史告君。而君之能否助吾。將自見矣。吾確信君必能爲吾謹守祕密者。故吾亦無事諄囑。蓋吾所欲緬述於君之事。非平常無足輕重者可比。設有一字宣洩。則吾之性命必隨以亡矣。

德倫孟聞其言。心疑此事何鄭重若此。然彼旣以性命所關之事緬述於吾。則吾自當爲之恪守祕密。乃答曰。夫人其母慮某敢誓言於夫人之前。斷不將夫人所告吾者洩隻字於外。願夫人信託吾可也。

夫人曰。吾惟以信託君之故。而邀君來此。以宣布吾腹心也。今者吾將以歷史告君。

第十章

夫人自述其歷史曰。與蒲達培士之旬加利京城相距數小里。有一小村落焉。是爲吾誕生

之地。而吾父則營商業於蒲達培士者也。吾父本英國人。然居於蒲達培士者甚久。

吾母則旬加利名門之女也。吾父母伉儷甚篤。而親戚之中。則多有謂所娶非偶者。

是以吾母一入吾父之門。親戚咸擯斥之。不肯認爲吾父之妻。及吾既生以後。未幾。

又生一弟。不幸在襁褓中卽殤。是以吾父母之愛吾。雖掌上明珠。無以過也。及吾年

十有二。而慈母見背。自是之後。家庭遂以多故。蓋吾父以喪妻之故。悲傷憔悴。盡置

其商業於不顧。閱一年餘。遂亦撒手長逝。從吾母而去矣。於是檢點所營之業。一則

以吾父一年之中。絕不措意。再則以司帳者監守自盜。逸至他國。而所損失者。遂出

意料之外。然統計所餘。合之英金。尙有一萬鎊也。吾父在日。所信任之律師。受託爲

吾之保管人。及吾父葬後。僅數日。此律師來省吾。且挈一身體修長。神色威武。面目

秀美之人同來。吾一見此人。不勝詫愕。彼自稱爲吾母之弟。係吾舅。蓋確有憑證。非

僞託也。特吾父在日。與之積不相能。蓋彼嘗與吾父忿怒相爭。彼此幾有不相容之

勢今彼之來。實欲挈吾以去。而吾所生於斯長於斯。歌哭於斯之居宅。則欲鬻去之。以所得之金。增入吾已有之資財。吾當時一則以戀戀故居。斷不肯歸之他姓。再則以吾舅面貌威嚴。不願從之俱去。然吾心雖若此。而吾之權力。則絲毫無有。故雖欲不從而不可得。於是次日遂與吾親愛之看護婦名弗洛林者。流涕而別。從吾舅啟行。往布拉憂。布拉憂爲巴希米亞之首府。巴希米亞者奧斯脫洛甸加利之極北省也。與布拉憂相近之處。吾舅所有之田產。殊不少也。

吾舅之居宅。爲一大而且舊之古邸。吾居其中者凡九年。其僻靜實爲生平所未嘗見。所僱廝僕。尤兇悍異常。吾舅性惡婦女。故中饋猶虛。然日處宅中。永不外出。其所問吾者。惟關於讀書之事。設有一字之差。則立遭可痛之禍。夏楚橫施。不容置喙。蓋彼與吾父積有嫌怨。故欲洩忿於吾也。吾居其中。無殊狴犴。每閱一年。則中心之苦痛。亦甚一年。而獄吏之威。亦更增一年。吾設使當時有可逃之處。則早已逃去矣。吾所有之資財。皆在其掌握。彼未嘗與吾以一辨士。其實彼卽與吾。而吾亦無所用之。

也。及吾之資財入手甫三月。而吾一身之禍事亦至矣。蓋吾舅居宅之四周。乃一極大之叢林。其荒僻尤甚於居宅。吾時或散步林中。自悲吾之命運。並預忖他日之身世。某日。方在冬令。吾自林中散步而歸。正行經宅中之廳事時。忽聞舅室中有談話之聲。彼聞吾足聲。卽啟室門。呼吾入室。吾從命而入。則見有一素未嘗識面之客。竝立於火爐之前。其人體修而服美。睛與髮並作黑色。鬚亦黑色。望之可畏。年約在三十及三十五之間。吾舅告吾。此乃伯爵龍旦也。伯爵聞言。遂向吾鞠躬。並自道其樂與吾相見之忱云。彼止宿於吾舅宅中者。約踰一星期。究以何事。則不得而知。然此一星期中。吾時時與之相共。其爲人頗柔婉。而能曲體婦女之心。此間男子中。殆莫有能及之者。彼所告吾之事。大都爲其遊歷於遠方。所遇之奇聞異景。及種種冒險之舉。殆不下百餘事也。

及後。彼告別之期將屆。吾以失此良伴。離別之愁。不禁頓作。迨彼啟行前三日。遇吾於廊下。遂招吾同往屋外林木中散步。吾與俱往。及入林。彼遂自白其愛吾之心。謂

從今以後。將無吾則不歡。設使吾願嫁之者。則彼將曲盡其愛情以遇吾。以爲世間之爲人夫者。斷不能如彼之溫存款曲。吾聞其言。不禁全身激動。亦自白吾愛之之忱。謂設使吾舅而可以允許者。則吾深願爲之妻云。

彼答曰。惜哉。是不能矣。蓋以婚嫁之事。告諸汝舅。則汝舅斷不肯從也。彼將百計以阻尼之不暇。而甯肯垂允哉。吾恐汝之知汝舅。反不如吾之深也。彼言畢。遂將其來訪吾舅之由告吾。彼言吾舅於錢財上方極困難。而彼之來。又適欲清理某事之帳目。吾舅竟不能立時應付。故彼深悔此來之失望。然使不來。則安能與吾相遇。故又極口稱幸。祝謝上天不已。

吾問之曰。設使吾舅而果不肯垂允。則將若何耶。彼遂目注吾面。作急切之狀。而發其極低之聲曰。汝能壯汝膽。而與吾偕遁否耶。能之。則吾自能部署一切。而與汝行婚禮於維也納耳。

吾當時雖卻之於先。然竟許之於後。而與彼偕逃至維也納。行婚禮焉。吾自是遂爲

伯爵龍旦之妻。而亦卽爲嗜賭博好遊蕩之無賴子之妻也。而其尤不可堪者。則吾漸漸探知其爲歐羅巴最兇險之某秘密黨中之會員。是以成親未及一月。而吾父所遺之資財。卽歸吾掌握甫三閱月者。已被彼浪費至數千鎊矣。半以償宿欠。半以充黨中之費用。旋不得已。由柏林偕亡至華爾沙。波蘭京城後波蘭滅於俄則爲俄國之波蘭京城矣而吾亦卽於華爾沙時。投入祕密黨爲會員焉。其勸吾入黨者。非伯爵龍旦。而爲一備受俄政府酷虐之老人。彼老人善於辭令。施其三寸之舌。有不得不樂於從命者。雖然。彼等之所以欲吾入黨者。實利吾之資財而已。一再逼迫。而吾遂將巨款捐入黨中。凡吾在俄羅斯境內種種冒險之事。昔日宴會之際。已備述於君前。故吾今者亦不復贅矣。

德倫孟聞言。頷首而謂之曰。夫人昔日所述者。某備憶之。請夫人續言後事可也。某急欲知之。

夫人曰。君真惻隱之人哉。吾將悲痛之事。緬述於君前。不啻君已爲吾分其悲痛矣。

今者吾當續言之。自吾身入黨中。不及一載。窺得黨中之宗旨。不甚高尚。殊非吾初入黨時所料。蓋其所孜孜者。不外乎設計以強逼平民勒索資財而已。自是以後。二年中。吾之身世。實有進退兩難之勢。蓋進則自悔入此種惡黨。而甯肯再與之附和。退則吾良人時與吾反目。且橫被摧殘。甫生一子。三月卽殤。君試思吾當時。尙有生人之樂耶。某日之晚。忽黨中有祕密之文件數紙。被吾所瞥見。入吾掌握。此等文件。彼黨人何以不加謹藏。則殊非吾所能解。要亦吾萬死一生。夢想不到之機會也。吾一見之下。卽探手取之。密置懷中。自忖曰。自此以後。黨人之命脈。皆在於吾手矣。蓋此文件所書者。非第爲彼黨犯罪之明證。設使此等文件。一落於高摩列斯的或麥翻衣之手。高摩列斯的乃意大利及尼布爾等處之祕黨。麥翻衣乃西利之祕黨。雖並含有政治性質。而其後則皆專事窺探人之隱。聽以勒索資財而已。二黨之勢力以麥翻衣爲尤甚。則此二黨。必將羣起而攻之。而此黨中諸首領。必且逃亡不暇矣。蓋此文件。不但得罪於俄之政府。抑且得罪於他黨也。吾當時既挾有此物。遂不遑思索。急乘夜而逃。彼等之追擒與否。皆不暇計。

矣。始而繞道至維尼斯。安維烈亞的海中之大埠由維尼斯乘舟至埃及。自埃及至愛爾奇亞斯。

愛爾奇亞斯爲愛爾奇列亞之都城。爾奇列亞在阿非利加洲之北海濱。

而乘愛爾奇亞斯之私家快艇以抵英國焉。

吾自匿於倫敦之某區以避黨人耳目。蓋黨人在倫敦者爲數殊不少也。是以雖匿於彼終不自安。既而逢人訪問。知本鎮頗爲閒靜。用是潛身來此。得覩是屋。而趨訪於君所焉。吾之所以不求他經理人而獨求於君者。以吾嘗見本鎮之日報中登有君之告白耳。

德倫孟自忖此事果真。則彼狄克斯德果何爲者耶。

夫人又續言曰。今者君可以知吾必欲賃居此屋之緣由矣。特是吾雖在此間亦終不能安然無事。蓋吾之仇敵將徧訪吾於世間。以索還其所失。設使彼尋得吾。則吾之性命必不能幸保矣。吾近來得有消息。知黨人之搜尋日益緊迫。是以吾食不甘味。夜不安枕。惟有捧誦禱告之文。以求佑於上帝而已。

德倫孟曰。夫人伏匿此間既非久計。挾其文件適足亡身。爲夫人計其尙能通款於

黨人而以所得之文件歸還之否耶。

夫人捷應曰。是卽吾所欲求教於君者也。近者幸得一機會。知於吾之性命。尙不至有十分危險。蓋彼黨中某首領。明日將從美洲啟行。至英國。其前所以往美國者。以外間謠傳。吾匿於芝加哥也。吾有友一人在美洲。與吾相交。最爲親密。故獨知此間住址。在東半球中之知吾住址者。惟汝德倫孟君。在西半球中之知吾住址者。惟此人而已。此友人隱其名。而與黨中之首領。以信函互商。已有成議。待彼首領抵英國時。命吾將所取之文件。歸還於彼。而彼則將吾前時所捐入黨中之巨款。悉數還吾。並與吾以筆據。謂將來永無轆轤云。

德倫孟聞言。異曰。既能如此。則所事不皆已就緒矣乎。蓋德倫孟疑其既若是。則何以又欲就商於己也。

夫人曰。吾恐君猶未能確知吾所居之地位耳。蓋所議之事。雖已就緒。而吾則萬不能躬自往。見此首領。以與彼交易也。設使由此間致函於彼乎。則彼將知吾之住址。

矣。即使由他處致函於彼乎。則尤恐郵使之誤遞於他人。則適以自速吾之滅亡而已。

德倫孟惶惑不解而問曰。然則汝計將安出耶。

夫人重言以申明之曰。此吾所以欲求教於君者也。夫人言已。卽從椅中起立。趨至置火爐之處。以一肘加於爐上之架。俯其首於手上。旣而曰。設使此人來時。則吾將若何耶。吾則萬不能自往見之。而信函往還。又徒以速吾之死耳。

夫德倫孟之愚。亦可謂至矣。至此猶未知此夫人用意之所在。而夫人固敏慧之甚者。又斷不肯自道其用意之所在。而欲使德倫孟自領會之。蓋大抵婦人之求人。多用此術耳。

德倫孟曰。吾深愧此時猶未能知夫人之用意也。蓋夫人言黨中人之所欲得者。惟在所失之紙。則吾勸夫人歸還之。旣而夫人言黨中人已肯將夫人所捐之巨款。悉數歸還。則吾之意。欲勸夫人修書以訂實之。而夫人之意。謂是二者皆可行而不可。

行然則吾等將安從而設法耶。

夫人曰：吾已再言之於前矣。是乃吾所急欲求計於君者。

德倫孟曰：吾深愧無計可言。蓋吾此時聰明已盡矣。

夫人目視德倫孟而悄然曰：然則君究能助吾否耶？

德倫孟答曰：吾早已言之矣。凡有可以爲力之處，固無不樂於從命。然此時則不知將用何道以分汝之憂。夫人何不明告吾以欲吾爲之之事耶？

嘻！夫人至此而欲逼使德倫孟先自言之之技窮矣。遂囁嚅而道曰：吾甚艱於出口耳。

德倫孟曰：夫人儘可直言，從不從固在於吾耳。

於是夫人目視德倫孟之面，稍選始開言曰：德倫孟君，吾之所欲求君者，非他，乃欲君爲吾躬自寓書於此人耳。此人既不知君之姓名，又不知君從何處來，故斷不至有所損害也。

德倫孟自識夫人以後。頗樂於從夫人之驅策。然此次之事。乃爲夫人寓書於極可怖之祕密黨首領。則不得不躊躇久之。非怯也。以營業中人。而與祕密黨有所交涉。自與己之名譽有關耳。

夫人曰。君聞言躊躇。吾自不以爲異。蓋吾以此等事。洵君在吾實無應當之權利耳。於是。以首倚於手。嗚咽痛哭。德倫孟見之。不知所言。亦不知所措。觀其悲痛之情狀。實有令人憐愛不止者。此時除應許其所求外。別無可以慰藉之語。於是謂之曰。夫人。某誠不知將用何語以慰藉夫人。夫人所求之事。實爲某生平所罕聞者。故不得不稍稍躊躇耳。

夫人舉盈盈淚滿之目而視德倫孟曰。吾此時當茲患難之中。君不助吾。則吾之一生從此休矣。君之與吾相識。乃天以君助吾也。德倫孟君設使君有心愛之人。而處吾今日之地位。則君之感情將何如耶。吾乃一孤苦無靠之苦婦。人願君憐而助之。德倫孟此時之面目。顯然露傷感之色。遂步至窗邊。而向外圍望。夫人從其後。出織

織之手。執德倫孟之手曰。吾將何以感動君心而使君垂憫吾耶。吾一再哀求。豈竟無益耶。

德倫孟曰。夫人總當容吾思之。吾於倉卒之間。實不能卽定吾主見。待下禮拜一。與夫人以回音。夫人以爲何如耶。

夫人曰。君旣不能立時定見。則吾惟有靜以待之耳。特吾於此數日中。實不能稍釋吾痛苦矣。

德倫孟曰。今者夫人試告吾。設使吾肯從夫人之命者。則夫人將欲吾如何爲之耶。吾此時欲一聞之。

夫人答曰。吾所欲君爲之者。乃求君持吾之手書。往濊來毛斯。

濊來毛斯爲英國普名之海口自倫敦乘

火車往約二里而以書面交於彼從美洲來之人耳。此外更無他事矣。且彼從美洲來之人。早已言告吾。謂凡吾所遣往之人。彼必當以禮相待也。

德倫孟曰。甚善。吾將歸而思之。待禮拜一而覆夫人之命可也。於是夫人始自拭其

淚而欲備茶宴以饗德倫。孟德倫孟託有要事謝之，卽出門而去。

德倫孟心思往潑來毛斯海口一行爲之遞傳書信。初未爲至難之事。然其所欲相見者，乃一極兇險之祕密黨首領。是則非同兒戲矣。往復思之，終不能卽決。是夜夢魂縈擾，不安枕席。及次晨，行於途中，又與康堯氏相值，不禁神氣爲之一爽。康堯氏告以富喇氏夫人偶患神經痛病，故精神殊委頓云。德倫孟自以爲頗知夫人此病之由來。然於康堯氏之前，則絕不道及。

德倫孟於此一日之中，又將此問題轉輾思維，不下百餘次。忽焉欲往，忽焉又不欲往。然終究未能自必。及禮拜六之晨，忽憶及康堯氏必於是日赴聖巴沙路米禮拜堂，行祝禱之儀。此禮拜堂與西達氏屋相距可一英里。決計往此禮拜堂，求計於康堯氏。旣而祝禱旣畢，遂請於康堯氏許得與之偕行。至西達氏屋，康堯氏驟然諾之。且行且語，及途次，德倫孟謂之曰：吾有一事，方躊躇而不能自決，請貴女爲吾決之，若何。

康堯氏微笑而問曰。君何事不能自決。乃欲求助於吾耶。

德倫孟曰。吾將告汝。雖然。吾於告汝之前。必請貴女許吾。勿以所告者宣揚於外。

康堯氏曰。唯唯。吾當爲君謹守祕密也。

德倫孟曰。此事非他。乃富喇氏夫人以一極重要之事。託吾爲之盡力。夫人此時。正在無可排遣之患難中。想貴女亦已頗有所知。無俟吾之贅述矣。

康堯氏曰。吾觀夫人之情狀。而知其必有抑鬱無聊之痛楚也。

德倫孟曰。唯。夫人欲求吾脫之於患難之中。而此救援之事。則必須吾將自己之身。軀冒險者。貴女試爲吾思之。吾將何以應之耶。

康堯氏曰。噫。德倫孟君。吾以爲君不當以此事求決於吾也。

德倫孟曰。特吾必欲請教於貴女。貴女將何以示吾。

康堯氏曰。然則吾平心而言之。設使君果能脫之於厄。而於君之品行名譽。又不至蒙非禮之嫌者。則吾意君自當助之。

德倫孟曰。吾敬謝汝。吾之意從此決矣。

及次日之晨。德倫孟遂致書於伯爵夫人。謂決計肯援助之。

第十一章

德倫孟於禮拜日之晨。既致書伯爵夫人後。及禮拜一晨。遂親往訪之。然此次則備婦不導之入會客室。而導之入圖書室。中此圖書室。卽馬德美在時。用爲餐室者也。蓋自伯爵夫人遷入後。其餐室已移於此圖書室之後半間。向第七章中。已言之矣。德倫孟入室後。伯爵夫人方立於畫架之前。繪一畫而未竟之小像。蓋一美女子之首也。德倫孟雖不長於繪事。而極長於品評。知繪者藝事之才。誠不弱也。伯爵夫人知有客入室。急擲其毛筆與合色板。而趨逆德倫孟。發其微顫之聲而言曰。君眞愛吾甚矣。吾不知將以何言相謝也。

德倫孟曰。吾既許夫人以相助。故特來談論此事。並請夫人示吾以措施之方法也。蓋吾必須於事前預備一切而後可。否則鹵莽從事。恐負所託耳。

夫人曰。然吾固當將所事盡白於君。已將調度之事。思之至熟矣。設君能於禮拜三至潑毛來斯。則儘有餘暇。以守候彼所乘之郵船也。彼登岸後。所寓之住址如此。言時以紙一小方授德倫孟。街道之名。及屋之號數。咸備列焉。續言曰。彼登岸之時。當在郵船駛至後二小時。必不有誤。既登岸。即往此屋。而賃居於第一層樓。走廊盡處之一室內。此所言之屋。在潑來毛斯極舊極鄙陋之街道中。然此等處所。殊與吾等所爲之事相稱也。君所當爲之事。惟在舟抵後二小時半。即往訪此屋。行至樓上。叩其所居之室門。迨汝入室以後。汝當知其人爲形體矮胖。而鼻架一綠玻璃之眼鏡者。彼問君何事。則君可告以來易換文契。於是彼將問君曰。此等文契。係用梵文所書者。然耶。君聞言後。即可將吾所書之信與之。然君須切記於心。設彼不發此問。則萬勿以信與之也。

德倫孟答曰。某當謹記於心耳。特是夫人之信。何時可以與吾乎。蓋欲以時抵潑來毛斯。而不至遲誤。則必須乘滑鐵盧早班之火車以往。始可及耳。

夫人曰。設君能於明日下午。降臨此間。則吾之信必已預備矣。君此次助吾。誠爲莫大之恩。吾今者又欲以空言相謝矣。

德倫孟曰。吾當於明日下午再來耳。言已告別而出。德倫孟此次以未見康堯氏。心中稍有不愜。然至次日之晨。則與康堯氏相遇於麥蓋脫潑來斯。二人相偕而行。然康堯氏之神情意態。不若平素之活潑。第見其於和易可親之中。又稍帶惆悵不歡之態。德倫孟異之。問曰。貴女乎。汝嘗過石橋而眺覽對岸之風景否耶。此間之景色。立對岸而望之。恍如入畫。

康堯氏聞言。頗露欣幸之狀。答曰。否。吾從未嘗至對岸。故頗欲一眺之。

德倫孟曰。然則吾與汝同過此石橋可也。於是德倫孟以手挽康堯氏。下橋沿河岸而行。行未遠。遂就坐於樹下之長椅。閒眺對岸景色。果極可愛。朝日之光照於紅磚屋頂。渡邊之碼頭棧。則以黑色之木建築之。禮拜堂之鐘樓。巍然高起於屋宇之上。以心中坦然無事之人。對此風景。誠爲不惡。然德倫孟審視康堯氏神情顏色。知其

必有不歡之事。介介於胸。意欲一問其故。然不知何以啟口。而康堯氏忽然謂之曰。德倫孟君。吾甚不快。

德倫孟對曰。吾聞此言。深爲惆悵。吾有可以爲汝效力之處否耶。

康堯氏曰。吾恐君無可助吾也。默然者少時。旋發其極低之聲。一若恐旁人聞之者。然謂曰。德倫孟君。吾誠不知富喇氏夫人爲何如人也。

德倫孟曰。汝由何道而見之耶。

康堯氏搖首。旋答曰。吾不能告汝。吾惟有時爲其所驚怖而已。

德倫孟急問曰。汝之意。殆非謂其以不仁愛之行待汝耶。

康堯氏曰。否。否。吾非謂是。吾本不當喋喋於人前。然無奈近日來吾心中深覺不安耳。

德倫孟見此情形。不知將何以爲之解憂。旋以手加於康堯氏之臂而言曰。吾深願汝常以不安之事告吾耳。

康堯氏又嘿然。既而曰：君之待吾，可謂厚矣。其實此事非第吾不當爲君言之，并不當於君前，稍露吾所以怏怏之故。言已嘿然，更不復語。

德倫孟遂亦不復窮詰。惟請之曰：康堯氏貴女，吾有事欲請汝，汝其許吾否？

康堯氏茫然不識其所請者爲何事。遂問其故。德倫孟曰：吾意欲偕汝同往，見吾母。吾母所居，由此間往，不過步行十分鐘耳。吾所以欲請汝往者，此中實有一緣由在焉。願貴女勿以吾爲作無謂之求也。

康堯氏曰：然則吾等去耳。

於是二人沿河岸而行。及抵德倫孟之家，則其母方坐室中，執日報而讀之。瞥覩其子，偕一身材脩長之美女，並行草地之上，向屋中而來。愕然不知此女爲何人。蓋德倫孟於其母之前，素未嘗述及康堯氏也。

及二人既入室中，主客相見。德倫孟之母，急取椅令康堯氏坐之。笑談至一刻餘鐘。德倫孟觀康堯氏之神情，一見其母，卽有十分親愛之意。流露於不自覺。不禁心中

欣然自幸。既而起身告別。德倫孟仍與康堯氏偕行而出。康堯氏告以生平所見老人。其可愛未有如君母者。德倫孟是時方手扶康堯氏。並步而行。不然。則聞言之下手欲起舞。足欲起蹈矣。乃乘機捷問曰。汝知吾所以率汝往見吾母之故乎。

康堯氏答以不知。德倫孟乃又言曰。今者吾當爲汝白之。特吾於未白之先。當先求汝許吾一所請之事。

康堯氏曰。君何不將所請之事。先以告吾乎。設使君所請者。而在於情理之中。則吾自當勉允之。

德倫孟曰。是亦無他事耳。吾明日之晨。卽將啟行。此汝所知也。顧啟行之後。不知何時始能歸來。是乃吾所不能預必者也。吾所欲乞汝許吾者。謂設使吾去之後。此間或有意外之遭逢。則請汝立即奔至吾母之處。與吾母共居耳。

康堯氏聞言。惶惑而問曰。然則所謂遭逢之事者。究何事耶。

德倫孟曰。此則吾亦不能預知。惟或者有出於意外者。故深願先以白汝。汝其許吾

耶。

康堯氏淡然曰。君如欲之。則吾遵命可耳。

及二人行至高街之轉角處。立於一老婦人所開設之書肆前。握別焉。此老婦人由內外望。見德倫孟握手之時間。未免較通行之時間。爲過久也。

是日下午。德倫孟至西達氏屋。於伯爵夫人處。領取寄往潑來毛斯之手書。第見伯爵夫人之言語舉止。非常惶亂。夫以婦人女子而當此危急存亡之際。自無怪其然。故德倫孟絕不謂異。而夫人於言語之間。又再四稱謝德倫孟之盛德。及後。德倫孟起立告辭。夫人謂之曰。君既將信件面交之後。似可乘火車往康華爾。英國極西在康華爾小住一二日。則彼從美洲來之人。或將從往。未可知也。

德倫孟之意。以爲夫人此言。殊無足重輕。蓋既往潑來毛斯與其人面議。又何必易地至康華爾。康華爾在潑來毛斯之西與潑來毛斯相緊接耶。遂亦不復介意。於是

夫人出手書。奉於德倫孟。德倫孟受之。信面無住址。而封緘則甚固。

夫人曰。吾顧君謹藏此信。勿稍大意。吾之性命。全在於此。待君既交於其人之手。而後吾命可免於危也。

德倫孟置信於裏衣之衣袋中。答曰。某當以軀命立保此信。深望此去。果能成功。以慰汝望耳。於是與夫人握手而出。然此次又未嘗與康堯氏相遇。則不能不怏怏耳。其送德倫孟至大門者。仍爲平日應門之傭婦。傭婦啟門。以待德倫孟之出。德倫孟於無意中回首向居宅一觀。則不禁愕然。幾失聲狂呼。蓋屋之彼端。有一人探首窗外。此人非他。正馬德美君之管家僕巴瓦斯也。德倫孟惟有搔首踟躕。惶然莫測而已。

次日之晨。九點鐘時。德倫孟乘火車。赴潑來毛斯。及至。已近四點鐘矣。德倫孟於此古來有名之海口。猶初次登臨。相傳有若何之勝景。若何之歷史。則固深知之也。既抵後。擇一最美之客館居之。行裝已卸。遂散步至有名之化意石灘。化意石灘名也。介乎式登潭與米爾峽之間。此潭與峽爲潑來毛斯天生之兩海港。而稱歎拔登之高。拔登水堤名。瞻望孟脫愛奇互勃林木之勝

景

孟脫愛奇互勃在康華爾乃一四面有城垣之舍字佔地杼勝適與濼來毛斯相對也

焉。延眺久之。不禁有感於中。自思吾

乃一臨河小鎮中之屋產經理人。詎知今日身臨此間。與歐洲祕密黨首領相見。是豈在夢中耶。於是又復念及康堯氏。不知其抑鬱寡歡。果爲何故。聞康堯氏生產之地。爲達脫摩爾。是則與此間潑來毛斯同在一省也。

同在提望希亞省

既而瞻覽漸足。遂歸

至旅館晚餐。晚餐後復出散步。俄乃歸而就寢。以待明日之事。

翌日。天甫黎明。德倫孟卽倉皇起身。趨至化意石灘。遙望地平處有舟來否。迨至早餐之時。始望見彼極大之輪舟。駕駛而來。及入海峽以後。泊舟下旋於拔登堤之後。而德倫孟自忖曰。二小時之後。吾奉命而行之事。可以告畢。從此後。非第不欲見伯爵夫人龍旦。且亦不願聞其名矣。雖然。其於夫人則如此。而其於康堯氏。則固未能恣置焉。

維時德倫孟坐化意灘上。遙見彼附於輪舟之小艇。駕駛而出。沿大舟之側而行。是卽載旅客登岸之艇也。於是德倫孟歸至旅館。草草早餐既畢。時時取懷中錶觀之。

恐至後時。然距往見之定刻。猶遠。於是一讀晨報。則又毫無興味。其所載者如小亞細亞之殘暴也。支那之內亂也。皆德倫孟之所厭見者。

定時將屆。乃取帽戴之。疾步而出。抵彼邑中地勢較低之一區。昔日有旅人啟行赴美洲。而以美洲爲殖民地者。其啟行之處。與此區逼近也。其地之屋宇。皆極樸陋。店肆所陳列者。船上所用之時辰錶。指南針。以及水手所用之油布海靴之屬。更有一種透入鼻觀之魚腥而已。既而又行經無數肆門。其門皆施以雕刻。形式殊古舊。於是始抵彼伯爵夫人所示之屋。此屋所在之街道。狹而且穢。二面皆係房屋。又多爲三層樓。較諸倫敦極僻陋之街道。猶覺無此污穢也。僅有一端。尙可屬目。則其正門之上。雕刻頗極工致。

德倫孟入地鋪磚石之庭。四顧右手有一石梯。以繩索爲扶手。拾級而登。亦無有阻之者。及至梯之第一級。有一小孩。橫路而坐。以爲德倫孟入客館後。最先遇之人。蓋除此小孩外。竟不復見有他人也。此小孩方弄一籠。中蓄一鼠。旣見德倫孟。卽向之

索錢。否則不讓之行。德倫孟取一先令與之。始欣欣而去。德倫孟行於走廊之中。塵垢滿積。似已數十年不加灑掃者。然亦不以爲意。迴廊盡處。遵伯爵夫人之教。叩其室門。門內有一沉著之聲。應曰。入來。德倫孟轉室門之柄而入室焉。室甚小。其毫不修飾。與客館中之他處同。牆垣所糊之紙。已片片飛墮。窗上玻璃。半已破碎。地上不鋪地氈。至其器具。則當室中央。置一舊桌。列坐椅三四。半多朽壞。一形如安樂椅之椅。坐一鼻架綠玻璃眼鏡之文人。見德倫孟入。遂發其甚急切之聲色而問曰。客來奚事耶。

德倫孟答曰。某之來。爲交付文件事耳。

其人注視德倫孟之面而問曰。文件耶。既而又曰。是否係用梵文所書者耶。

德倫孟曰。君可自觀之。吾不知其細也。言時。即以伯爵夫人所託之信授於其人。

其人啟緘觀之。甫畢。即以拳奮擊其桌。德倫孟不禁駭然倒退。趨至門側。而其人則呼之。回曰。吾告汝。吾今者不欲羈留汝於此間。亦不欲將汝扭送警察。然汝一去之

後。則吾當竭生平之能力以捕汝。並捕汝之同黨。以重懲汝。此十五年之監禁。斷不汝貸。

德倫孟目視其人。突然駭跳。此人之言何爲耶。設使伯爵夫人之歷史而果眞者。則此人又何敢無禮若斯耶。乃謂之曰。吾於信函中之事。實絲毫未知。吾不過爲吾託事人執郵人之役耳。

其人答曰。汝所擇之託事人。亦眞奇妙甚矣。然汝欲飾辭以欺吾。汝謂吾能信之耶。德倫孟答曰。吾實告汝。吾生平爲人。從未受誑言之嫌疑者。夫使汝爲祕密黨之首領——

其人聞言。遽一躍起。口中則駭呼曰。何處之首領耶。

德倫孟答曰。祕密黨之首領。卽伯爵夫人龍旦所備受其逼迫者也。

其人曰。伯爵夫人龍旦耶。吾生平未識此人。至於汝以吾爲祕密黨之首領。則吾實告汝。吾乃紐約股分總公所之會友也。

德倫孟聞言。惶惑萬分。莫知所措。猶未及致辭。其人又續言曰。吾告汝。汝其聽哉。吾生平善於鑒別人之面貌。吾觀汝之爲人。似斷非爲不端之事者。然汝一則曰伯爵夫人龍旦。再則曰祕密黨之首領。吾則既非首領。亦非與龍旦相識者。

德倫孟曰。然彼等則實告吾以汝爲黨中之首領。我故言之。

其人曰。嘻。吾不知汝爲癡漢歟。抑爲惡黨歟。特——

德倫孟不待其辭畢。卽忿呼曰。吾來此。非受汝之侮辱者。吾不過來賣書而已。今既以書面授於汝。則吾當與汝別矣。嘻。吾生平真未嘗遇有此等事也。

其人曰。汝之來。不過欲望此事即能成就耳。其實汝乃夢想也。夫汝欲吾以二百萬元易一人。汝過矣。汝過矣。

德倫孟大駭曰。人耶。吾知有何人耶。此言從何處來耶。

則見其人二目。在綠眼鏡中。猶視德倫孟之面貌而答曰。吾不知汝爲歷練已久。貌若忠誠之匪類歟。抑爲惡黨之走狗歟。既已奉書而來。何又怯於自認也。是二者必

居一於此矣。

德倫孟曰。惡黨耶。匪類耶。何哉。汝所謂。

其人取桌上之信而持於手中曰。此信中所述者爲何事。汝未之知耶。

德倫孟曰。吾實告汝。吾之所知者。惟歸還汝之文件。而此等文件。卽伯爵夫人龍旦逃自波蘭時。所挾持以去者耳。吾知汝在美洲徧訪龍旦之蹤跡。然耶。

其人歎曰。噫。吾知之矣。汝實爲若曹所愚弄耳。此信現在。汝其觀之。其人言時。卽將伯爵夫人之手書。擲於桌上。然德倫孟則不欲取觀。惟答之曰。吾敬謝汝。吾實不願觀之。

其人曰。設使汝欲知此事之詳細者。汝不如觀之爲善。

德倫孟此時。疑慮之心。與忿怒之心。輾轡往復。不知伯爵夫人所言之非其真歟。抑此人故爲此等言語。以侮弄歟。遂趨至桌旁。一視其人之面。而桌上之手書。則猶不欲徑取而觀之。

其人曰。汝試觀之。吾知汝爲忠厚長者。故必欲勸汝一觀也。於是德倫孟更不置答。取而閱之。其辭曰。

倘汝急欲知雪拉史韋勃爾之行蹤者。可酬吾以二百萬元。設汝應許。則登廣告於泰晤士報可也。此款交付之後。再當與汝開談判耳。

德倫孟讀畢。驚駭若癡。或恐目光有誤。信中語殆未必然耶。夫使此信果真。則伯爵夫人龍旦之語。自始至終。無一字非僞造矣。維時頭目昏暈。罔知所措。旋又念及於己母及康堯氏。不知以吾爲何等人耶。而彼鼻架綠眼鏡之人。則細窺德倫孟之舉動。未嘗或釋。旣而問之曰。汝以此信爲何如耶。

德倫孟茫然而答曰。此事惟天知之而已。吾此時不知所措。亦不知所云矣。彼婦所告吾之歷史。如是其悲戚動人。吾真愚甚。乃至信以爲真耳。

其人曰。由是言之。則此案中有一女子矣。

德倫孟曰。是卽吾向所言之伯爵夫人龍旦是也。

其人曰。嘻。汝非孩提。胡被其玩弄至此。目前之事。所關係者不小。汝試告吾。將何以爲計耶。

德倫孟憤歎曰。吾誠不知計之安出。由今觀之。則吾實自始至終受彼婦之愚弄耳。然吾亦終不料其奸惡至此也。敢問君爲何人。又何以有涉於此事乎。

文德格拉甫乃將雪拉史平日之行事。述其大綱。並將雪拉史所以來歐洲之故。詳述一過。且云。雪拉史之寡婦孤兒。日夕悲啼。盼其夫若父之歸。而美洲之商界中。亦若何其騷擾不甯云云。

文德格拉甫言之既畢。約翰德倫孟亦將其所遭之事。備述始終。絕不稍諱。文德格拉甫曰。君所告吾者。吾悉已領會矣。彼等既愚弄吾曹於前。則吾曹此時。必急有以報之。爲今之計。莫如馳往倫敦。將此事密報於蘇格蘭警署。而盡捕其黨。庶彼等或不及逃避耳。

二人相率出旅館。往火車站。買票赴倫敦焉。所惜者。當時馬德美之管家僕巴亘斯。

實於旅館之對面某酒肆中密伺德倫孟之動靜。及德倫孟偕文德格拉甫出旅館而往火車站。則巴亘斯亦從之。而德倫孟竟未之見。遂被所鬼脫焉。

巴亘斯既密隨二人後。見火車已發。遂喃喃曰。吾等竭心血。冒危險。幸成此至美之買賣。而一旦誤託局外之人。遂至所謀者盡歸無用。且不測之禍。近在眉睫。詎非至可惜哉。巴亘斯卽於是晚。潛自乘舟赴南美洲。自此以後。竟不復見其蹤跡云。

第十二章

德倫孟與文德格拉甫乘火車進發。既抵布定登。倫敦之四邑卽僱亨生車。徑投蘇格蘭

警署。將所遭之事。畢白於警察總監之前。絕不諱飾。總監靜聽既畢。遂謂之曰。德倫孟君。汝之獲免於禍。可謂幸矣。設使彼惡黨奸謀得逞。則汝雖百喙自辯。亦終不免於嫌疑矣。君今日所報告之言。實於本署至爲有益。吾意君從潑來毛斯返倫敦。斯時殆尙無知之者。

德倫孟曰。某實未嘗留意。然以吾觀之。彼黨終無由知吾猝返耳。

總監曰。唯唯。吾等目前。姑以彼黨爲未知。疾往掩捕。不容稍與以逃逸之機會。若彼黨知事不妙。一旦兔脫。則逮捕殊爲不易。今者此間有肖像數昏。君可一閱。蓋據汝所述伯爵夫人。及其從者之情形。似此間已攝有肖像也。總監言已。卽出室而去。俄攜肖像一束返。謂德倫孟曰。德倫孟君。某在此間。部署他事。君將此等小照。逐一檢視。設有相識者。可卽白之於吾。

德倫孟遵命而行。惟見其中有面貌威嚴之武士。有形容韶秀之貴婦。有身材苗條之少女。各各不同。而要皆爲罪人。然德倫孟則無一認識者。總監復取一束。令伊認之。此束約可三十張。德倫孟逐一檢查。及後。忽驚駭大呼。蓋在其手中者。正酷類於伯爵夫人龍旦也。審其照相館之牌號住址。知此影乃攝於美洲之紐約者也。總監聞呼。卽起立趨至德倫孟之側曰。君檢得之乎。德倫孟答曰。此女子像。酷肖彼婦。無以復加矣。

總監由德倫孟肩後。注視此象。亦不禁愕然失色。旣而曰。此人本在吾意計中者。然

吾終不料其至英國也。蓋前此曾聞其在紐約耳。

德倫孟曰。然則君識之耶。

總監曰。噫。天乎。君問吾識之耶。吾豈徒識之。此婦才貌。在近世婦女中。實莫與倫比者。吾所見婦女亦多。能如此婦者。卒不一覩。此次之事。既爲此婦所爲。是則其故態之復萌。要亦不足怪也已。

文德格拉甫曰。此肖像容某一觀可乎。某急欲一瞻其究爲何如人也。總監與之。文德格拉甫之目。由綠眼鏡內。審視一過。突然驚叫曰。此婦豈尙存耶。此乃撒提狄克斯德也。昔日卑爾格來武戀之。至傾其產。喪其軀。時尙少年也。旣而華爾勃羅克斯君之子亦戀之。幸爲其家屬所擯斥。不然。華爾勃羅克斯君之子。亦將蹈卑爾格來武之覆轍矣。吾不料彼此竟以陷雪拉史也。噫嘻。倘雪拉史而尙有知者。吾不知其將作何語。

總監以手自搔其頰而言曰。撒提狄克斯德也。麥爾格來脫培爾登也。杜喇密德福

特也。浦拉爲克斯福特也。密立生脫特斐爾夫人也。馬林富喇氏貴婦也。伯爵夫人龍旦也。以一人之身。其姓名尙不止此。有好事者。直可爲之著一名。姓字典矣。

文德格拉甫聞言而笑。然約翰德倫孟則呆若木雞。不言亦不笑。既乃目總監而問曰。君言此婦有時嘗自稱爲狄克斯德夫人。然耶。

總監曰。然。彼在芝加哥時。嘗用此名。犯巨騙之案者數次。其夫狄克斯德嘗効力於美洲軍隊中。退歸後。卽從事於拐騙者三年。此人究爲彼婦之夫與否。實不可知。然於名義上。則宛然夫婦耳。

德倫孟曰。君能將此人容貌舉止。一述之耶。某爲此請。實有深意在焉。

總監曰。其實不能言之。然此間有一人。當可爲吾輩助者。遂就寫字臺所置傳話筒中。喃喃數語。未幾。一身材脩長。容止威武之壯士。入。

總監呼之曰。密特爾爲克。昔日撒提狄克斯德在芝加哥犯巨騙案時。憶汝當時在美洲。曾偵察其夫之行蹤。然耶。

密特爾爲克曰。然吾當時雖留意偵察。而其人以事幸免。故未能擒致之。然使吾今日重遇之。則不論其在何處。吾尙能辨認之。

德倫孟曰。其人身材中等。髮作灰色。鬚亦灰色。望之殊可畏。所戴之帽。稍側一邊。其二足於行路時。稍有高低。然耶。

密特爾爲克答曰。君所述者。可謂切合矣。彼當時於三狄愛谷

美洲南坎烈福尼亞之梅埠

相近

處。以賭博事。被人由馬車中擲下。至傷其膝。頸骨亦以是受損。故不克與其妻同在芝加哥。否則吾等當時必擒之矣。而其黨羽之中。又有一人。名巴脫霍亘斯者。其狡黠與狄克斯德相伯仲。二人乃狼狽爲奸者也。

德倫孟又不禁暗暗稱異曰。彼巴脫霍亘斯。殆身材高岸。睛髮俱黑。其髮亦作黑色。惟脣上無鬚。年約四十五六。容色則甚嚴厲者。

密特爾爲克答曰。君所述者。真如覩也。吾見彼之時。彼尙無鬚。然此固不足爲異者。君於何處見之。能告吾耶。

德倫孟目視總監。不敢遽述。總監頷首示允。德倫孟始將赴西達氏屋。與馬德美議賃屋之事。起直至往潑來毛斯賚書之事止。簡述一過。至是始知所謂巴亘斯者。卽巴脫霍亘斯也。

總監調度既畢。其馳往西達氏屋掩捕者。爲總監一人。偵探二人。文德格拉甫與約翰德倫孟是也。是時德倫孟心中。設有謂其受伯爵夫人之侮弄。此時樂於報復。遂興高采烈者。此實大誤。蓋德倫孟則神色懊喪。肢體無力。雖明知夫人之弄己。然亦不願過於刻待之。蓋夫人究不過一女子。況又爲美豔絕俗之女子。卽其有害於己。尙不能不曲宥之。是則婦人女子之勢力之入人深也。

既抵泰姆士河上之小鎮後。急下火車。徑往其地之警察署。僅須五分鐘。一切均已預備。乃急向西達氏屋而行。是時已將近晚間九句鐘。天甚昏黑。徑由麥蓋脫潑來斯向右轉灣。登小山。是卽導往惠烈斯路者也。德倫孟心中早已決定。謂無論彼所謂伯爵夫人龍旦者。將遭若何之處置。而康堯氏貴女。則固純潔無罪。必當離西達

氏屋而他往。已預計於胸中。當於是晚。偕往己屋。令老母陪護之。若使任聽其仍往西達氏屋。則其悲苦驚駭之情形。實有令人不忍卒想者。

及車抵西達氏屋。相距可五十碼。總監傳令停車。各一躍而下。密談數語。總監謂德倫孟曰。德倫孟君。汝可當先至屋前。而曳其門鈴。吾等緊隨君後可耳。

德倫孟奉命至門前。而曳其鈴。無應者。乃再曳之。旋聞有婦人足聲。得得而至。及啓門相見。卽前次應門之女僕也。僕見客暮夜來此。頗爲驚詫。德倫孟遵總監先時之教。叩以富喇氏夫人在家否。言甫出。卽聞警察等之足聲。已橐橐而趨至背後。

女僕答曰。富喇氏夫人不在家中。彼於今晨啟行往倫敦。設君有事。則請見康堯氏貴女如何。

總監歎曰。彼婦又兔脫矣。言已。卽顧謂本鎮之警吏曰。孟生。汝速乘此馬車。徑往狄克斯德之家。捕狄克斯德而幽之於署中。並發電至城中。卽倫敦令急速搜捕此婦。不得稍緩。吾當入屋搜檢。故須暫止於此。

警吏奉命而去。總監等同時入屋。行未數武。德倫孟卽止步。謂總監曰。某有一事。欲求總監之特許。總監其允我否。

總監答曰。設使無害於某之職務者。則某極願遵命。君所欲者何事。請速以見示。德倫孟曰。此乃關於康堯氏貴女之事。是卽吾等此時所欲入屋往見之人也。吾敢誓言於君前。彼貴女實未嘗絲毫與聞隱謀。不過於彼婦入屋之日。受僱爲同伴而已。設使君等不以爲非者。則吾當挈之至吾母之處。令吾母陪護之。蓋此間斷非純潔無罪之少女所可復居者也。

總監微笑而答曰。吾深願從命。特須待見面後。再行決定耳。吾此時之所切望者。惟在擒獲彼婦而已。以吾觀之。君往潑來毛斯時。實有彼黨中人密隨而往者。及君偕文德格拉甫君乘坐火車。同返倫敦。必爲彼黨所見。故發急電以報告彼婦。而使彼婦倉卒得逸耳。

總監且行且語。俄入會客室。康堯氏貴女瞬息卽至。其惶駭無措。固無待言。惟一

呆視諸人之面。茫然不知所遭者爲何事。德倫孟趨至其前。執手語曰。康堯氏貴女。某等來此。深恐貴女憂懼於心。某敢請貴女稍壯其膽。若何。

康堯氏面如紙白。問曰。君等之來。究何事耶。吾今日自覺此間必有可異之事。願其事如何。願君直告。勿俾吾猶豫莫解爲幸。

總監問曰。富喇氏夫人於今晨何時啟行乎。貴女能確指其爲何時何刻而不爽乎。蓋某等於其動身之時間。必須確知之。

康堯氏聞言。稍一追思。遂答曰。彼動身在十二點鐘之前數分鐘。此則吾之所可必者也。彼今晨曾得一電信。而坐於廳事內啟閱之。

總監曰。彼既閱此電信後。嘗有言語乎。

康堯氏答曰。彼告吾以此電。乃從其舊同伴處來者。其舊同伴患病於倫敦。勢在垂危。故急欲啟行。不能稍待。吾叩以何時始歸。則彼云。未可預定云云。觀其神色倉皇。舉動大異於平日。當吾爲之整理衣服。收拾行篋時。彼意甚悲楚。凡吾所知者。盡於

此矣。此外尙有他事否耶。設君等尙有他事。則速告吾。豈夫人於路途間。遭有意外之變耶。

德倫孟目視總監。總監領首。以示許其言之之意。德倫孟乃曰。康堯氏貴女。吾等今日之來。實攜有不吉之消息。貴女與吾。皆受人之愚弄。言之實可駭歎。

康堯氏仍不解德倫孟之語意。問曰。吾等何事受人愚弄耶。豈吾等受富喇氏夫人之愚弄耶。是則斷無之事。吾誠不敢信。

德孟倫曰。不幸而愚弄吾等者。確爲此富喇氏夫人也。蓋夫人本非貴婦。其實乃一著名之罪人。此君乃從蘇格蘭場警署中來者。持有信票。欲捕之耳。

康堯氏聞言。作微喟聲。蓋康堯氏以潔白無辜之女。而無端忽與罪案有涉。亦猶德倫孟以素有品行之商人。而幾不免於黨惡之嫌也。故二人之被愚略同。而悲歎亦相若。然德倫孟則迷於伯爵夫人龍且之色。故頗有曲恕之心。而康堯氏則感龍且平時之優待。故聞言亦有悲痛之意。是則二人之所見。又似異而實同者也。稍選。

康堯氏呼曰。嘻。此事必非真。此事必非真。彼夫人之待吾。乃如彼其真摯。如彼其仁愛也。德倫孟意欲爲之伸說。躊躇不遽開言。總監接言曰。吾等此時。慎毋以空言費時。德倫孟君。汝儘可於貴女之前。將此事伸說明白。而吾等則必須將屋宇搜緝一過。或者可藉以探得端緒。或則於彼一事有所發見。均未可知耳。

德倫孟知其所謂。彼一事者。乃指雪拉史之事。然總監旣不明言。則彼亦無事明說。總監於衣袋中。出一手冊。曰。吾等於檢查之前。當一叩此間之僕人。共有幾名。康堯氏貴女能告吾乎。蓋吾旣知僕人之數。則可以一一訪問之。

康堯氏答曰。僕人凡五名。一管家僕。——

德倫孟驚呼曰。管家僕耶。然自富喇氏入居此屋以後。其應門者。乃一僕婦。卽吾當日在此間飲宴。其伺候者。亦卽此僕婦也。

康堯氏曰。信然。信然。富喇氏夫人嘗告吾。謂有客來時。則命女僕伺候。而無客時。則命管家僕也。

總監笑曰。是可見彼婦實不欲令此管家僕爲外人所窺見耳。

德倫孟以手自拍其膝而呼曰。噫。今而後吾知之矣。此管家僕者。卽吾當日見狄克。斯德與彼共語於狹巷而亦卽吾出門時見其探首於窗外之人也。顧謂康堯氏曰。其人面目黧黑。鬚亦作黑色。而脣之上半。則未蓄有鬚者耶。

康堯氏答曰。君所述者。眞可謂恰合矣。彼於昨日之晨。由此啟行。云往省一病戚於密特蘭。地名也。

總監曰。德倫孟君以吾測之。彼由此間啟行。實密伺君於潑來毛斯者也。雖然。康堯氏貴女。幸勿責予僂言之罪。除管家僕以外。尙有四僕。若何耶。

康堯氏答曰。女僕二人。一長而一少。彼二人此時並在屋中。君可自往見之也。又嘗有男僕。名恰夫者。法蘭西人。據云服役於富喇氏夫人處。已歷有年所。

總監問曰。貴女謂嘗有男僕。名恰夫者。用一嘗字。果何意耶。

康堯氏曰。此無他。以彼已去耳。緣彼於夫人啟行後。不及一小時。卽束其行裝。忿然

告辭。謂此等荒僻所在。令人生厭。故不欲復爲傭役云。吾雖再三勸之。而彼堅不肯允。並不肯留其去後之住址。或者彼自往見富喇氏夫人。未可知耳。

總監曰。由是言之。則此人亦惡黨之一。可謂見機而作矣。貴女能將其人之形狀。爲吾詳述之否。

康堯氏以言語描繪其人之狀態。致爲詳晰。總監一一記之於簿。旣畢。遂叩以此外。尙有他僕否。

康堯氏曰。此外尙有一人。乃司庖之女子。彼現在屋中。君可以見之。彼年事甚少。乃由吾本鄉挈至此間者。

總監曰。甚善。某敬謝貴女。某今者欲一視此屋。貴女當不以爲罪。並希貴女令傭者給吾蠟燭一枝。於是康堯氏曳鈴召女傭入。是卽適纔啓門之婦也。未幾。取燭至。總監乃率偵探。及文德格拉甫同往搜緝焉。

德倫孟陪康堯氏於室中。衆人旣去。室中悄靜。令人生畏。德倫孟久欲挈康堯氏至。

家。與老母共處。而一時無以措辭。嘿然無語者少時。康堯氏先言曰。德倫孟君。此事洵可怖之甚者。設使吾當時早知富喇氏夫人之行事。如君等所言者。安肯應其召。與之共處哉。吾昔日嘗告君。吾之父母。早相繼見背。世界中竟無一相厚之人。一旦猝遭此變。將何以處之耶。吾之生命名譽。不將以是而毀壞耶。

德倫孟急慰之曰。此斷無之事。且於貴女絲毫無損也。外間甯有人疑貴女有涉於彼黨者耶。貴女其母慮言已。略一向前。執女手。發微顫之聲。而向之曰。康堯氏貴女。某有一言。本不敢傾吐於貴女之前。至如其汲汲第吾等此時所處地位。若此。有不容不急爲一白者。吾與貴女相識。爲時雖不久。然吾傾慕熱愛之心。世間更無他物。可以撼奪者。今者貴女在患難之中。吾極欲稍助貴女。敢請汝今夜離此西達氏屋。至吾母處。與吾母同居。汝將見吾母愛汝。不啻愛其親生之女。吾之至愛者乎。汝肯爲吾之妻否耶。吾自知不足爲貴女偶。然設使貴女而肯垂允者。則吾將竭盡區區之心。俾貴女日處於幸福之中。汝其告吾。汝之愛吾。果能如吾之愛汝否耶。設使

貫女而不肯答吾此問者。則亦不妨直言。吾斷不强逼也。

康堯氏不卽置答。惟更以一手。令德倫孟握之。而首倚於德倫孟之肩。嗚咽而泣。其心若將碎者。德倫孟方欲慰藉之。而康堯氏之悲感。已稍減。舉其盈盈之目。而視德倫孟之面。其口中雖不言。而由其雙目之神情觀之。則可見康堯氏已確有真愛情。與夫信任德倫孟之心也。旣而輕語曰。噫。約翰約翰。吾蒲柳之姿。安足以當青睞。而君乃垂盼若此。眞令吾有不能自信者。雖然。吾實愛汝。吾實愛汝。吾當日初見汝時。卽覺愛汝不能置。

德倫孟挽康堯氏於臂。一聞此言。不覺感極而悲。喉中如塞。淚亦涔涔下。旣而曰。愛者乎。汝此時必將應用之物。整備停妥。然後相偕至吾母處耳。至於此屋。則無論所遭者若何。而汝則萬不可居矣。

康堯氏舉目視約翰之面。而問曰。特不知汝母肯納吾否耳。

德倫孟曰。汝前者嘗見之矣。彼甯有不汝納者耶。愛者乎。汝其信吾。彼之所以待汝。

者。將不啻待其所生也。從茲以後。吾無妻而有妻。汝無母而有母。詎非一舉而二得者。

康堯氏曰。然則吾往整理吾衣物耳。噫。約翰。吾悲苦之心與欣幸之心。不禁一時並起也。吾自揣不足與君相匹偶。然昊天在上。實鑒吾心。冥冥中會當牖助吾。使吾能恪盡妻道。爲世間之賢婦耳。

德倫孟曰。唯唯。此吾所敢決言者也。於是啟門令康堯氏出。康堯氏卽登樓。往寢室中。而德倫孟則往尋總監等。及後得之於廚下。方與僕人等相問答。惟翰訊之下。無甚效驗。蓋傭人等於其主婦之歷史。皆不甚深知。卽間有知者。亦不過得諸巴巨斯與恰夫之造作而已。且尤有爲難者。則徧搜屋中。自頂樓瓦底之樓房以迄廚室。了無可疑之形跡。

總監見德倫孟入。謂之曰。某於屋中居室內。搜尋已徧。絲毫竟未有所得。是可知其一聞警信。卽將略有關係之物。消滅淨盡。噫。汝友伯爵夫人龍旦。可謂能矣。

德倫孟未及置答。而西達氏屋大門上之門鈴。震搖甚響。總監驚呼曰。異哉。是何人耶。遂顧謂女僕曰。汝等中可以一人往應門。然慎勿多言。否則不汝宥也。

設是女僕一人奉命而去。既而偕一人入。是非他。乃奉命往捕狄克斯德之本地警吏也。

總監急問曰。獲之耶。

其人搖首曰。彼房主婦告吾。狄克斯德早於本日日中。席捲其所有而去矣。彼託辭

謂有友招往哇克斯福希亞。

在英國內城之地。

會射。突然而去。及吾入其室。檢搜遺物。已一

絲不剩矣。

總監微歎曰。妙哉。彼之會射乎。吾恐其往阿非利加之中央。搜尋野象也。顧無論如何。明晨吾當自往其室中。再一搜檢耳。

德倫孟心思康堯氏整理物件。必久已妥協。遂問總監曰。君此時將何爲耶。

總監曰。吾將一搜其地窖耳。於是又顧謂僕婦曰。汝曹其授吾以地窖之鑰匙。

僕婦中之年長者答曰。某等未嘗得有窖門之鑰也。富喇氏夫人嘗謂吾等曰。窖中黑闇甚。可以不必啟用云。

總監曰。然則彼同伴之貴婦。或者得有此鑰。亦未可知。汝曹試往取之。傭婦奉命而去。瞬息卽徒手而返。謂素未嘗探有窖門之鑰匙云。總監聞言。不禁微笑。露滿望色。旋謂衆人曰。既如此。則吾等恐將撞破其門矣。吾意吾等所欲尋之物。或正在此中耳。諸君乎其從吾來。

總監躬自引路。出廚室。由客室之通道。下一石梯。梯凡六級。及抵末一級。則已在窖門之外矣。遂顧謂背後之警察曰。撞之。警察奉命。撞以肩。無濟。蓋窖門甚堅壯也。德倫孟曰。容吾試之。於是德倫孟竭力以奮擊之。然亦無濟。旣而警察約德倫孟合力以攻之。而窖門仍屹然如故。及後。本地之警察。轉身出外。尋得一起貨之鐵鈎。乃以鈎入鎖。而力曳之。鎖頓落。門亦劃然而啓。

總監仍引道在前。復下一潮溼之石梯。抵一極狹之狹路。二邊並設有門戶。左首之

門則未鍵。推開之。其中皆空。酒瓶。甕。地上則滿堆稻草柴包而已。

總監畧一審視。曰。此中無有他物。吾等其往對面之地窖一檢可也。

於是相率至對面。則鐵鎖嚴扃。總監曰。破之。乃復取鈎斷其鎖。及第三次。而鎖落門闕。則見此窖中之景象殊可異。窖殊狹小。長約十尺。闊約六尺。窖有一狹長之小窗。窖之中央置兩足之支架二件。其形酷似支那之鄉人用以代牀架之竹馬。置於此竹馬之上者非他。乃一棺槨也。衆人瞥覩之下。不禁體戰齒震。望而卻步。總監曰。以吾觀之。吾等所尋之物。殆卽此矣。衆人皆嘿然無語。總監繞行此棺。審視一過。又曰。且待明晨再行檢視可耳。言已。乃命本地警吏派一人於夜間。守護窖外之梯。相率拾級而登。是時所持之燭。已將告燼。回顧窖中支架上之物。愈令人毛髮直豎。總監拭額上之汗而言曰。予生平所見奇案亦不少。然此事實可首屈一指矣。及後抵廳事中。滿屋漆黑。幾不見指。德倫孟方欲有言。忽聞有履聲得得。自梯而下。俄康堯氏貴女至。謂德倫孟曰。吾所有者。不過衣箱一具而已。然吾實無力昇之。

總監聞言。遂命警察二人。爲貴女舁衣箱出。移至大門之外。置於馬車之側。蓋是時馬車猶在也。於是德倫孟顧謂文德格拉甫曰。文德格拉甫君。吾等自今晨相見之後。所爲之事。殊已不少。想君亦已就疲矣。某敢邀君辱臨敝舍。掃榻以備休寢。且可將今晨之事。爲閒話之資。君意以爲何如。

文德格拉甫欣然領命。德倫孟伸手與總監握別曰。設使君有事召吾。則吾所居之處。想君已稔知之。

總監笑應曰。某自有處召君。君其母慮。吾意某等尙須有勞於君數日也。今者吾部署此間之事既畢。卽當往狄克斯德寓處查緝。然恐未必能有得也。別矣。願君晚安。半小時後。德倫孟等已抵家中。康堯氏深爲約翰之母所歡迎。自無待言。德倫孟與文德格拉甫談至天曉。始各就寢。自是而德倫孟於雪拉史之生平行事。遂知之較詳。不若前此之僅聞大概矣。及翌晨。文德格拉甫亦告辭往倫敦。

翌日。一美婦人坐於南美洲某處之內院中。手執執扇而輕拂曰。此皆汝之過也。吾

等驟失銀元二百萬。非汝之愚不至此。

彼美婦人之同伴。手執煙捲而答曰。吾不過奉汝命而行事耳。以吾觀之。此皆由汝過於信任彼屋產經理人之故。於吾乎何尤。

美婦人嘿然不答。惟手執其所坐椅之柄。用力握之。纖纖之手。若將破裂者然。其同伴曰。然則吾等今者當如何耶。

美婦人聞言。突然躍起。其勢洶洶。若牝獅之撲犬羊。呼曰。自今以後。汝欲作何生計。汝自爲之。若吾則已倦於是矣。吾尙作何想哉。吾惟有蹈海而死耳。

雪拉史既歸美洲矣。惟其歸時。與出時之情形。則大不相同耳。德倫孟與康堯氏。則訂爲眷屬。成美滿之姻緣矣。恨作者於其舉行婚禮之時。未遑躬與其盛耳。至於伯爵夫人龍旦之被擒。則吾池日當續言之。

洋裝
一冊

催眠術講義

定價
五角

催眠學居心理

學中之一部其

原理至近世大

明學者研究日

衆其效用亦愈

著於教育醫道

均有莫大利益

欲知斯術大意

者則此書誠爲

催眠學之先導

言情小說

白話
二冊

花中阱

定價

五角

此書敘一英國
女郎詣俄國省
父與俄一貴族
女同戀一男子

貴族女因懷妬
欲謀殺之又有
俄國警察大臣
因誣此英國女

郎之色毒殺其
父強劫女而威
逼之迨遇救得
脫又落於貴族

女之手費無數
波折始獲仇復

而諧婚姻其中
彼警察大臣之
權勢熏灼更有

虛無黨人出沒
其間倏隱倏現

以神鬼不測之
手段處處與之

圖智洵奇觀也

白話
二冊

情記

定價

五角

書爲法國巴
黎一貴族女
所自述載之

某新聞紙者
女清才麗色
豔絕一時乃

無端忽負謀
斃兩夫之重
罪一死於水

一死於火案
證確鑿女亦
無以自辯俄

而雲消霧散
覆盆之冤忽
焉大白全書

用白話演述
慷慨悲歌纏
綿悱惻閱之

令人動魄悽
心潸然淚下